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

—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A Study on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Strategies of Judges
in Taiwanese and American Singing Competition Shows:

A Case Study of *Jungle Voice* and *American Idol*

胡孟葵

Meng-Kuei Hu

指導教授：洪嘉馥 博士

Advisor: Jia-Fei Hong, Ph.D.

中華民國 一四四年七月

July 2025

謝辭

時光飛逝，碩士生活即將畫下句點。回想當初收到師大錄取通知的那一刻，內心的激動與喜悅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在師大兩年半的求學歷程中，不僅學習了語言學的理論基礎，更深入探索了教材教法，甚至有機會接觸到 IB 課程。這些珍貴的知識不但拓展了我的視野，更讓我對華語教學有了全新而深刻的認知。

論文撰寫的路中，首先最要感謝的就是指導教授嘉馥老師。在我迷茫徬徨，時常不由自主地懷疑自己的時候，是老師的開導與鼓勵讓我能一步步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另外也感謝老師堅持每週的 group meeting，除了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與修改方向外，也讓我與同學們交流互動，舒緩論文寫作的壓力。同時，我也要感謝口委贊育老師和駿逸老師，兩位老師從不同的專業角度檢視我的論文內容，提出了珍貴的建議，讓我能夠改進研究的不足之處，使這份耗費無數心血的論文更加完善。另外，我更要感謝家人的默默支持。雖然論文撰寫的過程是孤單的，但家人的無聲陪伴是我最大的力量。每當我陷入瓶頸時，他們總會適時地拉著我出門走走，讓我在壓力中找到喘息的空間。最後，我也要感謝在碩士生活中遇見的所有朋友們。儘管繁重的課程、報告和論文讓我們都感到疲憊，但大家的開朗與苦中作樂的精神，讓這段求學路充滿了歡笑與驚喜。特別要感謝曾經的室友們，雖然一起生活的時間不長，但那些一同聊天、吃飯的時光，都是我珍貴的回憶。

Mark Twain 曾說過：「Twenty years from now you will be more disappointed by the things that you didn't do than by the ones you did do.」這句話一直提醒著我，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敗而放棄任何機會。人生路上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它們可能是阻礙，也可能是契機。如今我即將從師大畢業，我會帶著在這裡學習到的一切知識與經驗，勇敢地迎接人生的下一個挑戰！

胡孟葵 2025.07.25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

—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摘要

歌唱節目的興起促進了東、西方的跨文化對話，然而觀察評審的評價方式，可發現其語用策略並未完全符合東、西方文化的既定印象。此跨文化策略差異亦凸顯了語用教學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透過分析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確認其是否體現東、西方社會文化特徵，亦檢視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對評審策略使用的影響，期望為華語學習者提供跨文化溝通的參考。

本研究採用語料庫分析法，以臺灣《聲林之王》第三季與美國《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評審對選手的評價內容作為語料來源。透過量化統計與質化分析，將語料分類為明示型與含蓄型的讚美及批評策略，深入探討臺、美評審的策略運用。研究發現在讚美策略上，臺灣評審偏好明示型策略，美國則主要使用含蓄型策略，但兩方在子策略類型上皆以明示型和含蓄型評價策略為主。在批評策略上，臺、美評審皆偏好含蓄型策略，但在子策略類型上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美國則偏好含蓄型建議策略。整體而言，兩方評審皆以讚美策略為主，評價主題集中於選手的「表現/能力」。研究結果亦顯示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及性別角色等因素對評審策略使用的影響有限，禮貌原則和電視節目性質才是影響評審策略使用的關鍵因素，此發現為跨文化語用研究開拓新的思考方向。

研究成果亦轉化為華語教學實踐，透過融入歌唱節目元素的教學設計，培養學習者在多元情境中運用適當讚美與批評策略的能力，增進跨文化溝通效能。

關鍵詞：跨文化語用學、讚美與批評策略、歌唱節目、語料庫分析、華語教學



A Study on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Strategies of Judges in Taiwanese and American Singing Competition Shows: A Case Study of *Jungle Voice* and *American Idol*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singing shows has facilitate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Yet observing how Eastern and Western judges evaluate contestants' performances reveals that their pragmatic strategy use does not entirely conform to conventional impression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is significant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strategy differenc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instruction, as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who cannot appropriately employ pragmatic strategies often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strategies used by Taiwanese and American singing competition show judg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reflect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o-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tatus and distance, and gender factors on judges' strategy selection, hoping to provide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communication references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his study employs corpus-based analysis methodology, using the third season of Taiwan's *Jungle Voice* and the nineteenth season of America's *American Idol* as data sources, collecting evaluation discourse from regular judges regarding contestants' performances. Based on Lin's (2020) strategy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he research categorizes data into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strategies, an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deeply explore the specific strategic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American judg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or compliment strategies, Taiwanese judges prefer explicit compliment strategies while American judges primarily use implicit compliment strategies. However, in terms of sub-strategy types, both mainly employ “explicit strategies” and “implicit evaluation strategies”. For criticism strategies, both Taiwanese and American judges prefer implicit criticism strategies, but in terms of sub-strategy types, Taiwanese judges mainly use “explicit statement of problem strategies” while American judges favor “implicit suggestion strategies”. Overall, both sides predominantly employ compliment strategies, with evaluation topics focusing on contestants’ “performance/ability” rather than “appearance/possess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tatus and distance, and gender have relatively limited effects on judges’ strategy selection, with situational context being the key factor determining judges’ strategy use. This finding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been applied 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instructional designs incorporating singing competition show elements, learners can develop the ability to appropriately employ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strategies in diverse contexts, enhanc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strategies, Singing competition shows, Corpus-based analysi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目次

表次.....	XIII
圖次.....	X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議題.....	3
第三節 研究架構.....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語用學理論相關研究.....	7
第二節 讚美言語行為相關研究.....	13
第三節 批評言語行為相關研究.....	26
第四節 影響言語行為策略相關研究.....	37
第五節 臺、美社會文化相關研究.....	43
第六節 小結.....	4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9
第一節 語料來源.....	49
第二節 研究工具.....	56
第三節 研究流程.....	65
第四章 臺、美讚美策略分析.....	67
第一節 臺灣讚美策略分析.....	67
第二節 美國讚美策略分析.....	82
第三節 臺、美讚美策略對比分析.....	97
第四節 影響讚美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108
第五節 小結.....	114



第五章 臺、美批評策略分析.....	117
第一節 臺灣批評策略分析.....	117
第二節 美國批評策略分析.....	132
第三節 臺、美批評策略對比分析.....	149
第四節 影響批評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160
第五節 小結.....	165
第六章 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比較.....	167
第一節 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比較.....	167
第二節 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回饋表現比較.....	176
第三節 影響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180
第四節 臺、美讚美與批評的會話含意.....	185
第五節 小結.....	185
第七章 教學應用與建議.....	187
第一節 教學應用.....	187
第二節 教學建議.....	198
第八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201
第一節 結論.....	201
第二節 未來展望.....	203
參考文獻.....	205



表次

表二- 1：Ye (1995)讚美策略分類表	15
表二- 2：Yuan (2002)讚美策略分類表	18
表二- 3：Lin et al. (2012)讚美策略分類表	21
表二- 4：Lin (2020)讚美策略分類表	23
表二- 5：Nguyen (2005)批評策略分類表	31
表二- 6：Lin (2020)批評策略分類表	35
表二- 7：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特徵比較	45
表二- 8：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特徵比較	46
表三- 1：《聲林之王》第三季的競賽形式與簡介	50
表三- 2：《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的競賽形式與簡介	52
表三- 3：人物代號	55
表三- 4：讚美策略分類表	62
表三- 5：批評策略分類表	63
表四- 1：臺灣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統計表	67
表四- 2：臺灣評審常見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73
表四- 3：臺灣評審的讚美主題	77
表四- 4：臺灣評審常見的讚美語句式結構分析	79
表四- 5：臺灣評審讚美語的正面詞彙表	79
表四- 6：臺灣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81
表四- 7：美國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統計表	82
表四- 8：美國評審常見的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87
表四- 9：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	92



表四- 10：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語句式結構分析	93
表四- 11：美國評審讚美語的正面詞彙表	95
表四- 12：美國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96
表四- 1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比較	98
表四- 14：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101
表四- 15：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比較	102
表四- 16：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語句式結構比較	103
表四- 17：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語的正面詞彙比較	104
表四- 18：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情形比較	107
表四- 19：《聲林之王》與《American Idol》的節目集數切分架構	111
表五- 1：臺灣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類型統計表	117
表五- 2：臺灣評審常見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125
表五- 3：臺灣評審的批評主題	128
表五- 4：臺灣評審常見的批評語句式結構分析	129
表五- 5：臺灣評審常見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130
表五- 6：臺灣評審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131
表五- 7：美國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類型統計表	132
表五- 8：美國評審常見的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141
表五- 9：美國評審的批評主題	145
表五- 10：美國評審常見的批評語句式結構分析	146
表五- 11：美國評審批評語的負面詞彙表	147
表五- 12：美國評審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149
表五- 1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類型比較	150
表五- 14：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153



表五- 15：臺灣與美國評審的批評主題比較	154
表五- 16：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批評語句式結構比較	155
表五- 17：臺灣與美國評審批評語的負面詞彙比較	156
表五- 18：臺灣與美國評審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情形比較	159
表六- 1：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體策略	167
表六- 2：修改後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分類	173
表七- 1：課程資訊與教學流程	188





圖次

圖三-1：歌唱節目整體流程	51
圖三-2：研究流程	66
圖四-1：臺灣評審讚美子策略類型統計	68
圖四-2：美國評審讚美子策略類型統計	83
圖四-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子策略類型比較	99
圖四-4：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前、中、後期讚美策略比較	111
圖四-5：臺灣與美國男、女評審的讚美策略比較	113
圖五-1：臺灣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統計	118
圖五-2：美國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統計	133
圖五-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比較	151
圖五-4：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前、中、後期批評策略比較	162
圖五-5：臺灣與美國男、女評審的批評策略比較	164
圖六-1：修改後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比較	174



第一章 緒論

科技的演進與網際網路的發達使世界產生了交流，尤其透過影音娛樂，讓人們對不同的社會文化有一定的認識，而在各國的影視節目中，其中以歌唱類型競技節目最為盛行，選手於節目中展現其歌唱能力，評審進行評價與給予分數，並決定是否晉級，其中觀眾也可能具投票權，透過選手競爭的刺激感與節目的參與感，讓歌唱節目持續作為熱門的節目類型，這也是非華語母語者接觸華語與華人社會文化的可能原因之一，甚至產生學習華語的契機，透過具一定娛樂性與吸引力的歌唱節目，使華語語用教學產生了其中一項可能的切入點。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歌唱競賽節目作為全球性媒體現象，已成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在臺灣，歌唱選秀節目發展歷史悠久，自1965年《五燈獎》開始，這個風靡全臺的長壽節目播出長達33年，培育出無數歌星。進入21世紀後，臺灣陸續推出《超級星光大道》(2007)、《超級偶像》(2007)、《華人星光大道》(2011)以及《聲林之王》(2018)等節目，其中《聲林之王》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參與，展現了節目的國際化特色。與此同時，歐美地區的歌唱選秀節目也蓬勃發展，美國的《American Idol》和《The Voice》等知名節目在當地廣受歡迎，更培養出許多國際知名的歌手。網際網路的發達使東、西方社會皆可接觸彼此的節目，間接促成了跨文化的媒體交流與文化對話。然而，深入比較東西方歌唱節目後，我們發現儘管兩方節目在流程設計上具有相似性，皆以選拔冠軍、提供發行專輯機會為目標，但評審在評價選手表演時所採用的語用策略卻呈現出差異，Hofstede (1980)提出東方社會主要使用委婉間接的方式表達意見，而西方社會則多以直接明瞭的方式表達想法，因此兩方歌唱節目的評審策略應該反映其各自的社會文化特色。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然而，實際觀察兩方歌唱節目卻能發現，評審的語用策略並未完全符合對東、西方文化的印象，Brown & Levinson (1987)的面子理論則為這種現象提供了進一步的解釋，該理論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禮貌策略會因當下情境而有所調整，由上可初步推斷，影響評審策略採用的因素不僅包括社會文化背景，還可能涉及當下的情境脈絡與觀眾期待等等多重語境因素，這使得語用策略的運用變得更加多元。

此外，從華語教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跨文化語用策略的差異更凸顯了語用教學的重要性。現今學習華語主要為修讀正規華語課程，採階段式學習華語此項語言，但事實上，華語語用方面的會話技巧較少提及於課本教材之中，市面上針對語境編寫的華語教材有限，這可能導致華語學習者的語用能力不足且缺乏語用相關知識，進而造成跨文化溝通問題。當學習者無法適當運用語用策略時，往往會產生語用失誤 (pragmatic failure)，進而在溝通上產生誤解甚至衝突，尤其在給予他人讚美與批評時，華語學習者可能因語境差異而錯誤地採用讚美與批評策略，甚至無法理解華人讚美與批評背後的真實意圖與會話涵義。例如，華語學習者可能無法理解華人評審委婉批評中的善意提醒，或是誤解看似負面評價實際蘊含的期待與鼓勵，這些語用理解的偏差不僅影響溝通效果，更可能造成文化誤解。

為提升華語學習者的語用能力，各類電視節目可作為另類教材，不僅能增加學習動機與興趣，更有助於學習者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策略使用的差異，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在眾多節目類型中，競賽類節目最具讚美與批評策略的研究價值，因為評審需在有限時間內提供即時且專業的評價，語言表達因此更加精煉有力，相較之下談話類節目因主題較發散，缺乏針對特定對象或表現進行讚美與批評的評斷標準，因此較不利於語用策略分析。其中，本研究選擇歌唱競賽節目的原因有三：首先，此類節目在全球具有高收視率與廣泛社會影響力；其次，每集皆有穩定且豐富的評論語料；最後，能觀察到評審自然的語言反應和情感表達。將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與批評進行跨文化語用策略的對比，不僅增加語用學研究的學

術價值，更名為華語教學提供實務應用的參考依據，促進華語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提升，進而增進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交流。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議題

在人際溝通中，面對需要做出評價的情況下，除了給予他人正面回饋的讚美外，也可能出現給予負面回饋的批評，因此讚美與批評可說是最主要的策略形式，華語學習者需根據不同語境來給予適當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以成功進行會話。歌唱節目做為全世界相對流行的節目類型，可做為跨文化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之主體，透過觀察與比較東、西方歌唱節目中評審採用的讚美與批評策略，確認評審的主體評價策略，進而學習跨文化語用差異。此外，目前臺灣學界研究的歌唱節目多為過去較知名的《超級星光大道》，但此節目年代相對較遠，過往與現今的主流讚美與批評策略之使用可能產生差異，形成研究缺口。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近代的歌唱節目，臺灣《聲林之王》第三季與美國《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進行東、西方評審語用策略差異探究，了解現今兩方評審在讚美與批評策略上的具體使用方式，以期對跨文化語用溝通現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近代臺灣與美國流行之歌唱節目，進行評審的策略採用研究，以全面掌握臺、美評審評語的主要特徵與差異。透過量化統計與質化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建立讚美與批評策略的分類，深入探討兩方評審的具體策略運用。本研究將從中確認臺、美評審語用策略與傳統文化認知的符合程度，確認東方社會委婉間接表達與西方社會直接明瞭溝通的既定印象是否同樣體現於歌唱節目情境中。透過對比分析，本研究期望探討真實媒體情境中的跨文化語用表現是否符合既有的文化刻板印象，進而深化對東、西方溝通模式的理解。

另外，本研究也將確認除文化與社會特徵外，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對東、西方讚美和批評策略採用的影響。在文化因素方面，將探討集體主義與個人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主義文化背景如何塑造評審的表達偏好；在社會地位與距離層面，將分析評審與選手間的相對權力、親疏關係等因素對語用策略選擇的影響；在性別角色因素上，將比較男性與女性評審在給予讚美與批評時的策略採用差異。

透過上述探究，將有助於華語學習者理解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的文化差異與適用情境，學習如何在不同場合採用適當的語用策略，並準確解讀華語母語者讚美與批評背後的真實意涵，促進其在真實情境中的溝通順利，減少因語用策略誤用而產生的文化衝突與誤解，對於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具有重要意義。統整以上內容，列出本研究的三項研究目的：

1. 了解臺、美歌唱節目評審給予選手評語的主體策略。
2. 確認臺、美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是否體現出東、西方社會的文化特徵。
3. 確認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因素是否影響臺、美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

為深入探討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語用策略的跨文化差異，並理解影響其策略選擇的相關因素，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核心研究議題：

1.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給予選手評語的主體策略為何？
2. 臺、美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是否體現出東、西方社會的文化特徵？
3. 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因素是否影響臺、美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探討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差異，以確認兩方於歌唱節目中的主體策略及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本研究將分為八章進

行深入分析。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與動機，說明研究目的與相對應之議題；第二章回顧過往學者文獻，包括讚美與批評的語用學相關理論，並探討前人對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之研究，以及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第三章介紹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的語料來源及其各自的背景知識，並提出語料蒐集與分類標準，最後闡述研究流程；第四章針對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策略進行分析，並探討影響策略使用的三大可能因素，包括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以及性別角色；第五章探討兩方評審的批評策略分析，並進行與第四章相同步驟的分析與探討；第六章綜合前兩章內容，以整體角度探討臺、美兩方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並進一步分析評審可能的會話含意；第七章提出教學應用與建議，並總結研究與未來展望。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針對選手歌唱表現所採用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以了解東、西方社會給予他人評價語時所採用的主體策略類型。為了了解這些策略的使用背景與成因，將針對以下幾部分進行深入的文獻探討，首先，將介紹針對讚美與批評的語用學理論相關研究，涵蓋人際溝通中的言語行為理論、合作原則及禮貌原則，以奠定本研究之基礎；其次，將焦點放在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分別回顧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的定義、結構與策略分類，了解前人研究以做為本研究的基礎，並深入探討影響東、西方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最後，將聚焦臺灣與美國兩地的社會文化差異，以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及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角度，了解研究對象的背景。以下文獻探討內容將做為本研究的基礎，透過回顧相關理論與研究，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框架與分析依據。

第一節 語用學理論相關研究

一、 言語行為理論

Austin (1962) 在其著作中首先區分了表述句 (constative) 與施為句 (performative) 的本質差異。表述句用於描述事實，可判斷其真假；施為句則無法以真假來評定，因為其本身即是一種行動的實踐。基於這一觀察，Austin (1962) 發展出言語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並將言語行為劃分為三個層面：

- (一) 言內行為 (locutionary act)：指說話時所產生的語音、語法和語義行為，即「以言表義」。這是話語最基本的字面意義層面。
- (二) 言外行為 (illocutionary act)：指說話者在特定情境中，透過話語所要實現的意圖與目的，即「以言施事」。例如，承諾、命令、警告等皆

屬於言外行為。

- (三) 言後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 指話語對聽話者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或影響, 即「以言成事」。這包括說服、嚇阻、安慰等話語所帶來的具體後果。

以上為 Austin (1962) 針對言語行為所劃分的三大面向, 接著針對言外行為, Austin (1962) 將其再精確劃分為以下五大類:

- (一) 判斷行為 (Verdictives): 指對事實或價值做出判斷或評估, 例如: 評價、判定、估計、診斷。
- (二) 施權行為 (Exercitives): 指展現權力、權利或影響力, 例如: 命令、警告、建議、任命。
- (三) 承諾行為 (Commissives): 指說話者承擔未來某行動的責任, 例如: 承諾、發誓、威脅。
- (四) 表態行為 (Behabitives): 指表達社交行為和態度, 例如: 讚美、批評、道歉、抱怨。
- (五) 闡述行為 (Expositives): 指澄清、解釋觀點或進行論證, 例如: 肯定、否定、解釋。

從 Austin (1962) 的分類中可初步推論, 歌唱節目中的評審對選手表現的讚美與批評屬於「表態行為 (Behabitives)」, 這反映說話者 (評審) 對聽話者 (選手) 表現的態度。然而, Austin (1962) 的分類仍存在界限模糊之處, 因此 Searle (1976) 提出了更系統化的言外行為分類, 將其劃分為以下五大類:

- (一) 斷言行為 (Assertives): 此類行為旨在陳述事實, 表達說話者對命題真假的承諾, 可以判斷真假。例如: 陳述、主張、報告、結論。

- (二) 指令行為 (Directives)：此類行為旨在使聽話者執行某些動作，表達說話者希望聽話者採取行動的意願。例如：命令、要求、建議、提問。
- (三) 承諾行為 (Commissives)：此類行為旨在讓說話者對未來某種行動承擔義務，表達對未來行動的承諾。例如：承諾、發誓、威脅。
- (四) 表達行為 (Expressives)：此類行為旨在表達說話者的心理狀態或態度，反映對某事的情感反應。例如：感謝、道歉、祝賀、歡迎。
- (五) 宣告行為 (Declarations)：此類行為旨在透過話語改變制度性事實，言語本身即改變現實。例如：任命、開除、宣判。

Searle (1976)的分類相較 Austin (1962)的分類更為明確，因使用言語行為的目的去劃分類別，更接近語言使用的實際情形，讚美及批評在他的分類中屬於「表達行為 (Expressives)」，因為這些行為表達說話者對某種事物或情況的心理態度和感受，它們與其他表達行為相似，都是表達說話者的心理狀態。但事實上，批評可能會跨類別，在 Austin (1962)的分類中，如果批評帶有強烈的判斷性質，也可能被歸類為「判斷行為 (Verdictives)」；在 Searle (1976)的分類中，如果批評包含事實陳述，也可能同時具有「斷言行為 (Assertives)」的性質。這種分類的模糊性反映出言語行為的複雜性，有時候單一言語行為可能同時具有多重功能與特性。下一節將探討合作原則在人際溝通上的情形及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的連結。

二、合作原則

Grice (1975)指出，在交際過程中，會話雙方通常遵循「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 CP)」，以實現有效溝通並達成交際目標。這一理論為語用學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強調成功的會話需要參與者共同努力維持溝通的順暢與有效性。Grice (1975)提出的合作原則包括以下四大準則：

- (一) 量的準則 (Maxim of Quantity)：話語應提供所需的信息量，不過少

也不過多。

- (二) 質的準則 (Maxim of Quality): 話語應真實可靠, 不說虛假或缺乏依據的內容。
- (三) 關聯準則 (Maxim of Relation): 話語應與談話主題相關, 提供切題的信息。
- (四) 方式準則 (Maxim of Manner): 話語表達應清晰明瞭, 避免模糊或引發歧義。

然而, 在實際觀察中卻發現評審經常有意違反合作原則, 這種策略性的違反行為反映了語言使用的複雜性與靈活性。Grice (1975)認為故意違反並非因疏忽或無知, 而是為了製造會話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聽話者無法依靠說話者的字面意義去解釋內容, 此具有「言外之意」, 聽話者在發現說話者的意圖後進而推測真實意思。會話含意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 (一) 一般型 (Generalized): 指不需特別依靠語境也能推測出的會話含意, 在大部分語境下皆會產生相同的理解方式, 具普遍性特徵。
- (二) 特殊型 (Particularized): 指需要依靠語境或文化背景知識才能推測出的會話含意, 在不同語境下會產生不同的理解方式, 具變動性特徵。

三、禮貌原則

Leech (1983)提出「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 PP)」, 補充合作原則在情感與社交層面的不足, 解釋了人們語言中的間接表達方式。該原則特別關注會話參與者如何在傳遞訊息的過程中同時維護彼此的面子, 避免直接衝突或尷尬情況的發生。為了更深入分析語言的社交功能, Leech (1983)針對言語行為進行六大分類:

- (一) 得體準則 (Tact Maxim)：讓他人少受損，多受益。
- (二) 慷慨準則 (Generosity Maxim)：讓自己少受益，多受損。
- (三) 讚譽準則 (Approbation Maxim)：少貶損，多讚美他人。
- (四) 謙遜準則 (Modesty Maxim)：少讚美，多貶損自己。
- (五) 一致準則 (Agreement Maxim)：減少雙方分歧意見，增加一致。
- (六) 同情準則 (Sympathy Maxim)：減少雙方反感，增加同情。

根據 Leech (1983) 禮貌原則中的得體準則與讚譽準則，在歌唱節目中，評審可能需同時顧及選手的面子和觀眾觀感而採用禮貌原則去給予評價。但以上為學者針對西方社會做出的禮貌原則之分類，顧曰國 (1992) 認為華人社會中的禮貌定義與西方社會有一定的差異，因此參考 Leech (1983) 禮貌原則後，歸類出五項更符合華人社會的禮貌原則：

- (一) 貶己尊人準則：多貶損自己，抬舉他人。
- (二) 稱謂準則：說話前考慮雙方身分地位與社會距離，選擇合適稱呼。
- (三) 文雅準則：多說良言，少說穢語；多委婉，少直言。
- (四) 求同準則：在交際中尋求共同點，減少分歧，維護和諧的人際關係。
- (五) 德言行準則：凸顯他人對自己的美意，但不宣揚自己的付出。

由上可知，東方與西方社會的禮貌策略有異同之處，顧曰國 (1992) 禮貌原則中的貶己尊人準則可以連結到 Leech (1983) 禮貌原則中的讚譽準則與謙遜準則，求同準則也可以連結到一致準則，德言行準則類似於慷慨準則。顧曰國 (1992) 也特別提到貶己尊人準則與稱謂準則在華人社會中的重要性。由上我們可看出東

方與西方社會在禮貌上有各自的文化特色。

另外，Brown 和 Levinson (1987) 基於社會互動中的面子概念，提出了「面子理論 (Face Theory)」，深入研究個人在社交互動中希望維護的公共形象，學者將面子分為「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與「消極面子 (Negative Face)」，積極面子指個人渴望被認可、被尊重的需求，消極面子則指追求個人行動自由且不受他人干擾的需求。Brown 和 Levinson (1987) 進一步提出「面子威脅行為 (Face Threatening Acts, FTAs)」，指可能損害說話者或聽話者面子的言語行為，例如：批評、命令、請求等等。這些行為可能威脅積極面子或消極面子。面子威脅行為的嚴重程度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社會距離 (Social Distance, D)」指說話者與聽話者的親疏關係或親密程度；「相對權力 (Relative Power, P)」，指雙方的相對社會權力或社會地位；「負擔程度 (Ranking of Imposition, R)」，指行為本身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被認為具有的固有冒犯程度。Brown 和 Levinson (1987) 以這三項因素組成面子威脅行為權重 (W_x) 的公式：

$$W_x = D(S, H) + P(H, S) + R_x$$

為了減輕言語行為對面子產生的傷害，人們會採用補救策略以維繫雙方和諧，何兆熊 (2000) 提到補救策略目的為減弱對聽話者的面子威脅或向聽話者表明沒有威脅其面子的意圖。以下為 Brown 和 Levinson (1987) 提出的五項禮貌補救策略 (Redressive Strategies)：

- (一) 積極禮貌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維護聽話者的積極面子，使聽話者感到自身價值觀與他人一致，或滿足聽話者的需求，以維繫和諧關係。
- (二) 消極禮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維護聽話者的消極面子，以迴避為基礎，表達不干涉聽話者的行動自由。

- (三) 公開策略(Bald-on-record Strategy):直接明瞭地向聽話者表達意圖，不採用調節性措施，通常是在情況緊急或對聽話者面子威脅相當小的情況下使用。
- (四) 非公開策略(Off-record Strategy):含糊其辭地間接表達，使聽話者自行理解意思，但可能導致交際失敗。
- (五) 放棄威脅面子行為(Refraining from the Act):說話者不實行某一特定行為，免除對聽話者的面子威脅，但實際可能會出現聽話者不理解的狀況，導致交際失敗。

以上探討語用學相關理論，了解前人對於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的相關研究，並帶入歌唱節目中評審評價選手之行為表現以貼近本研究主題。以下將分別針對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做進一步的文獻探討。

第二節 讚美言語行為相關研究

一、讚美定義

讚美行為常出現於我們的對話之中，Wolfson (1981)認為只有在暗示對聽話者成就的認可時，讚美才會被視為真正的讚美，並產生正面效果。Holmes (1988)認為讚美是一種語言行為，能夠直接或間接地表揚聽話者，並且反映出說話者與聽話者雙方的正面評價與認同，涉及擁有物、特質、技能等方面。Leech (1983)也提出禮貌原則中包括讚譽準則，其核心在於表達正面的評價。Hobbs (2003)則認為讚美是一種言語行為，可以是清楚或含蓄地表達，用來讚揚聽話者在擁有物、技巧或特性等方面的表現。這對於讚美者和聽話者而言，都是正面的評價。田曲平 (2009)也認為稱讚語是人們對人或事物表示讚美、欣賞、欽佩等感情所使用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的話語。統整以上內容，我們可將讚美定義為「一種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聽話者的擁有物、特質或技能等方面表達正面評價、認可與欣賞的行為。」

二、讚美策略類型

Holmes (1988) 提出讚美可分為明示與含蓄兩種類型，指人們會使用直接與間接方式對他人的行為表達讚美，但學者並未有更進一步的分類。Ye (1995) 使用語篇補全測驗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 收集數據，讓受試者在假想情境中填寫回應，從中探討普通話 (Mandarin Chinese) 中的讚美現象，他總結了讚美策略分別為「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非讚美 (Non-compliment)」和「不讚美 (Opt-outs)」 明示型讚美指包含至少一個正面的語義詞之言論，如下面例句 (1)：

(1) 你打乒乓球的技巧太厲害了！

在例句 (1) 中，說話者直接表明對聽話者乒乓球技巧的讚賞，使用了正面詞彙「厲害」來讚美聽話者的表現。含蓄型讚美則是指不包含正面語義詞之言論，Ye (1995) 發現含蓄型讚美通常以請求或問句形式出現，但他並未進一步定義此類框架，含蓄型讚美例句如下：

(2) 你什麼時候學這個舞的？

例句 (2) 中並未包含任何正向的讚美詞彙，而是藉由問句的形式去詢問表演者學會此舞蹈的年紀，背後含意為讚美聽話者的舞蹈技巧精湛，表達喜愛此表演。明示型讚美與含蓄型讚美的定義與 Holmes (1988) 相似，但 Ye (1995) 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兩大分類，也就是非讚美和不讚美。非讚美指的是不帶讚美意圖的話語，這些話語表面上可能看似讚美，但缺少給予讚美的關鍵元素，主要目的是詢問資訊或是開啟新的對話主題，例如：問候語、尋求資訊的問句，或是不含評價內容的陳述。Yu (2005) 也指出，非讚美是指那些雖然在對話中出現，但並非

以表達讚美為意圖的言論，可能是為了詢問資訊。例如在稱讚他人的新眼鏡後，詢問以下問題：

(3) 這副眼鏡多少錢？

例句(3)並未包含任何正向的讚美詞彙且並未針對眼鏡做出評價，此類型被Ye(1995)和Yu(2005)認為是不帶讚美意圖的非讚美，只是為了瞭解眼鏡價格，或是想延續與開啟話題。本研究認為這項問句的確為非讚美，但非讚美可能只是屬於讚美語句結構中的一部分，若從整體言論來判定卻可能是屬於明示型或含蓄型讚美。

最後是不讚美的定義，指在某些預期應該會有讚美出現的情境中，說話者卻選擇不說話(Ye, 1995)。Yu(1999)也提出除了明示型讚美和含蓄型讚美之外，受試者可能為了避免尷尬或不禮貌，會選擇不表達讚美，尤其在跨文化交流中。但此類型讚美可能並未於電視節目中播出，原因在於節目會有剪輯這一動作，可能會因沒有說話與發言而被刪除此片段，因此本研究將不針對此做進一步探討。表二-1 統整 Ye (1995)對讚美策略的分類。

表二-1：Ye (1995)讚美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讚美 (Compliments)	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
	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
	非讚美 (Non-compliment)
	不讚美 (Opt-outs)

Yuan(2002)探討昆明漢語 (Kunming Chinese) 中的讚美和讚美回應現象，將讚美以架構來分類成「非綁定語義公式 (Unbound semantic formulas)」和「綁定語義公式 (Bound semantic formulas)」，非綁定語義公式指獨立呈現即可直接知曉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為讚美語，包括明示型讚美（Explicit compliment）及含蓄型讚美（Implicit compliment），與 Ye (1995)相似，明示型讚美的定義為包含至少一個正面語義詞，且含蓄型讚美可能含有正面語義詞，但主要透過當下語境判讀是否為讚美，例子如下：

（4）你兒子太乖了。

由例句（4）中的「乖」這個字可以推測此為明示讚美語，說話者直接使用「乖」做為正面語義詞，稱讚聽話者孩子的舉止表現。接著以下為含蓄型讚美的例子：

（5）只要人好看，無論任何髮型都是好看的。

例句（5）中雖然包括正面語義詞「好看」，但並未直指聽話者本人，而是從客觀角度說明人的外表好看，哪種髮型都是適合的，從當下語境判斷，此句雖然沒有直指聽話者的外貌，但若當下只有聽話者一人或說話者面對著聽話者，那就可推論出說話者在讚美聽話者，此為含蓄型讚美。由上可知 Yuan (2002)和 Ye (1995)對含蓄型讚美的定義略有差異，Ye (1995)認為含蓄型讚美大多以請求和問句形式呈現，但由 Yuan (2002)的例子可看出他認為的含蓄型讚美並不侷限於此，重點為根據當下的語境去判斷是否為讚美。

綁定語義公式指獨立呈現無法理解為讚美的話語，必須與非綁定語義公式同時出現才是讚美語，Yuan (2002)提出六大類綁定語義公式，分別為：「解釋 (Explanation)」，指說話者闡述讚美的原因；「資訊詢問 (Information question)」，指說話者詢問聽話者相關資訊；「預測 (Future reference)」，指說話者推測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對比 (Contrast)」，指說話者比較某兩者的差異；「建議 (Advice)」，指說話者給予聽話者某些意見；「請求 (Request)」，指說話者拜託或要求聽話者某項行動。以下提供「解釋」之例句：

(6) 喔，漂亮了，一個家再反這份，再反這份配上那個藍顏色的地毯，太舒服了，一處也不想去了，一天就想在家首。(如果說明在下一頁，就換行!)

例句(6)中，說話者在明示型讚美「漂亮了」後面闡述覺得漂亮的原因，若只有後面的解釋內容，則無法直接了解此為讚美，因此需搭配前面非綁定語義公式中的明示型讚美。以下再提出「請求」之例句：

(7) 你的這件衣裳好瞧，借我穿兩日嘛。

以上例句分為前後兩子句，「你的這件衣裳好瞧」為明示型讚美，直指衣服款式很好看，後面一句「借我穿兩日嘛」則為綁定語義公式中的請求策略，若只單獨出現此句，聽話者無法直接連結到此為讚美語，可能只是單純請求借閱對方的作品，並不知實際目的，但若加上綁定語義公式中的明示型讚美「你的這件衣裳好瞧」，則可以直觀地解讀這番言論為讚美聽話者的衣服是好看的。

雖然 Yuan (2002)以結構角度去分析讚美，但他另外將 Ye (1995)提出的「非讚美 (Non-compliment)」和「不讚美 (Opt-outs)」歸類在讚美之外，形成另一大類「非讚美性回覆 (Non-complimentary replies)」，非讚美定義為話語中沒有任何針對聽話者的正面語義詞，或是只單獨使用綁定語義公式，以下為例子：

(8) 咋個你個慙，一日就是為別人，還是應該想想自己吧。

例句(8)為說話者希望聽話者不要總為他人著想，應該多在乎自己，這句語義上並非讚美聽話者的行為，而是建議聽話者改變他的想法，可以說是更偏向含蓄型批評策略，將可能於本研究中分類於批評語料。不讚美則是說話者選擇不說話，或不對聽話者做出任何回應，定義與 Ye (1995)相似。另外，Yuan (2002)也提到，不讚美在其研究結果中的比例相對 Ye (1995)的研究結果還低，這可能與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有關。表二-2 為 Yuan (2002)的讚美策略分類統整表。

表二-2：Yuan (2002)讚美策略分類表

分類	架構	策略類型
讚美 (Compliments)	非綁定語義公式 (Unbound semantic formulas)	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
		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
	綁定語義公式 (Bound semantic formulas)	解釋 (Explanation)
		資訊詢問 (Information question)
		預測 (Future reference)
		對比 (Contrast)
		建議 (Advice)
請求 (Request)		
非讚美性回覆 (Non-complimentary replies)		非讚美 (Non-compliment)
		不讚美 (Opt-outs)

Lin、Woodfield 和 Ren (2012)探討兩岸的中文使用者在讚美行為上的差異，整理出三大讚美策略，分別為「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和「不讚美 (Opt-outs)」，與 Ye (1995)的定義相似，明示型讚美為直接且不含糊的正面評價，且至少包括一個正面語義詞；含蓄型讚美則並未有正面語義詞，聽話者需自行推測會話隱含。Lin et al. (2012)針對含蓄型讚美劃分出八項子策略類型，分別為：「欣賞 (Admiration)」、「假設 (Assumption)」、「對比 (Contrast)」、「評價 (Evaluation)」、「解釋 (Explanation)」、「玩笑 (Joke)」、「請求 (Request)」和「意願表述 (Want statement)」。

首先，「欣賞 (Admiration)」為說話者表達對聽話者或其成就的欽佩，並將其作為學習目標，例句如下：

(9) 哇！今天你的企劃報告得不錯，如果可以，想跟你學習一下。

例句(9)中，說話者首先以明示型讚美策略「今天你的企劃報告得不錯」來直接讚美聽話者，後面「想跟你學習一下」則使用欣賞策略來表達我們需要向他學習，需要向某人學習代表此人的表現優異所以才需要學習，這是含蓄型讚美策略。第二種策略類型是「假設 (Assumption)」，指說話者針對聽話者現在的表現去推測他過去可能的努力及未來可能的好結果，例句如下：

(10) 玉婷，太棒了，看來第一名非你莫屬啊！

例句(10)中，說話者首先以明示型讚美策略「太棒了」直接稱讚聽話者，再使用假設策略推論他未來可以升上主管位置，由此來含蓄讚美他現在的好表現。第三種策略類型是「對比 (Contrast)」，雖然 Lin et al. (2012)只說明是對比兩方的表現，但其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為了凸顯聽話者的能力而進行比較，例句如下：

(11) 你彈得真棒，我也挺喜歡鋼琴的，可就是沒天分，不會彈。

例句(11)中，說話者同樣先明示地讚美聽話者「你彈得真棒」，再比較聽話者與自己的彈琴能力，以自己的「沒天分，不會彈」來含蓄地凸顯聽話者的能力。第四種策略類型是「評價 (Evaluation)」，指說話者給予讚美性評語來認可選手的表現與過去努力，例句如下：

(12) 你剛才的表演實在是太優秀了，辛苦的練習總算是有代價的。

例句(12)中，說話者先讚美聽話者的優秀表演，再說「辛苦的練習總算是有代價的」來肯定聽話者過去的努力，含蓄地讚美聽話者的表現。第五種策略類型是「解釋 (Explanation)」，指針對聽話者外貌或表現給予正面描述，例句如下：

(13) 你的報告做得很好耶！上臺也都不會緊張，可以教我如何做嗎？

例句(13)中，說話者也先讚美了聽話者的報告「做得很好」，再解釋自己這麼認為的原因在於看到他的臺風與不怯場。第六種策略類型是「玩笑 (Joke)」，指使用開玩笑的方式來表達說話者的正面意圖，例句如下：

(14) 哇！妳變好正唷！大正咩呀！現在有很多男生追妳吼！

例句(14)中，說話者先明示地讚美了聽話者的外貌，再以開玩笑的方式推測她吸引許多異性的追求，含蓄地讚美聽話者。第七種策略類型是「請求 (Request)」，指以尋求協助或詢問意見的方式來讚美聽話者的能力，例句如下：

(15) 你的報告做得很好耶！上台也都不會緊張，可以教我如何做嗎？

例句(15)與解釋策略的例句(13)一樣，但例句(15)著重在最後一句「可以教我如何做嗎？」這句使用了請求策略表達說話者希望聽話者能教導他做報告的方式，以此來含蓄地讚美說話者的好表現。最後一種策略類型是「意願表述 (Want statement)」，指說話者表達對讚美主題的興趣與意願。例句如下：

(16) 你這個包包真漂亮，我也想買一個。

例句(16)中，說話者先明示讚美聽話者的包包很「漂亮」，再以意願表述策略「我也想買一個」來表示對同一款包包的興趣與想買的意願，含蓄地讚美了這個包包。以上是 Lin et al. (2012) 針對含蓄型讚美劃分的八種子策略類型，事實上，透過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發現讚美常由明示型與含蓄型組成，因此本研究也將針對讚美組成進行分析。表二-3 為 Lin et al. (2012) 的讚美策略分類之統整表。

表二-3：Lin et al. (2012)讚美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子策略類型
讚美 (Compliments)	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	
	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	欣賞 (Admiration)
		假設 (Assumption)
		對比 (Contrast)
		評價 (Evaluation)
		解釋 (Explanation)
		玩笑 (Joke)
		請求 (Request)
	意願表述 (Want statement)	
不讚美 (Opt-outs)		

Lin (2020)後來研究英國、美國與臺灣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同樣將讚美策略分為「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與「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但沒有「不讚美 (Opt-outs)」，含蓄型讚美主要分成五項子讚美策略類型，分別為：「評價 (Evaluation)」、「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對比 (Comparison)」、「雙重否定 (Double negation)」和「建議 (Suggestion)」。首先，「評價 (Evaluation)」指使用讚賞式的評價來認可聽話者 (選手) 的表現與過去努力，例句如下：

(17) You had the whole audience with you. You had me with you.

例句(17)中，評審以自己和所有觀眾都會支持你來含蓄表達對選手的讚美。第二為「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指評審表達對讚美主題的興趣與期待，例句如下：

(18) I wanna see you one more time in Hollywood!

例句(18)中，評審表達能再看到選手表演的意願，含蓄表達他現在的表現良好。第三為「對比(Comparison)」指透過對比選手(聽話者)過去與現在表現或不同選手的表現，來讚美選手，例句如下：

(19) Nothing substitutes for an earnest young man like yourself, looking out to whatever you're thinking about and singing a beautiful ballad. There has never been and will never be a substitute for that.

例句(19)中，評審(說話者)以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代替像你這樣的年輕人，來含蓄地表達對選手的讚美。第四「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on)」，指使用雙重否定語法來表達讚美，例句如下：

(20) 我覺得在你身上，我看不到做不到的事情。

例句(20)中，評審使用「看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此雙重否定的方式來含蓄地表達對選手的讚美。最後是「建議(Suggestion)」，指建議聽話者未來可能的行動以提升聽話者的能力或表現。雖然學者將其放在讚美的子策略類型中，但本研究認為根據語境可能會偏向批評策略，應視情況進行分類，學者提供的例句如下：

(21) So you have to have a word with your mentor and say, "Turn me into a pop star, not someone who just performs on a talent competition."

例句(21)中，評審給予選手能提升自我的建議，但根據語境也可能解讀為評審認為選手的表現不夠好，因此提供選手可以努力並改進的方向，在此情境下此例句可能視為批評語料，因此本研究在分類語料時將確認前後情境以正確判定為讚美或批評語料。以上是 Lin (2020)對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策略分類，因本研究也將針對歌唱節目進行探討，因此將綜合學者的分類方式。表二-4 是 Lin (2020)的讚美策略分類。

表二-4：Lin (2020)讚美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子策略類型
讚美 (Compliments)	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	
	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	評價 (Evaluation)
		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
		對比 (Comparison)
		雙重否定 (Double negation)
建議 (Suggestion)		

綜合以上學者對讚美的定義及觀點，本研究主要將讚美分為「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與「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兩大策略類型，含蓄型讚美策略則將以 Lin (2020) 為主，並以 Lin, et al. (2012) 的分類為輔，根據語料可能增減子策略類型。此外，由於評審的評價內容通常為複句構成，「非讚美 (Non-compliment)」通常作為評價內容的其中一部分，且並未有讚美意圖，因此不將非讚美作為主要策略討論。由於電視節目的剪輯性質，「不讚美 (Opt-outs)」也將不在此處討論。本研究詳細讚美策略分類請見第三章第二節。

三、讚美言語的主題

在讚美主題上，Ye (1995) 發現華語母語者的讚美主題多為「表現/能力 (performance/ability)」，而非英語母語者偏好讚美的「外貌/擁有物 (appearance/possession)」。在中文語境中，讚美他人的能力可能比讚美外貌更受重視，也更不容易引起他人的誤解。Yu (2005) 對比臺灣和美國的讚美主題，臺灣華語母語者也傾向讚美聽話者的「表現/能力」，與美國相反。Lin et al. (2012) 在研究兩岸中文的讚美策略差異時，發現兩岸在含蓄讚美策略上，若讚美主題為「表現/能力」，則偏好使用「請求」與「假設」策略，但若讚美「外貌/擁有物」時，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更常採用「意願表述」策略。但 Wang 和 Tsai (2003)的研究卻顯示臺灣華語母語者更常讚美他人外貌，暗示臺灣社會中對不同讚美主題的價值觀念可能產生變化。

在英語讚美主題的研究上，Manes 和 Wolfson (1981)提到美式英語常使用前述的形容詞來讚美「外貌/擁有物」，Manes (1983)則提到他們最常讚美髮型、包包等等的新事物。Wolfson (1989)也說明「like」和「love」這兩個動詞最常出現在讚美「外貌/擁有物」的情況下。Herbert (1991)也提出英語母語者更常稱讚「外貌/擁有物」，因只有社會權勢高的人會對權勢低的人進行能力或成就的讚美。但 Al-Jdayeh (2023)比較東、西方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主題時，雖然「外貌/擁有物」有時也會被提及，但雙方主要評價的仍是選手的「表現/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在普遍情況下，中文的讚美主題較偏向「表現/能力」，英語的讚美主題雖然多為「外貌/擁有物」，但在歌唱節目中，針對「表現/能力」去做出評價可能才是大宗。

四、讚美言語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

人們在溝通時常需要針對某一人事物進行評價，讚美則是其中常見策略，但東、西方社會在讚美的結構上有一定的差異，Ye (1995)提到華語母語者常使用形容詞 (Adjective) 或稱為狀態動詞 (Stative Verbs)，以及副詞 (Adverb) 去進行讚美，例如：「你這件衣服很漂亮。」這句話使用「漂亮」這個形容詞來稱讚聽話者所擁有的某件衣服；另一個例句「你打得很好。」使用「好」做為副詞去形容聽話者動作的優異或完美。Yuan (2002)分析昆明地區的漢語讚美語結構，發現大量使用「(NP) (INT) ADJ/VERB (Object)」句型，例如：「喔，愛學習了嘛。」其次為「(NP) V 得 Compliment」，例如：「你家裝修得太好了嘛，漂亮了嘛！」Wang 和 Tsai (2003)研究臺灣大學生的讚美行為，發現最主要使用「NP (BE) (INT) ADJ」結構，例如：「你那雙拖鞋很漂亮耶。」，但觀察兩位學者提出的常用讚美結構，發現 Wang 和 Tsai (2003)提出的「NP (BE) (INT) ADJ」與 Yuan (2002)提到的「(NP)

(INT) ADJ/VERB (Object)」具相似性，但 Yuan (2002) 不僅提出以形容詞為中心結構外，還包括以動詞為中心給予讚美。

Manes 和 Wolfson (1981) 研究美式英語的讚美語結構，發現讚美具有特定句法模式和語義特徵，結構主要以「NP is/looks (really) ADJ」、「I (really) like/love NP」和「PRO is (really) (a/an) ADJ NP」等句型為主。他們提到讚美語中使用的形容詞和動詞有限，常見的形容詞如「nice」、「good」、「beautiful」、「pretty」和「great」；動詞最主要為「like」和「love」，其他還有「admire」、「enjoy」和「be impressed by」。Holmes (1988) 也提出紐西蘭英語與美式英語的讚美句法結構具重複性，紐西蘭英語的讚美結構偏好「NP BE (INT) ADJ / BE LOOKing」、「I (INT) LIKE NP」和「PRO BE a (INT) ADJ NP / PRO BE (INT) (a) ADJ NP」。Daikuhara (1986) 比較日語和美式英語的讚美時，也發現兩方讚美語都具有公式化的特點，人們會使用特定的句型和詞彙來表達讚美。Al-Mansoob、Patil 和 Alrefaee (2019) 比較美國英語母語者和葉門阿拉伯語母語者在讚美行為上的差異，研究也發現美國人的讚美傾向簡潔和公式化。事實上，Yuan (2002) 發現昆明漢語的讚美結構與美式英語「NP is/looks (really) ADJ」相似，由此可看出東、西方讚美結構的異同。

在讚美語結構的人稱使用方面，中英文呈現明顯差異。針對中文讚美語，Ye (1995) 指出中文讚美較少使用第一人稱「我」作為主語，反而傾向使用第二人稱「你」或第三人稱「他」。Wang 和 Tsai (2003) 進一步解釋中文較少使用「我喜歡...」或「我愛...」的句型來表達讚美，因可能誤解為「我想要你的東西」。石秀珍 (2004) 和蕭瑩華 (2011) 的研究均證實華語母語者多使用第二人稱「你」而非第一人稱「我」作為句子開頭，主要因為讚美言語行為可能帶有請求意涵，若以「我」開頭可能造成誤解並構成面子威脅，因此華語母語者傾向使用「你」來維護群體和諧。相對而言，英文讚美語的結構明顯不同，Holmes (1986, 1988) 的研究顯示英文常以「I (really) like/love NP」來表達強烈讚美，第一人稱「我」的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使用比率相對較高,Manes和Wolfson(1981)的研究同樣證實此句型的頻繁使用。Lin(2020)也指出美國評審在給予明示型讚美時,經常使用「I like NP」(我喜歡...)的句式結構,體現英語母語者多使用第一人稱「我」以表達個人感受的特色。蕭瑩華(2011)也提到英語多以主觀方式「我」給予直接的想法。基於上述文獻發現,本研究初步推測臺灣評審將以第二人稱「你」為主去給予選手讚美,美國評審則多採用第一人稱「我」。

第三節 批評言語行為相關研究

一、批評定義

Tracy、Van Dusen和Robinson(1987)將批評定義為對聽話者行為的負面評價,並指出有效的批評應具備正面語氣、清晰具體的表達方式,尊重聽話者且展現同理心,同時強調修正與改變所帶來的益處。Nguyen(2005)則指出批評不僅只是表達不滿,目的在於鼓勵聽話者做出改善,Tang(2016)進一步提出批評是對某人行為或決策的負面評價,但他強調批評的目的是促進改進或表達不滿,而非暗示聽話者的行為對說話者造成傷害,此觀點著重於批評的意圖及其支持改變的目的。Lin(2020)與Tang(2016)的觀點一致,他認為批評是為了改變聽話者的未來行為或表達不滿,同時避免暗示聽話者對說話者的傷害。統整以上學者的言論,將批評定義為「一種對聽話者的負面評價行為,不僅表達不滿,更著重於促進改進與改變,且有效的批評應強調改變的益處,同時避免讓聽話者感到行為對說話者造成傷害。」

二、批評策略類型

如同讚美策略,批評策略也劃分了不同類型,Holmes(1995)提出批評做為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s, FTAs)可分為「直接批評(Direct criticism)」

與「間接批評 (Indirect criticism)」，直接批評為不婉轉地表達負面評價，語氣可能較少顧及對方的情感，間接批評則委婉表達負面意見，以減輕批評對聽話者面子的威脅。Tracy et al. (1987)針對批評策略也分成直接批評與間接批評策略，直接批評指直接且明確地指出問題或不滿，容易威脅到聽話者的面子，間接批評策略則是透過更含蓄且委婉的語言表達，減少對聽話者面子的威脅。本研究為了與讚美策略分類統一名詞，因此以下將直接批評與間接批評稱為「明示型批評」與「含蓄型批評」。Nguyen (2005)針對明示型批評與含蓄型批評更詳細地劃分了子策略類型，明示型批評主要分為六種子策略類型，分別為：「否定評價 (Negative evaluation)」、「反對 (Disapproval)」、「表示異議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直指問題 (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說明難點 (Statement of difficulties)」、「點出後果 (Consequences)」，指說出聽話者的行為對聽話者本人或一般大眾帶來的負面後果。「否定評價 (Negative evaluation)」指通常透過帶有負面含義的評價形容詞或帶有正面含義但帶有否定的評價形容詞來表達評語，例句如下：

(22) Umm that's not really a good sentence.

在例句 (22) 中，說話者雖然使用了具普遍正面意義的詞彙「good」，但同時搭配否定字，以此方式直接表達對聽話者寫出的句子之負面評價。第二項子策略類型為「反對 (Disapproval)」，指對聽話者行為或決定的主觀性負面態度，例句如下：

(23) I don't like the way you write that ah "I'm convinced about the idea" or "in my opinion."

例句 (23) 中，說話者直接主觀地使用「don't like」來表達對聽話者所寫內容的不喜歡，未帶有含糊或委婉的語氣。第三為「表示異議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指使用否定詞或句型「I don't agree...」、「I disagree...」來表達對聽話者行為或觀點的不同意，例句如下：

(24) I don't really agree with you.

例句(24)中，說話者明示地說出不同意聽話者的意見。第四為「直指問題 (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指直接點出聽話者的選擇錯誤之處，例句如下：

(25) You had a few spelling mistakes.

例句(25)中，說話者直接說出了聽話者在拼字上的問題。第五為「說明難點 (Statement of difficulties)」，指說話者直接說出無法理解或困難的情況，常使用「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或「It'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例句如下：

(26)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your idea.

例句(26)中，說話者直接表示對聽話者意思的理解困難。第六為「點出後果 (Consequences)」，指警告聽話者的行為將對聽話者自身或一般大眾帶來負面後果，例句如下：

(27) Someone who doesn't agree with you (.) would straight away read that and turn off.

例句(27)中，說話者警告聽話者可能的後果，表示若有人不同意你的觀點，會在看到這段話後就失去興趣。以上是 Nguyen (2005)針對明示型批評的子策略分類，他也再針對含蓄型批評劃分了十項子策略類型，分別為：「糾正錯誤 (Correction)」、「說明標準 (Indicating standard)」、「勸戒 (Preaching)」、「要求改變 (Demand for change)」、「請求改變 (Request for change)」、「建議改變 (Advice about change)」、「提議改變 (Suggestion for change)」、「不確定性表達 (Expressing of uncertainty)」、「提問/假設 (Asking / presupposing)」和「其他暗示 (Other hints)」。

指說出聽話者的行為對聽話者本人或一般大眾帶來的負面後果。「糾正錯誤 (Correction)」指暗示聽話者的選擇錯誤，並提出具體的改正方案，例句如下：

(28) And you put “their” I think t-h-e-r-e.

在例句(28)中，說話者使用婉轉的方式指出並改正聽話者的錯誤。第二項子策略為「說明標準 (Indicating standard)」，指提出一個大家都適用的標準與規則以暗示聽話者的錯誤，例句如下：

(29) Theoretically, a conclusion needs to be some sort of a summary.

例句(29)中，說話者提出一個普遍的通則來委婉地批評聽話者的錯誤。第三為「勸戒 (Preaching)」，指給予聽話者指導，暗示聽話者無法自行做出正確選擇的意思，例句如下：

(30)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meant to help you. You see, anyone can have an opinion, but the issue is whether they can back it up.

例句(30)中，說話者勸告聽話者應相信他的指導，暗示他的錯誤行為或選擇。第四為「要求改變 (Demand for change)」，指強烈要求聽話者做出改變，常使用「you have to...」、「you must/need...」、「it is obligatory that...」、「you are required」或「it is necessary...」這些句式結構，例句如下：

(31)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grammar.

例句(31)中，說話者要求說話者須多注意文法，以此委婉表達他的文法可能有問題。第五為「請求改變 (Request for change)」，指使用較委婉或期望語氣要求聽話者做出改變，常使用「will you...?」、「can/would you...?」句構或祈使句(包含或不包含禮貌標示語)，或使用期望表述的方式，例句如下：

(32) I still want you to consider some points.

例句(32)中，說話者以較婉轉的方式請求聽話者能再思考一下幾個問題點，以此來暗示聽話者可能須改進之處。第六為「建議改變 (Advice about change)」，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指提供改進方向的指導或意見使聽話者改變，常採用施為句「I advise you...」或「should」，例句如下：

(33) I mean conclusion should have some sort of improvement.

例句(33)中，說話者使用「should」詞彙來建議聽話者須稍微修改一下結論的部分，以此來含蓄地表示結論部分寫得不夠好。第七為「提議改變(Suggestion for change)」，指以個人角度提供一個改進方向的意見，常採用施為句「I advise you...」或「should」的結構來建議聽話者做出改變，「提議改變(Suggestion for change)」和「建議改變(Advice about change)」的差異在於前者隨意性比較高，提出的改變方式偏向提供聽話者參考，較無強制性，後者則是相反，例句如下：

(34) It could have been better to put a comma.

例句(34)中，說話者使用「could have been better...」來委婉陳述可改變方向之意見，強制程度較低。第八為「表達不確定(Expressing of uncertainty)」，指說話者以不確定的口吻來暗示聽話者的言語行為可能不恰當，例句如下：

(35) Are there several paragraphs ah not sure about the paragraphs.

例句(35)中，說話者使用「not sure about...」這類型不確定的語氣來提醒聽話者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第九為「提問/假設(Asking / presupposing)」，指說話者使用修辭性問句來提醒聽話者的言語行為可能不恰當，例句如下：

(36) Did you read your writing again after you finish it?

例句(36)中，說話者使用問句形式使聽話者反思自己的錯誤點。第十為「其他暗示(Other hints)」，指其他不屬於「表達不確定(Expressing of uncertainty)」或「提問/假設(Asking / presupposing)」的提示語，可能包括反諷，例句如下：

(37) I prefer a writing style which are not too personal.

例句 (37) 中，說話者使用諷刺形式使聽話者反思自己的錯誤點。以上為 Nguyen (2005) 針對含蓄型批評的子策略分類，學者對明示型與含蓄型批評提供完整且詳細的分類方式。Nguyen (2013) 再比較了紐西蘭英語母語者和英語學習者在日常情境中如何提出批評，並將批評策略分為四大類，分別為「明示型批評 (Direct criticism)」、「要求改變 (Request for change)」、「暗示 (Hint)」和「退出 (Opt out)」，「要求改變」和「暗示」原本為 Nguyen (2005) 分類中的含蓄型批評策略之子策略類型，但在這篇研究中成為與「明示型批評」同一層級的批評策略類型。本研究主要參考 Nguyen (2005) 針對批評策略的分類表。表二-5 為 Nguyen (2005) 對批評策略的分類。

表二-5：Nguyen (2005) 批評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子策略類型
批評 (Criticisms)	明示型批評 (Explicit criticism)	否定評價 (Negative evaluation)
		反對 (Disapproval)
		表示異議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
		直指問題 (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
		說明難點 (Statement of difficulties)
		點出後果 (Consequences)
	含蓄型批評 (Implicit criticism)	糾正錯誤 (Correction)
		說明標準 (Indicating standard)
		勸戒 (Preaching)
		要求改變 (Demand for change)

	請求改變 (Request for change)
	建議改變 (Advice about change)
	提議改變 (Suggestion for change)
	表達不確定 (Expressing of uncertainty)
	提問/假設 (Asking / presupposing)
	其他暗示 (Other hints)

除了 Nguyen (2005, 2013) 以外，Lin (2020) 也比較了英國、美國和臺灣歌唱節目評審的批評策略，將批評策略分為「明示型批評 (Explicit criticism)」和「含蓄型批評 (Implicit criticism)」，明示型批評分為兩項子策略，分別為：「表達負面態度 (Expression of negative attitude)」和「陳述問題 (Statement of problem)」；針對含蓄型批評則分為八項子策略，分別為：「對比 (Comparison)」、「解釋 (Explanation)」、「表達不確定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說明標準 (Indication of standard)」、「反問 (Question)」、「諷刺 (Sarcasm)」、「建議 (Suggestion)」和「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首先明示型批評中第一項子策略為「表達負面態度 (Expression of negative attitude)」，指評審 (說話者) 直接說出自己不喜歡選手的表演或不贊同、不同意選手的選擇，例句如下：

(38) It was one of the worst performances.

例句 (38) 中，評審直接使用「the worst」字詞明示地表達自己不喜歡選手的表現。第二為「陳述問題 (Statement of problem)」，指評審直接說出選手表演

上的問題，與 Nguyen (2005) 明示型批評中的「直指問題(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類似，例句如下：

(39) You're having trouble singing a capella.

例句 (39) 中，說話者使用直接策略指出選手的「capella」有問題。接著說明含蓄型批評的子策略，首先為「對比 (Comparison)」，指評審比較選手過去與現在的表現，或是與其他選手比較以含蓄地表達選手現在表現的負面評價，例句如下：

(40) 我覺得我還是喜歡你唱那時候曉琪姊的那首歌，那是我最喜歡的。

例句 (40) 中，評審表示過去選手的表現比現在佳，含蓄表示現在的表演不夠好。第二為「解釋 (Explanation)」，指描述選手表現不好的地方，例句如下：

(41) Your eyes were closed. You were looking down a lot tonight.

例句 (41) 中，評審描述選手表演時並未看向觀眾，表示這是不好的表演行為。第三為「表達不確定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指評審以不確定的口吻來使選手意識到表演的不適當，與 Nguyen (2005) 含蓄型批評中的「表達不確定 (Expressing of uncertainty)」類似，例句如下：

(42) I'm not sure that song in that way was moving me.

例句 (42) 中，評審使用「I'm not sure...」這類遲疑語氣使選手自行意識到自己的表演可能不太好。第四為「說明標準 (Indication of standard)」，指說明一個眾人普遍遵守的通則，與 Nguyen (2005) 含蓄型批評中的「說明標準 (Indicating standard)」類似，例句如下：

(43) 合唱不應該是比大聲。

例句(43)中，評審說出合唱的普遍標準來含蓄表示選手現在的表演不達標。第五為「反問 (Question)」，指以反問方式使聽話者反思與意識自己的行為或選擇是否恰當，與 Nguyen (2005) 含蓄型批評中的「提問/假設 (Asking / presupposing)」類似，例句如下：

(44) 為什麼假音會呈現那種狀況？

例句(44)中，評審使用反問甚至是質問的方式來暗示選手的問題，讓選手從中意識到可能的問題或錯誤。第六為「諷刺 (Sarcasm)」，指使用幽默、誇張或揶揄的手段使聽話者反思或意識自己的行為或選擇是否恰當，與 Nguyen (2005) 含蓄型批評中的「其他暗示 (Other hints)」類似，學者將反諷歸類於此子策略類型，例句如下：

(45) You look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zombie movie or something right now.

例句(45)中，評審諷刺選手表演像「zombie movie」，以此手法暗示選手的表演不佳。第七為「建議 (Suggestion)」，指提供選手可改變或修正的地方，與 Nguyen (2005) 含蓄型批評中的「提議改變 (Suggestion for change)」類似，例句如下：

(46) You work on those vocals a little more.

例句(46)中，評審並未直接點出選手的歌唱技巧問題或表達負面感受，而是使用建議的手法，請選手能在歌唱上多練習，以此方式來委婉暗示選手現在的不佳表現。最後為「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指對選手表達未來期待以使其改變，例句如下：

(47) I kind of want to get to know you as individuals .

例句 (47) 中，評審表達想再多了解選手的意願以鼓勵選手做出改變。以上為 Lin (2020) 針對英國、美國和臺灣歌唱節目評審的批評語料做出的分類，由於語境與本研究同為歌唱節目，因此將主要參考學者的分類進行探討。表二-6 為 Lin (2020) 的批評策略分類。

表二-6：Lin (2020) 批評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子策略類型
批評 (Criticisms)	明示型批評 (Explicit criticism)	表達負面態度 (Expression of negative attitude)
		陳述問題 (Statement of problem)
	含蓄型批評 (Implicit criticism)	對比 (Comparison)
		解釋 (Explanation)
		表達不確定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說明標準 (Indication of standard)
		反問 (Question)
		諷刺 (Sarcasm)
		建議 (Suggestion)
		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

綜合 Nguyen (2005) 與 Lin (2020) 的批評策略分類，我們可看出兩方皆將批評分為「明示型批評」與「含蓄型批評」兩大主體策略，劃分的數個子策略類型也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有重複與類似的情形，但由於本研究與 Lin (2020) 同樣以歌唱節目為研究主題，因此將主要以 Lin (2020) 的批評策略分類為主，再綜合 Nguyen (2005) 對批評策略的分類定義進行補充，將根據情況進行子策略類型的異動。本研究的批評策略分類與定義請見第三章第二節。

三、 批評言語的主題

在批評主題上，Tracy et al. (1987) 研究好、壞的批評策略時，提到人們的批評主題通常為「技巧表現 (Performance of skill)」、「外貌與外觀 (Appearance)」、「人際關係議題 (Relational issues)」、「一般人格特質 (General personhood)」和「決定與態度 (Decisions and attitudes)」。在歌唱節目情境中，Lin (2020) 提到不論是英國、美國還是臺灣評審，皆主要針對選手的歌唱與舞臺表現做出評價；Al-Jdayeh (2023) 比較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歌唱節目也有相同的發現。由此可推論歌唱節目中，不論東、西方評審，皆做為評審這個專業角色去客觀地針對「技巧表現」，這可以呼應到前面提到的讚美主題，中文的讚美主題多為「表現/能力 (performance/ability)」，英語的主題雖然多為「外貌/擁有物 (appearance/possession)」，但在歌唱節目中卻是針對「表現/能力」去做出讚美。因此可先行推論，本研究的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評審的讚美與批評主題皆會以選手的「表現/能力」為主。

四、 批評言語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

Nguyen (2005) 比較越南英語學習者及英語母語者，發現英語批評結構通常帶有負面意義的形容詞，或是使用具正面意義但加上否定的評價形容詞，例如：「Umm that's not really a good sentence.」雖然使用了「good」這一個正面評價詞，但在句中使用了「not」來否定了正面意義，以此表達批評。Ali (2020) 比較伊拉克與馬來西亞常用的英語直接批評結構，發現伊拉克人常使用形容詞「not good」去給予負面評價，例如：「... it is not a good way...」，常使用動詞去描述問題所在，

且傾向直接使用「disagree」這類動詞表達不同意他人想法，例如：「I don't agree...」；馬來西亞在批評時所使用的動詞和形容詞會更精確，推測可能是語境意識較高，由此可看出英文語境下批評的直接性。但 Tang (2016) 的研究卻發現在美國和臺灣的才藝電視節目上，兩方評審在建構間接批評時皆會避免直接使用形容詞或動詞來暗示負面評價。本研究將針對東、西方批評語結構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方面，華語和英語同樣呈現不同的表達模式。Wang 和 Tsai (2003) 發現華語批評語境中，華語母語者多使用第一人稱「我」來表達意見，做為一種緩和策略。陳泱璉 (2010) 對兩岸歌唱選秀節目評審的批評策略研究中，也觀察到兩方常於批評時使用「我覺得」來軟化語氣。Tang (2016) 對美、中及臺灣地區才藝競賽批評語的研究進一步證實，「我覺得」、「我想」以及「對我來講」為華語批評中常運用的第一人稱主觀化，以此表達委婉態度。在英語批評的人稱使用中，朱湘燕和周健 (2004) 發現英語母語者較常使用第二人稱「你」給予批評，而華語母語者較少如此使用。然而 Nguyen (2008, 2013) 卻指出英語常使用「I think」和「I feel」這類型主觀化結構來表達委婉語氣，這與華語使用第一人稱軟化批評的策略相似。Lin (2020) 的研究也提到美國評審會使用「I think」或「I don't think」等等第一人稱方式給予選手批評。在批評語中，華語和英語都可能傾向使用第一人稱作為緩和策略來減輕批評的威脅性，但朱湘燕和周健 (2004) 具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本研究也將針對批評語人稱使用進行探討。

第四節 影響言語行為策略相關研究

在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探討了東、西方學者對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的定義、架構與不同讚美與批評策略類型分類，接著本節將焦點放在影響言語行為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並從中比較東、西方使用讚美與批評策略的情形。

一、文化與社會特徵

根據傳統的文化刻板印象，東方社會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內斂價值觀影響下，強調謙虛和低調，重視間接溝通策略，且明示型讚美可能讓被讚美者感到尷尬，因此東方社會的讚美策略傾向於含蓄型，西方社會則多呈現相反面貌。Daikuhara (1986)探討日本和美國的讚美言語行為，發現受到社會文化背景影響，日本強調謙虛和團體和諧，讚美行為通常更為內斂和含蓄，因此日語使用者傾向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來讚美聽話者，且更注重讚美他人的後天努力而不是天賦；美國文化中的讚美行為較為直接和明確，因此美式英語使用者傾向於使用直接且明確的明示型讚美策略，常讚美外貌、成就和技能，此結果體現出傳統東、西方社會的文化與社會特徵。Zhang (2013)探討菲律賓的英語使用者群體之讚美策略，結果顯示明示型讚美策略同樣為主體模式，傾向於使用直接、明確的詞語來表達讚賞，且這些讚美通常具有公式化的句法和詞彙模式，進一步支持英語中明示型讚美策略的普遍性。Al-Mansoob et al. (2019)比較美國英語母語者和葉門阿拉伯語母語者的讚美言語行為，結果顯示美國英語母語者的讚美策略傾向於直接、簡潔和公式化的表達方式，較少使用帶有強烈文化色彩的策略；葉門阿拉伯語母語者更常使用「祈願」、「祈求神恩」和「比喻」等文化特有的策略，其讚美語句也較長且變化較多。以上研究可看出東、西方文化與社會特徵對讚美策略使用上的影響 (Daikuhara, 1986; Zhang, 2013; Al-Mansoob et al., 2019)。

但在 Ye (1995)探討東方社會中的華語母語者之讚美策略，明示型讚美卻為最大宗，其次為不讚美策略，含蓄型讚美的比例反而落在第三，這與世人對東方社會的印象有所出入。Yuan (2002)探討昆明地區華語母語者的讚美與回應讚美策略，比較 DCT 和自然語料後，結果同樣傾向使用明示型讚美，同時也出現非讚美和不讚美策略。Yu (2005)採用田野調查與語篇補全測驗來比較臺灣和美國在自然環境下的讚美行為，結果顯示臺灣與美國兩方皆最常採用明示型讚美策略，但

在讚美他人的頻率上臺灣低於美國，但臺灣在含蓄型讚美的使用比例上高於美國。研究電視節目中評審的讚美策略，Agustiyani (2020)發現印尼歌唱節目《Indonesian Idol》評審傾向於使用明示型讚美，美國《American Idol》評審則更喜歡使用含蓄型讚美，此結果與東、西方偏好的讚美策略相異。Lin (2020)研究英國歌唱節目《The X Factor》、美國《American Idol》和臺灣《超級星光大道》評審的評價策略，首先發現讚美策略多於批評策略，尤其美國評審最為明顯，且三方都偏向明示型讚美策略。由以上研究可發現東、西方讚美策略可能並非完全受文化背景影響，本研究認為應考慮更多情境脈絡與其他語境因素進行分析。

接著探討文化差異對批評策略的影響，東方社會為維護雙方和諧，多採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以維護面子，西方社會的批評策略則可能多為明示型策略，以直面衝突的方式進行對話。Nguyen (2005)發現越南英語學習者的批評言語行為會受到母語文化和溝通習慣影響，產生負面遷移的現象，因越南傾向於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以維護群體和諧，而非使用直接和明確的表達方式。El-Dakhs、Ambreen 和 Gusarova (2019)研究沙烏地阿拉伯大學教授與學生談話時的批評言語行為，結果也顯示教授們偏好含蓄型批評策略，且最常使用「要求改變」策略，在明示型策略中則以越不直接的子策略類型使用頻率越高，其中「點出後果」和「直指問題」較常見，由此可看出文化背景與批評策略使用的交互關係。

但 Tang (2016)分析臺灣《超級設計師》和美國《Project Runway》這兩部才藝競賽節目中的評審批評策略，結果卻顯示臺灣和美國評審皆主要使用「on-record」明示型批評策略，但臺灣評審比美國評審更常使用「imposition minimizers (強制性減輕語氣)」來緩和批評的尖銳度，關注選手的感受。Lin (2020)比較英國、美國和臺灣歌唱節目評審的批評策略，結果同樣顯示雙方皆傾向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根據 Lin (2020)對批評策略的分類，英國評審常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中的「表達負面態度」策略，臺灣評審則偏好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中的「陳述問題」；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若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則三方最常使用「提議」子策略類型以提供選手可改進的方向。由上可看出這些節目中評審的批評策略並非完全符合世人對東方與西方社會的印象，需考慮更多語境因素。

二、 社會地位與距離

讚美策略的選擇亦可能受到社會地位與距離的影響。如 Gamble 和 Gamble (2013)所論述，社會地位對溝通模式具有顯著作用，權力較大者通常表達清晰且具指導性；相對而言，權力較低者則傾向採用間接表達，栗源祐美和鍾曉芳(2016)也提到聽話者在面對高社會地位的說話者時，即使說話者使用情緒化語氣發話，聽話者仍會使用委婉方式回應，由此可看出社會地位與溝通模式的交互關係。

Brown 和 Levinson (1987)的面子威脅理論提出，面子威脅行為的嚴重程度取決於社會距離、相對權力及負擔程度，這些因素同樣可能影響讚美策略的選擇，特別是在歌唱競賽節目的情境中。評審作為歌唱領域的資深專業人士，且需維持其專家形象，因此通常處於相對優勢的權力位置，可能因此對選手採取更為直接的評價方式。根據 Brown 和 Levinson (1987)論述社會距離等因素對面子威脅行為的直接影響，本研究推測讚美行為亦可能受到上述三項因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亦將探討社會距離、相對權力及負擔程度與讚美選手表現評語之間的交互關係。

三、 性別角色

除了文化與社會因素影響，性別角色也可能為影響讚美策略的因素之一，Holmes (1988)研究紐西蘭男性和女性的讚美策略，結果顯示女性給予和接受更多讚美，她們多採用正面禮貌策略表達親和與團結，且主要讚美他人外貌，反映外貌在女性互動中的社會重要性；相比之下，男性則較少給予讚美甚至將讚美視為可能威脅面子的行為，讚美主題偏重財物、能力或表現，這與傳統男性角色和價值觀相符。Herbert (1990)證實了 Holmes (1988)的發現，即女性比男性給予和接受

更多讚美，他提到由於社會性別角色可能不鼓勵男性頻繁讚美，使得女性更多地使用讚美來建立社會連結和團結感。Rees-Miller (2011)也分析了性別角色對美式英語的讚美策略影響，發現在非正式場合中，女性通常比男性給予和接受更多讚美，優先考慮親和力和團結感，這與 Holmes (1988)的研究結果相似；然而，在具有目標性的場合中，男女雙方皆多讚美表現。推論大多時候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讚美策略。但不同於一般情境下的性別角色差異，歌唱節目中男女評審的讚美模式呈現特殊現象，Mandalasari 和 Hamzah (2018)對《Indonesian Idol》的研究將讚美分為明示型、含蓄型與非讚美，結果顯示男女評審皆以明示型讚美為主，但男性評審在比率上略高於女性評審，這部分差異源於女性評審偶爾採用非讚美策略。同樣地，Hanifah 和 Marlina (2022)針對《American Got Talent 2019》總決賽的分析也發現，男女評審皆偏好明示型讚美策略，且男性使用比率略高於女性。綜合這些東西方歌唱節目的研究結果，可見無論性別，評審普遍採用明示型讚美為主要表達方式，本研究亦將進一步探討性別角色因素對讚美策略選擇的可能影響。

性別角色與批評策略也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El-Dakhs et al. (2019)發現沙烏地阿拉伯大學教授在批評策略上存在性別差異，根據情況嚴重程度來決定策略的採用，男性教授較常給予負面評價並提供建議，女性教授則更傾向於要求改變。Alshakhanbeh 和 Alghazo (2022)研究約旦社群媒體上針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言論，發現男性傾向於更多地使用表達不確定性和提問與預設的策略，女性傾向於使用向上帝抱怨與訴苦或使用表情符號與圖片。在歌唱節目中，Al-Jdayeh (2023)分析《Arab Idol》和《American Idol》的評審對選手的批評策略，發現男性評審經常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例如：直指缺點、陳述問題或表達不同意見，女性評審則更傾向於含蓄型批評策略，例如提供建議或使用暗示的方式來表達選手的不佳表現，此研究凸顯了性別角色與批評策略之間的相互影響。

四、 電視節目性質

電視節目的性質也可能影響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Lin (2020)指出，真人秀的節目類型可能塑造特定溝通模式，評審需要在評價表現、維繫關係以及娛樂觀眾的需求之間尋求平衡，進而影響其策略的選擇。陳泱璉 (2014) 的研究指出，為了節目效果，電視節目的製作人可能會預先設定某些評審為「好人」及「壞人」，「壞人」多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給予選手負面評價，且根據節目賽制和目標，評審在評價選手表現所側重的面向和所使用的策略也可能會發生改變，綜合學者論點，初步推測歌唱節目評審可能根據節目定位與節目方需求去改變讚美與批評策略，可能嚴格審視選手並多採用批評策略，也可能因節目定位與性質而選擇以讚美策略為主，因此本研究在比較東、西方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時，也將帶入電視節目的賽制與目標進行討論。

五、 西方文化的傳播

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透過不同形式的接觸，西方文化可能漸漸影響了東方社會的言語行為，Chen 和 Yang (2010)提到中國人回應讚美策略時，漸漸以接受讚美為主，而非像過去常拒絕他人的讚美。現今許多國家皆有歌唱節目的產出，近幾年也出現東方國家購買西方國家歌唱節目的版權以製作相似節目的情況，這可能間接影響了評審的評價方式。Agustiyani (2020)指出，接觸西方媒體和電視節目可能影響了印尼評審的溝通方式，即使傳統上印尼文化偏好含蓄表達，但現在卻逐漸轉向更明示的溝通策略趨勢。因此，為了降低原有西方節目形式的外部影響，本研究比較的臺灣歌唱節目並非改編自其他國家的節目，而是臺灣原創製作，以減少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變因。

第五節 臺、美社會文化相關研究

前面幾節首先從大方向的語用學基礎理論討論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接著分別針對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進行東、西方策略類型與影響策略使用因素的探討，其中也探討了讚美與批評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以上內容皆是從東、西方整體社會的角度去探討，這一節將以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高語境與低語境角度，聚焦於臺灣與美國兩地的社會文化，以了解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

一、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Hofstede (1980, 1991)提出了「文化維度理論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用以解釋不同文化在多個維度上的差異。該理論初始包括五個主要維度，之後增加為六個維度，分類如下：

- (一) 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此維度反映了社會對權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權力距離高的文化中，人們較能接受權力差異，權力距離低的文化則強調平等。
- (二) 個人主義 vs. 集體主義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個人主義注重個人自由與權利，集體主義則強調群體的利益與共同責任。
- (三) 男性化 vs. 女性化 (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男性化文化偏向競爭、成就和物質成功，女性化文化則更注重合作、關懷與生活質量。
- (四) 不確定性回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該維度衡量文化對不確定性或模糊情境的接受程度。高不確定性回避的文化傾向於依賴規範和穩定性，低不確定性回避的文化則較為靈活且開放。
- (五) 長期取向 vs. 短期取向 (Long-term vs. Short-term Orientation)：長期

取向的文化重視未來規劃與持續努力，短期取向則偏向於即時回報和尊重傳統。

(六) 寬容 vs. 約束 (Indulgence vs. Restraint)：寬容的文化支持追求快樂和享樂，約束的文化則強調自我控制和克制。

這些維度使我們理解文化如何影響人的價值觀及社會互動方式。在這些維度中，「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和「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特別受到關注，Hofstede (1980, 1991) 提出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自出生起便融入群體之中，成員間注重歸屬感、團體和諧以及彼此的相互扶持，並強調「我們」意識；在個人主義社會中，成員之間的關係相對鬆散，人們通常以追求個人權利和目標為主，重視「我」意識。Gelfand、Bhawuk、Nishii 和 Bechtold (2004) 則談到集體主義社會傾向不直接表達想法，偏好間接的溝通方式；個人主義社會則常以直接清楚的方式來表達想法，由此可看出集體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不僅在人際關係上，還包括溝通方式。Hofstede (1980, 1991) 指出，集體主義更常見於發展中或東方國家，例如：中國和印度；個人主義則通常出現在已開發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例如：美國和英國，僅日本被認為是集體與個人主義的綜合體。連淑能 (2002) 與關世杰 (1995) 也提到東方國家較偏向集體主義，西方國家則以個人主義為主。

基於以上文獻 (Hofstede, 1980, 1991; 關世杰, 1995; 連淑能, 2002; Gelfand et al., 2004)，我們可以推論臺灣在文化特徵上傾向於集體主義，臺灣社會多重視團體和諧和間接表達，以避免對他人造成不必要的面子損害。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人際交往中的禮貌和委婉變得尤為重要；美國則主要表現出個人主義文化，人們多以直言不諱的方式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並更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和自由。但 Hofstede (1980, 1991) 注意到身處東方社會的日本，其文化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賴性，在不同的場域中，人們會出現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切換現象，例如在職場或家庭中為集體主義特徵，但在消費選擇上傾向個人主義導向。同樣處於東方

社會中的臺灣，是否也會出現相似的情況，將在本研究中進行探討。表二-7 為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特徵比較表。

表二-7：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特徵比較

	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
社會聯繫	個體與群體保持緊密關係	個體之間保持相對鬆散關係
核心意識	強調「我們」意識	強調「我」意識
價值觀	強調群體和諧與歸屬感	重視個人權利與自我表達
溝通方式	委婉並間接表達意見與想法	直接表達意見與想法
文化分布	東方社會中較常見，例如：中國、印度	西方社會中較常見，例如：美國、英國

二、高語境與低語境

Hall (1976) 強調了語境在溝通中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高語境 (High context)」和「低語境 (Low context)」概念。在高語境文化中，溝通往往依賴於語境因素，如肢體語言、語音語調和社會地位，並強調關係和情境因素，日本、中國和一些中東國家被視為高語境文化；低語境文化則注重明確、直接的語言，重視清晰和事實，而非語境，像是德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便屬於此類。Gudykunst 和 Ting-Toomey (1988) 高語境文化背景的人多以間接溝通方式，以維護群體和諧，低語境文化背景的人則多使用直接溝通方式，使用話語表面義去傳達所想。謝佳玲 (2015) 也提出高語境文化社會常依賴溝通當下的語境來表達想法及理解他人意思，若發生衝突主要以消極態度與間接策略面對；相反地，低語境文化社會主要使用語言形式來傳達其意，若發生衝突則積極地以直接策略方式表達立場。由此可推論高語境文化富含集體主義色彩，低語境文化則具備個人主義色彩。

基於以上學者的研究 (Hall, 1976; Gudykunst & Ting-Toomey, 1988; 謝佳玲, 2015), 我們推論臺灣可能偏向高語境文化特徵, 因臺灣社會較強調維護人際關係與社會和諧, 溝通模式傾向於間接表達, 重視語境脈絡與言外之意的暗示, 並且在互動過程中傾向避免可能引發正面衝突的直接對立, 這種溝通特色反映了臺灣文化中對於面子的重視, 因此人們在表達意見時, 往往會透過委婉的措辭、非語言訊息, 或是情境暗示來傳達真正的想法, 避免因過於直接的表達而破壞人際關係。相對而言, 美國則屬於低語境文化。美國社會較強調清晰與準確的語言表達, 溝通方式以直接、明確為主要特徵, 認為清楚的溝通有助於提高效率並避免誤解, 當面臨衝突時, 較傾向於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 積極採取直接的解決策略來處理問題, 而非採用迂迴或隱晦的方式來避免衝突。表二-8 是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特色之整理。

表二-8：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特徵比較

	高語境	低語境
人際關係	關係緊密且長期, 溝通時強調團隊協作	關係較為鬆散且短期, 強調任務導向
溝通方式	偏好含蓄且不直接, 重視語境, 可能依賴非語言訊息, 例如: 表情、手勢	偏好明確且直接, 重視語言清晰表達
社交模式	採用含蓄且間接策略, 消極避免衝突	採用明確與直接策略, 積極直面衝突
文化分布	東方社會中較常見, 例如: 日本、中國	西方社會中較常見, 例如: 德國、美國

第六節 小結

首先，本章透過言語行為理論確立讚美與批評的語用價值，說明其可能具備的多重功能；其次，聚焦東、西方讚美與批評的定義、結構與策略分類，並探討影響策略使用的因素，由此了解到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的策略並未完全符合東、西方文化特徵，策略選擇可能受到包括社會地位與距離、性別角色與西方文化傳播等等因素影響；最後，透過 Hofstede (1980, 1991) 的文化維度理論與 Hall (1976) 的高、低語境理論，探討本研究主要的臺灣與美國兩地區之文化特徵差異。本研究將探討特定情境下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是否符合臺灣與美國的文化特徵，並分析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探討東、西方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本章將說明研究方法。首先，介紹語料來源，了解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與美國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之背景知識、賽制和目標；其次，講述研究工具，了解本研究的語料庫建立方式與語料收集和分類之標準，知曉如何分析從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取得的讚美與批評語料；最後，將說明研究流程，列出本研究的步驟，以了解如何產出研究結果。

第一節 語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針對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的評審口語語料進行蒐集，因此首先將介紹語料來源，分別為臺灣《聲林之王》第三季共十三集與美國《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共十九集，為了解兩方節目的背景、目標與賽制等等資訊，以下將詳細地進行介紹。

一、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第三季

《聲林之王》是一檔臺灣原創歌唱選秀節目，由臺灣的 ETtoday 製作，並於 2018 年播出第一季。該節目以「森林」為概念，選手選擇一個代表自己的動物並以此形象參與節目，節目透過獨特的舞臺設計與視覺呈現，營造出競爭與生存並存的氛圍，該節目吸引來自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參賽者，並透過多元曲風與創新賽制，提升觀眾參與度與討論熱度。節目第二季於 2019 年播出，第三季則是 2021 年，為了解近幾年的讚美與批評風格，將以最新的第三季做為本研究的主要語料來源，共十三集。表三-1 為第三季的各集競賽形式與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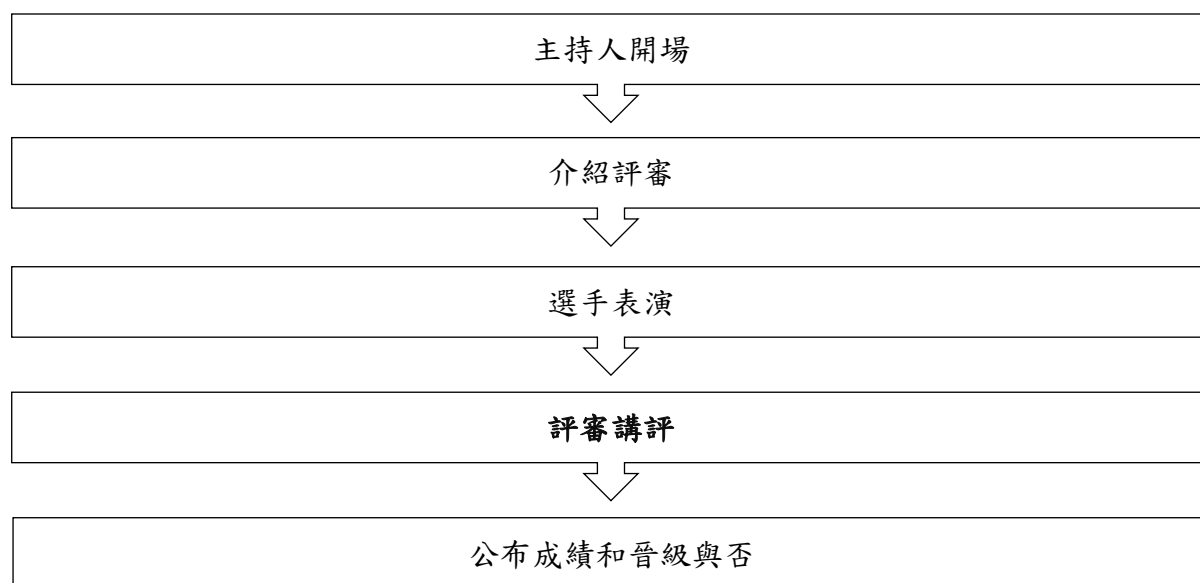
表三-1：《聲林之王》第三季的競賽形式與簡介

集數	競賽形式	內容簡介
1	3 選 1 淘汰賽	共 72 名選手，3 人一組合唱一首歌，導師團投票選擇 1 位晉級，其餘選手落入待定區，若同組 3 位選手獲得相同票數，將進行 30 秒 PK 賽。24 組演唱完，導師可從待定區救回 6 位選手，最終導師可選一組 MVP 全員晉級，共晉級 32 位。
2		
3	1 對 1 淘汰賽	17 組(35 名選手)，1 對 1PK，淘汰者將進入待定區，若同組 2 位選手獲得相同票數，將進行 20 秒 PK 賽。
4		
5	1 對 1 淘汰賽	選手 2 人一組，與導師合唱一曲，該合唱導師依據選手表現，做出評斷選出一位晉級者，本賽制共 24 人參賽，最後救回 6 位，MVP 整組晉級，最終共 18 人晉級。
6		
7	團體淘汰賽	選手分成 3 組，各組準備五首歌曲，每輪評判將得到 1 至 10 分，最終總分最高隊伍獲勝，全組晉級。落敗 2 組將全部進入待定區，最後從中淘汰 6 位選手。共晉級 15 名選手。
8		
9	12 強淘汰賽	選手分成五種主題（跨界合作、學長姐合作、不插電、原創歌曲、樂界合作）進行 PK，每回合獲得 2 票者均可晉級，其餘則進入待定區。共晉級 12 名選手。
10		
11	7 強淘汰賽	12 位選手分成饒舌組、歌唱組與自創組，獲得兩票者過關。最終如過關者超過 7 位，即從過關組中淘汰至 7 人，反之過關者低於 7 位，則從待定
12		

		區復活至 7 位。最終 12 位淘汰 5 位，剩餘 7 位晉級總決賽。
13	總決賽	共分為兩輪：第一輪競演成績包含導師給分 70%、賽前網路投票 10% 以及即使投票 20%，分數最高 4 位選手進入第二輪；第二輪得分包含導師給分 70% 及第一輪總分 30%。最後得分最高者為冠軍。

此歌唱節目的賽制為分階段淘汰制，第一、二集選手須蒙面出場，成功晉級者揭面並進入接下來一連串的分組競演與對決賽，最後則由總決賽決定冠軍。選手的表現基本由評審評分並決定晉級與否，但總決賽受現場觀眾與網路聲量影響，使競爭更具不確定性。

雖然每一季有些許差異，但節目呈現方式與流程基本相似，皆會由主持人介紹選手出場後，選手表演，然後評審講評，最後公布選手是否晉級，本研究將重點放於「評審講評」。圖三-1 為歌唱節目的整體流程。



圖三-1：歌唱節目整體流程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第三季的主要導師為 YCQ 和 XJY，YCQ 為臺灣知名男歌手，擔任過多檔歌唱選秀節目的導師，以幽默風格和專業評點受到觀眾喜愛；XJY 則為臺灣選秀節目《超級星光大道》的冠軍，以細膩的唱腔與獨特的風格受到矚目，主持人於三季皆為同一人。除此之外，第三季每集均邀請不同的飛行導師參與評審，於總決賽時更邀請第一季主要評審回來共同評價選手，提供選手專業指導與評價。但由於本研究將針對常駐評審做為語料蒐集對象以減少變因，因此語料將不會包括非常駐評審對選手的評價內容，將聚焦於第三季的主要評審 YCQ 和 XJY。

二、美國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

《American Idol》是一檔美國知名的歌唱選秀節目，由 FOX 電視臺製作，於 2002 年首播，後於 2018 年轉至 ABC 電視臺，節目經歷多次改版。節目宗旨是發掘美國最具潛力的音樂新星，透過多輪競賽決定最終冠軍，獲勝者可獲得唱片合約與音樂事業發展機會，此賽制與目標與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相似。為了研究與臺灣同為 2021 年出品的歌唱節目，因此將語料來源鎖定二十三季中的第十九季，共十九集。表三-2 為此節目第十九季的競賽形式與簡介。

表三-2：《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的競賽形式與簡介

集數	競賽形式	內容簡介
1	海選	參賽者進行試鏡，演唱後由評審決定是否晉級，需獲得至少兩位評審同意才能獲得黃金門票（Golden Ticket）進入下一階段的好萊塢週（Hollywood Week）。
2		
3		
4		
5		
6	淘汰賽	選手根據不同歌唱風格與類型進行分組挑戰，選手輪流上臺表演，評審根據選手表現決定誰能晉

		級，組別裡的晉級者數量不限，若未達評審的標準，則被淘汰。
7	淘汰賽	選手兩人一組共同進行演唱，評審根據選手表現決定晉級者，可能兩位皆晉級，也可能只有一位，若未達評審的標準，則被淘汰。
8	24 強淘汰賽	64 位選手將與樂隊合作演出，表演結束後，評審單獨與選手會面，給予回饋並宣布是否晉級 24 強。有時會讓表現接近的選手進行加賽，以確定最後的晉級名單。
9		
10	選手表演	選手先獨唱，再與一位歌手合唱，評審根據選手表現給予評價（第十集 12 位選手表演，第十一集為另外 12 位）。
11		
12	16 強淘汰賽	根據前兩集的歌唱表演，觀眾投票後，公布晉級的 16 強選手，晉級的選手可以進行表演，評審給予評價。
13	12 強淘汰賽	16 強選手演唱，評審進行評價，最後由觀眾投票選出 10 位晉級選手，2 位由評審選出，共 12 位晉級。
14	9 強淘汰賽	12 強選手演唱奧斯卡提名歌曲，評審進行評價，最後投票選出 9 強，晉級下一輪。
15	前一季選手回歸，淘汰賽	第十八季 20 強選手進行演唱，評審評價，將選出 1 位選手與這一季的 9 強共同競賽，下周公布晉級的選手。

16	7 強淘汰賽	公布上週競賽的晉級選手，與 9 強合為 10 強，共同於這週演唱迪士尼經典歌曲，評審講評，觀眾投票後選出 7 強晉級。
17	5 強淘汰賽	7 強選手與 Coldplay 合作演唱，評審講評，下一段為選手獻歌給母親，評審同樣會給予講評，最後根據投票公布晉級的 5 強選手。
18	3 強淘汰賽	4 強選手(1 人因故退賽)演唱自己偶像的歌曲，評審講評，下一段為選手演唱自己的新單曲，評審同樣給予講評，最後根據投票公布 3 強選手。
19	總決賽	3 強選手分別演唱兩輪，評審講評後，觀眾投票選出 2 強晉級，2 位選手競賽，但其中會穿插以前選手回來表演，或是評審與其他明星上台表演，最後從 2 強中選出總冠軍。

《American Idol》主要採用分階段淘汰制，且每一季的基本賽制相同，第十九季的評分方式在前期主要為評審評分與決定選手去留，但後期則為觀眾投票。雖然《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與《聲林之王》第三季競賽主題不完全相同，但實際上除了《American Idol》節目前期主持人未站在臺上主持這點與《聲林之王》不同外，兩部歌唱節目的形式與流程基本類似，兩方皆為分階段淘汰制，依序決選出最後的總冠軍，且節目流程相同，皆由主持人介紹選手出場後，選手表演，評審講評，並給予結果，由此可看出兩節目的可比性高。詳細歌唱節目流程圖請參考前一小節的圖三-1。

《American Idol》最早期的評審陣容與後來不同，從 2018 年開始為兩位男性評審代號 LR 和 LB，一位女性評審代號 KP，第十九季也維持不變。LR 為美

國知名 R&B 和流行音樂歌手、詞曲創作人，曾獲奧斯卡獎、葛萊美獎；LB 為美國知名鄉村音樂歌手，擁有數張白金唱片，擅長結合鄉村與流行風格，以風趣幽默、親和力強著稱，是《American Idol》觀眾喜愛的評審之一；KP 為全球知名流行音樂歌手，以活力舞曲與華麗視覺風格著稱，擁有多張百萬銷量專輯，曾獲 MTV 音樂錄影帶大獎、美國音樂獎等肯定。三位評審皆擁有極佳的歌唱能力與高知名度。另外，這個節目中主持人固定為同一人，其主持風格與《聲林之王》不同，他並非完全站在臺上，在海選階段時，他會與選手在試鏡間外互動，包括進入前的鼓勵與出來後的祝賀或安慰，在前期競賽會類似旁白角色負責介紹比賽流程，但並不會露臉，主要在中到後期競賽才會在臺上或臺下主持。

三、 人物代號

為了不直接表明人物名字，並方便記錄語料，本研究將以代號稱呼每一位評審、所有選手以及主持人。表三-3 為所有可能出場人物的對應代號。

表三-3：人物代號

人物	代號
《聲林之王》男性評審	YCQ
《聲林之王》女性評審	XJY
《American Idol》男性評審 1	LR
《American Idol》男性評審 2	LB
《American Idol》女性評審	KP
《聲林之王》主持人	TH
《American Idol》主持人	AH
《聲林之王》選手	TS1, TS2, TS3.....
《American Idol》選手	AS1, AS2, AS3.....

第二節 研究工具

一、語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使用語料庫分析法 (Corpus-Based Analysis) 進行研究，以下為兩方節目語料收集的精確步驟：

- (一) **資料收集與轉錄**：運用雅婷逐字稿和 MEMO 轉錄工具，將《聲林之王》第三季和《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的影音檔案字幕轉換為文字檔案。為確保轉錄品質，逐一將逐字稿與原始影音內容再進行比對，其中《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由英語母語者協助進行，以檢核轉錄準確性並修正用詞錯誤。
- (二) **語料截取與整理**：完成轉錄檢查後，為收集評審的讚美語和批評語，從每集節目中擷取固定選手表演結束後的固定評審(臺灣 YCQ、XJY；美國 LR、LB、KP) 立即講評片段，不包括公布結果後的內容或其他不與評價相關的對話內容。將文字內容整理至 Word 文件中，並詳實記錄對應的集數、時間區段及人物代號，以利後續追溯與驗證。語料共收集臺灣評審講評片段218筆 (YCQ 為111筆、XJY 為107筆)，美國評審講評片段616筆 (LR 為185筆、LB 為206筆、KP 為225筆)。
- (三) **語料切分與處理**：為確保分析準確性，本研究依據評價對象與內容進行語料切分，針對全體選手的綜合評價視為一筆語料，針對個別選手的評價則切分為獨立語料，因此當評審發言結構為「整體評價+針對一號選手的評價+針對二號選手的評價」，將切分為三筆語料，分析時保留上下文以準確理解評審策略。若評審針對同一選手的多個特點進行評價時，也將切分為多筆語料。語料共收集臺灣評審293筆 (YCQ 為154筆、XJY 為139筆)，美國評審759筆 (LR 為234筆、LB 為252筆、

KP 為273筆)。

- (四) **語料分類與編碼**：依據讚美與批評策略類型的理論定義進行分類編碼。研究者首先根據既有文獻中的策略類型定義，對讚美與批評語料進行初步分類與標註。隨後運用 Claude AI 語言模型進行二次分類驗證，提供各子策略類型的明確定義，協助重新檢視語料的策略類型標註結果。若出現一筆語料具多種子策略類型屬性，將採用重複分類方式處理，避免過度簡化與忽略某一策略屬性。
- (五) **語料統整與計算**：將結果系統性地整理於 Excel 表格中，建立本研究完整的語料庫。使用四個工作表歸類語料，分別為「臺灣讚美語料」、「美國讚美語料」、「臺灣批評語料」和「美國批評語料」，並於每一工作表中建立下拉式清單，分別為「集數」、「子策略類型」、「評審代號」和「語料內容」，將照集數順序列出語料，同一子策略類型放於同一區塊，方便統計使用數量與比率。依語料的子策略類型重複性質，最終語料共收集臺灣評審473筆（讚美策略302筆：YCQ 為145筆、XJY 為157筆；批評策略171筆：YCQ 為81筆、XJY 為90筆），美國評審1119筆（讚美策略894筆：LR 為287筆、LB 為298筆、KP 為309筆；批評策略225筆：LR 為63筆、LB 為54筆、KP 為108筆）。

最終語料收集的數量上，美國數量大幅高於臺灣數量，此數量差異原因在於美國歌唱節目有三位評審，且共十九集，因此語料數多於臺灣歌唱節目，為避免因語料基數差異而影響比較結果，本研究將主要以比率做為分析討論的方式。

二、讚美與批評策略類型定義

本研究主要採用 Lin (2020)針對歌唱節目所做的策略分類，但於讚美與批評策略的定義中，將使用「評審」代替「說話者」一詞，「選手」代替「聽話者」一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詞，因研究對象為歌唱節目中評審對選手表演的評價內容，說話者為評審，聽話者為選手。此一調整不僅有助於讀者更清楚理解研究情境中的角色關係，也能避免混淆一般語用理論與本研究特定語境的差異。因此於分類表中也將使用「評審」與「選手」詞彙，以清楚了解角色立場。

在 Lin(2020)的研究中，雖然提供了完備的讚美策略分類方式，但於策略類型的定義卻有些模糊。首先，「明示型」讚美策略之定義為「點評內容包含一個以上的正面詞彙」，但 Lin(2020)卻未提及正面詞彙的確切定義與範圍，這可能使本研究的語料分類不夠精確，以下為歌唱節目中評審讚美選手表現的例句：

(48) 百合花，小花炮，她唱歌很穩定，超級穩定的，也不用怎麼費力，就是低、高，我都很能掌控。

例句(48)中，未見到普遍使用的明顯正面詞彙，但評審使用「穩定」來形容這位選手良好的唱歌功力，這是屬於在歌唱節目此特殊語境中的正面詞彙，因此可分類為明示型讚美策略。由上例句可知，除了普遍通用的正面詞彙「好」、「不錯」等等，在特定語境下，正面詞彙所涵蓋的範圍可能更為廣泛，評審除了針對選手的整體表現給予評價外，還可能針對特定表現，包括音色、歌唱技巧、舞臺魅力等等，因此本研究的讚美策略分類表中，將 Lin(2020)對明示型讚美策略的定義修改並補充為「評審的評價內容包含一個以上針對選手整體表演或特點的正面詞彙，例如：形容詞『好』、『不錯』、『好聽』、『穩定』；動詞『喜歡』和『愛』等等」，以更好的定義此策略類型，並將在第四章中分析常使用的正面詞彙。

其次，Lin(2020)對含蓄型讚美的「評價策略」定義為「給予讚美性評語 (complimentary evaluation) 來認可選手的表現與過去努力」，本研究認為此類接近於明示型讚美策略，差別在於明示型讚美策略使用了明顯的正面詞彙，含蓄型讚美之評價策略則未使用明顯的正面詞彙，以說明方式含蓄表達對選手的讚美，

因此本研究的讚美策略分類中，將含蓄型讚美之評價策略的定義修改為「評審未使用明顯正面詞彙來給予讚美性評語，多以說明的方式，以此認可選手的表現與過去努力」。

接著，含蓄型讚美的「對比策略」原本定義為「對比聽話過去和現在的表現，或與其他人或物進行對比，以此方式暗示聽話者的優良表現」，但考量到《聲林之王》節目中常出現兩人甚至多人進行歌唱比拚，因此為了減少賽制對策略分析的影響，因此將此策略類型更精確地定義為「評審對比選手過去和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進行對比，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優良表現」，特點包括音準、歌唱技巧和舞臺魅力等等，評審若是針對不同特點給予選手評語，則將拆分為兩筆語料，分析其各自不同的策略（參考前面語料收集標準與依據的第七小點）。此外，評審可能以為人熟知並現存於歌壇的歌手做為比較對象，除了比較相似處外，也可能凸顯選手的略勝一籌，例句如下：

(49) LR: You really remind me of Julia Michaels. Do you know who that is?

(你真的讓我想到了 Julia Michaels，你知道她是誰嗎?)

AS: That's my favorite singer in the whole world! I mean you guys are great, too. I love her.

(她是我全世界最喜歡的歌手！我是說你們也很棒啦，但我真的很喜歡她。)

LR: We understand.

(我們懂的。)

LR: Well, I really think you have that type of promise if not more.

(嗯，我真的覺得你有那種潛力，甚至可能更厲害。)

例句(49)中，評審將選手與知名歌手相比來間接暗示選手具有同樣的專業水準與才華風格。由上例子可看出，對比的對象可能並非侷限於選手自身表現或選手之間，可能包括名人歌星，因此本研究中，含蓄型讚美之對比策略將定義為「評審比較選手過去和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甚至是現今的名人歌星進行比較，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優良表現」。

此外，含蓄型讚美的「雙重否定」策略原本定義為「評審使用雙重否定語法來表達對選手的讚美」，但本研究認為雙重否定並非只侷限於形式層面，在溝通對話中也可能出現語意上的雙重否定，例句如下：

(50) LB: I mean, I have not. I've never heard you hit a bad note.

(我是指，我從來沒聽過你唱錯音。)

例句(50)中，雖然並非形式上的雙重否定「不+不(no+no)」結構，但因使用了「bad」這個負面詞彙而構成了語意上的雙重否定，實際的意思是讚美選手每次的音都很準確。因此本研究在雙重否定策略的定義上將進行補充，修改為「評審使用形式上或語意上的雙重否定來表達對選手的讚美」。

最後，含蓄型讚美的「建議」策略原始定義為「建議未來的行動以提升聽話者的品質或表現」，但前一章中也提到根據語境可能解讀為批評策略而非讚美策略，例句如下：

(51) LB: I think what you need to remember is when you start singing no one else sounds like you, so start there.

(我覺得你要記住的是，一旦你開始唱歌，沒有人的聲音能像你一樣，就從這點開始。)

AS: Okay.

(好。)

LB: And we're leaning on you and pushing you. It's because that's our job to push you.

(我們會一直督促你、推你一把，是因為那是我們該做的事。)

AS: Yeah.

(嗯。)

LB: Don't get caught up in the noise and everything else around you.

(不要被周圍的雜音或其他事情干擾了。)

例句(51)中，男性評審 LB 先讚美了選手特殊的音色，再給予他未來可改進的方向，不要在意他人的評價，由上例句可觀察到此建議是基於前述的正面性評價內容，因此，為了區別讚美與批評策略，含蓄型讚美之建議策略將定義為「以上文同樣使用讚美策略且未使用明顯轉折詞彙（例如：但是、可是）為前提，評審建議未來行動來提升選手的品質或表現」。

本研究以 Lin(2020)對讚美策略的分類為主，針對每項策略類型進行定義的稍加修改與補充，以更完善地進行語料分類與分析。表三-4 為本研究使用的讚美策略分類。

表三-4：讚美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子策略類型	策略類型定義
讚美 (Compliments)	含蓄型讚美 (Implicit compliment)	明示型讚美 (Explicit compliment)	評審的點評內容包含一個以上針對選手整體表演或特點的正面詞彙，例如：形容詞「好」、「不錯」、「好聽」、「穩定」；動詞「喜歡」、「愛」等等
		評價 (Evaluation)	評審未使用明顯正面詞彙來給予讚美性評語，多以說明的方式，以此認可選手的表現與過去努力
		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	評審展現對讚美主題的期待與興趣，以此暗示對選手表現的正面評價
		對比 (Contrast)	評審比較選手過去和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甚至是現今的名人歌星進行比較，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優良表現

		雙重否定 (Double negation)	評審使用形式上或語意上的雙重否定來表達對選手的讚美
		建議 (Suggestion)	以上文同樣使用讚美策略且未使用明顯轉折詞彙 (例如：但是、可是) 為前提，評審建議未來行動來提升選手的品質或表現

批評策略同樣以 Lin(2020)針對歌唱節目所做的分類與策略定義為主，並在策略類型的定義上也進行適當的補充，以更完善地分類語料，其中「含蓄型批評之比較策略」也將此策略完整定義為「評審對比選手過去與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甚至是現今的名人歌星進行比較，以含蓄地表達對選手現在表現的負面評價」；為了與含蓄型讚美之批評策略做出區隔，含蓄型批評之建議策略將定義為「以上文同樣使用批評策略或使用讚美策略搭配明顯轉折詞彙為前提，評審提供選手可改變或修正的方向」。表三-5 為本研究的批評策略分類。

表三-5：批評策略分類表

分類	策略類型	子策略類型	策略類型定義
批評 (Criticisms)	明示型批評 (Explicit criticism)	表達負面態度 (Expression of negative attitude)	評審主觀地表達對選手表演或選擇的負面或不同的態度，例如：不贊成、不同意或不喜歡

	陳述問題 (Statement of problem)	評審清楚明確地直指選手行為或選擇中的錯誤或問題
含蓄型批評 (Implicit criticism)	對比 (Comparison)	評審對比選手過去與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甚至是現今的名人歌星進行比較，以含蓄地表達對選手現在表現的負面評價
	解釋 (Explanation)	評審描述選手表現不佳之處，使選手意識到問題所在
	表達不確定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評審以不確定的口吻來表示個人觀點，使選手意識到表演或選擇的不佳之處
	說明標準 (Indication of standard)	評審陳述一個集體而非針對選手個人的責任，或提供大家普遍同意並適用於所有人的規則，以此含蓄表達選手未達標準
	反問 (Question)	評審以反問句使選手反思與意識自己的行為或選擇之恰當性

	諷刺 (Sarcasm)	評審使用幽默、誇張或揶揄的手段使選手反思或意識自己的行為或選擇之恰當性
	建議 (Suggestion)	以上文同樣使用批評策略或使用讚美策略搭配明顯轉折詞彙為前提，評審提供選手可改變或修正的方向
	意願陳述 (Want statement)	評審對選手表達興趣或期待以鼓勵其改進

根據讚美與批評策略分類表，Excel 下拉式清單中，讚美策略包括「明示型讚美」、「含蓄型讚美—評價」、「含蓄型讚美—意願陳述」、「含蓄型讚美—對比」、「含蓄型讚美—雙重否定」和「含蓄型讚美—建議」；批評策略包括「明示型批評—表達負面態度」、「明示型批評—陳述問題」、「含蓄型批評—對比」、「含蓄型批評—解釋」、「含蓄型批評—表達不確定」、「含蓄型批評—說明標準」、「含蓄型批評—提問」、「含蓄型批評—諷刺」、「含蓄型批評—建議」和「含蓄型讚美—意願陳述」，將使用以上清單來清楚標明各個語料所使用的策略類型。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為歌唱節目，因此首先將先觀看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與美國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初步觀察到東、西方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差異，閱讀相關文獻後進行研究的確立。接著將分別蒐集《聲林之王》與《American Idol》兩方評審針對選手表演評價的口語語料，其中英文語料除了根據影片自動提供的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字幕外，再尋找英語母語者進行校閱與檢視，確認口語語料的正確性。之後將分別分類臺灣與美國的評審語料為讚美與批評策略，並再劃分出明示型與含蓄型策略與相關子策略。完成語料分類後開始分別針對臺、美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進行分析與比較，並探討可能影響策略使用的因素。分別完成讚美與批評策略分析後，再以整體角度比較臺、美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更全面地以東、西方文化角度對比策略使用的差異。最後提供適用於華語教學的建議，並總結本研究。圖三-2 為本研究的主要流程圖。



圖三-2：研究流程

第四章 臺、美讚美策略分析

本研究為了探討東、西方社會的讚美與批評策略，將針對普遍流行於各地區的歌唱節目評審進行跨文化策略比較，本章將先聚焦於讚美的分析與討論，探究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策略。首先分別探討兩方評審的讚美策略，包括其策略類型分布及常見組合模式，其中也將探討常見讚美句法結構與詞彙，最後進行跨文化比較，分析兩方讚美策略差異，並探討可能影響評審策略選擇的因素，以此全面性地了解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策略。

第一節 臺灣讚美策略分析

一、讚美策略的使用頻率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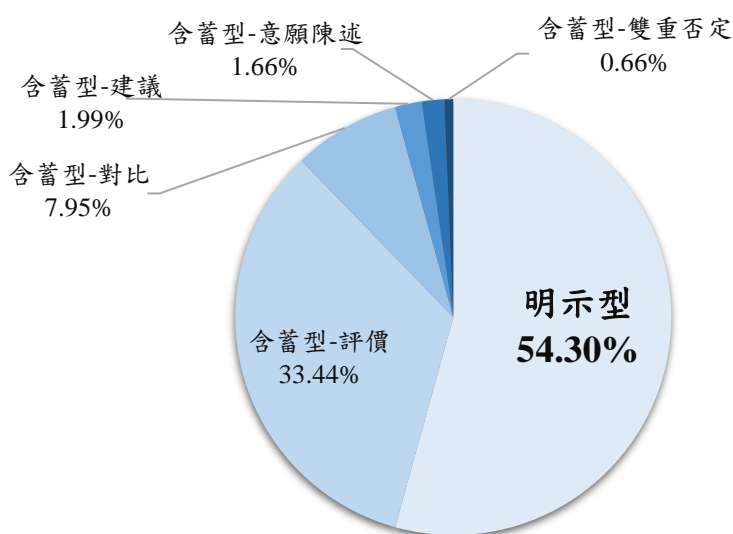
本研究所採用的讚美策略以 Lin (2020) 的分類為基礎，進行策略定義的修改與補充，以此針對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評審對選手的讚美語料進行分類，讚美策略類型主要分為「明示型」與「含蓄型」兩大類，因此以下將先統計兩大類型的使用頻率，了解評審主要的讚美策略。表四-1 為臺灣評審主要讚美策略類型的結果統計。

表四-1：臺灣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統計表

讚美策略類型	次數	百分比 (%)
明示型	164	54.30%
含蓄型	138	45.70%
共計	302	100.00%

表四-1顯示，在明示型與含蓄型讚美的使用比率上，明示型讚美高於含蓄型讚美策略的使用，明示型讚美占54.30%，含蓄型讚美為45.70%，這項結果與Lin(2020)對英、美和臺灣歌唱節目的研究結果基本相似，Lin (2020)指出臺灣評審在讚美策略運用上，明示型讚美策略出現頻率為含蓄型讚美的兩倍以上；然而，本研究之結果顯示，明示型讚美策略的使用僅略高於含蓄型讚美，其比例差距未達兩倍之多。此差異現象初步可歸因於研究語料的異質性，包括節目類型、播出年份之時間差距、評審組成的差異，甚至可能為語料選取或編碼系統的差異，影響讚美策略選擇與使用頻率的可能因素將於後面內容詳加探討與分析。

繼整體讚美策略分析後，接著進一步從微觀角度探討評審所運用的子策略類型分布。為全面掌握各讚美策略類型的分布情況，本研究將明示型策略與含蓄型的所有子策略類型納入統一框架進行分析，含蓄型讚美策略可細分為數個子類型，包括「評價」、「意願陳述」、「對比」、「雙重否定」與「建議」，結合「明示型」讚美，形成六項讚美策略類型。以下將針對臺灣評審在各子策略類型的使用頻率進行統計分析，藉此探究評審的讚美策略偏好模式。圖四-1為臺灣評審讚美子策略類型的結果統計。



圖四-1：臺灣評審讚美子策略類型統計

從子策略類型此微觀層面分析，「明示型」讚美策略仍然維持臺灣評審的最高使用頻率，占54.30%。接著聚焦於含蓄型讚美子策略類型，圖四-1顯示，第二頻繁使用的「含蓄型—評價」策略占總體讚美策略的33.44%，略低於使用頻率最高的「明示型」策略；第三位為「含蓄型—對比」策略，占比7.95%，但此子策略類型的使用頻率已明顯大幅低於第一與第二的子策略類型；排名第五的是「含蓄型—建議」策略，占比1.99%；第六位為「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占比1.66%，與「含蓄型—建議」策略使用頻率相近；最後是「含蓄型—雙重否定」策略，僅占整體的0.66%，顯示此子策略類型在臺灣評審的讚美語中幾乎不被採用。

以下將依據各子策略類型的使用頻率，逐一闡述其定義並提供實例分析。首先，明示型讚美策略指評審針對選手表演的整體或特定面向，直接給予一個或多個正面評價詞彙，例句如下：

(52) YCQ: 那杰明今天這個，就很厲害嘛。

(53) XJY: 兩個人都好會唱喔，兩首都很好聽。

TS: 謝謝老師。

XJY: 也謝謝你們在最後帶給我們這麼好看又好聽的表演。

例句(52)中，背景為兩人一組的PK賽，男性評審YCQ在評價完第一位演唱的選手後，接著明確地使用正面詞彙「厲害」，直接讚美了這位選手的表演，沒有過多的評價語，且評審也直接選擇了這位選手晉級下一輪比賽，因此這筆語料分類為明示型讚美策略中。例句(53)中，女性評審XJY共同評價兩位選手的表演，皆採用明示型的讚美方式，使用「好聽」和「好看」等正面詞彙來給予選手正面評價。其次為含蓄型讚美中的評價策略，指評審未使用明顯的正面詞彙來給予讚美性評語，而是近似於說明的方式，以此認可選手的表現與過去努力，例句如下：

(54) YCQ: 這兩位選手的音色，我覺得是很容易分辨的。

(55) XJY: 我覺得柏霖就是一匹孤獨的狼，他只有一個人隻身，所以他的每一個吼，他的每一個咬勁，都是會致命的，會直接咬到他獵物的脖子上。

例句(54)中，男性評審 YCQ 在兩位選手表演完後給予此評價，他並未使用明顯的正面詞彙來讚美選手的音色，反而是說明選手的音色容易分辨，含蓄地表達兩位選手的音色皆很特殊，有自己的特色。例句(55)中，女性評審 XJY 採用比喻的方式來形容選手的表演力量強大，同樣並未使用正面詞彙直接地讚美選手，而是使用說明的方式去說明選手的表演以含蓄的表達正面評語。接著，含蓄型讚美中的對比策略指評審比較選手過去和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甚至是現今的名人歌星進行比較，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優良表現，例句如下：

(56) YCQ: 反觀 Jocelyn 喔，每一次唱都在進步，第一次這個唱跳，第二次是自己的創作曲。

(57) XJY: 很有創意，而且我不得不說，今天你們每個人都唱得超好！

TH: 真的！

XJY: 雖然只有幾句喔。

YCQ: 對對對。

XJY: 可是可能比你們以往的一首歌都還要好，都還要讓我聽到你。

例句(56)中，男性評審 YCQ 透過比較選手不同時間點的表現，強調她的穩定進步，含蓄地表達讚美。例句(57)中，女性評審 XJY 先採用明示型策略讚美選手今天的表現，再提到這次的表現優於過往的舞臺，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表現。含蓄型的建議策略指評審建議選手未來可能的行動來提升歌唱表演的品質或

表現，需以上文同樣使用讚美策略且未使用明顯轉折詞彙為前提進行判斷，例句如下：

(58) YCQ: 那我覺得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柏霖，就是恭喜你，你找到了一個屬於你的歌型，這個歌型，民謠敘事，可能是你未來可以發展的一個路性。

TS: 好的。

YCQ: 加上你可能你自己也許對於舞臺啊，對於演戲啊，這些東西有掌控性，所以接下來的這個路你可以研究一下下。

(59) XJY: 那我覺得這或許也是一個之後妳自己在創作的時候啊，妳可以再把妳的那些在唱別人的歌的時候的那些轉音跟很肯定的東西多一點放在妳的創作裡，因為妳是真的很會唱的人。

例句(58)中，男性評審 YCQ 建議選手未來可以繼續發展與這次表演同一類型的歌曲風格，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這次的好表現。例句(59)中，女性評審 XJY 以現在選手好表現為基礎，建議選手在創作上可以更上一層樓的方向，以此含蓄表達對這次表演的正面評價，最後甚至直接給予明示型的讚美。含蓄型的意願陳述策略指評審展現對讚美主題的期待與興趣，以此暗示對選手表現的正面評價，通常會使用「想要」或「希望」等等詞彙，例句如下：

(60) YCQ: 然後水母的歌聲，我聽了他的高音和低音後，會讓我想要聽他唱整首。

(61) XJY: 我會想要聽聽看妳之後再唱其他更多不同的歌。

例句(60)中，背景為三人一組共同表演，男性評審 YCQ 並未給予選手直接的正面詞彙，反而是使用「想要」來表達想聽選手完整表演整首歌的期待，以

此含蓄地給予選手正面評價。例句(61)中，女性評審 XJY 先前已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表達對選手的喜歡，接著再使用意願陳述策略表達希望聽到選手唱不同類型的歌曲，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現在的好表現。最後是含蓄型的雙重否定策略，指評審使用形式上或語意上的雙重否定語法來含蓄地表達對選手表現的正面評價，例句如下：

(62) YCQ: 客家歌有時候吼，會比較有一點民謠的感覺，可是這一首歌他們唱起來，我不會覺得我好像在聽一個，其實我聽不懂的歌。

(63) XJY: 我剛剛回想，我從第一次聽你唱歌，其實我們在擔心的都只是你情緒表達的問題而已，從來都不會去擔心你的音準啊，或者是什麼的。

例句(62)中，男性評審 YCQ 首先使用「不會覺得」來表達沒有這種感覺，加上「其實我聽不懂的歌」，否定了自己「聽不懂」這件事，因此實際為暗示自己其實聽得懂這首歌想表達的意思。例句(63)中，女性評審 XJY 使用「從來都不會」去否定了後面的負面評語「擔心你的音準」，因此實際上為讚美選手的音準很好，不需要擔心。

由上可知，臺灣評審在策略使用上以明示型讚美策略為主，含蓄型的評價策略為其次，第三為含蓄型的對比策略，但在使用的比率上，對比、意願陳述、建議和雙重否定策略大幅低於明示型策略與含蓄型評價策略，這與 Lin(2020)的研究結果相符，Lin (2020)同樣提到明示型讚美策略為臺灣評審最常使用的策略類型，但學者的研究中明示型讚美策略大幅高於含蓄型讚美策略的使用，且臺灣評審最少使用的為建議策略，但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明示型與含蓄型的使用比率相近，且臺灣評審最少使用的子策略類型為含蓄型的雙重否定策略，由此可看出結果的不同。

二、讚美策略的常見組合模式

雖然本研究將評審的讚美策略進行分類，了解評審主要的讚美策略類型為何，但實際上評審的讚美言語常由一種以上的讚美子策略類型組合而成，為了解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的組合模式，本研究將197筆未以策略類型拆分的讚美語料進行分析（參照第三章第二節第一小節所述語料收集方法，排除第八點「根據策略類型的不同拆分為數筆語料」的考量），由於組合模式多樣化程度高，從最簡單的兩種策略組合到最複雜的六種策略組合皆有所呈現，本研究將聚焦於使用頻率最高的前三種組合模式進行探討，策略組合模式的內部子策略類型可能顛倒使用。表四-2呈現臺灣評審常用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根據使用次數高低排序。

表四-2：臺灣評審常見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讚美策略組合模式	次數
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46
明示型 + 含蓄型—對比	11
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對比	5

根據上表四-2 顯示，臺灣評審最常使用的讚美組合模式為「明示型+含蓄型—評價」，評審可能常以評價策略來進行明示型讚美的原因補充與敘述說明，若只單獨出現明示型讚美可能會使評價內容過於單薄，倘若只使用評價策略卻可能會增加正面評語的模糊性，因此多使用此讚美組合；第二為「明示型+含蓄型—對比」，給予選手直接地正面評價外，同時比較了選手過去與現在或選手之間的表現，凸顯出選手現在的好表現，但數據顯示此組合已大幅低於第一項組合模式；第三為偶爾使用的「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對比」組合，此項組合包括三種不同的子策略類型，以給予選手全面性的讚美評價。其他還有許多子策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略類型的組合，多數為兩種子策略類型，偶爾為三種以上，但因使用次數皆較少，因此將不在此詳述。

以下依據策略組合模式的使用頻率高低提供相關例子進行分析與討論，首先為「明示型+含蓄型—評價」策略組合，除了給予選手直接的正面評價外，並提供無明顯正面詞彙但可從當下情境判斷為正面意涵的讚美語，通常帶有說明與描述性質，例句如下：

(64) YCQ: 這個我跟你講，他這個很在地的那種生命力，很爽！

TH: 對，爽快！

YCQ: 我說真的，這個很爽！而且剛剛這個表演裡的元素喔，都是我沒有想到可以放在一起，這兩個人的唱法跟發音，跟這個歌其實是很衝突的，然後可是剛才你就覺得...

TH: 又很合理。

YCQ: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65) XJY: 我個人是比較偏愛彙筑的唱法，很樸實，但就是唱進去了，加上妳前面前奏的吉他那樣一彈，然後妳聲音一進來，對我來說這首歌就夠了啦。

例句(64)中，背景是兩位選手與一位歌手進行合唱，男性評審 YCQ 首先直接表達其正面態度「爽」來稱讚這個表演中極強的在地生命力，接著針對表演優異之處進行說明，評價兩位選手雖然唱法衝突，但卻巧妙地融合在同一首歌中，含蓄地讚美選手的完美表現。例句(65)中，女性評審 XJY 首先便表明了對選手呈現方式的喜愛，接著點出選手前奏中加入吉他這個動作，搭配他的聲音「就夠了」，並未直接稱讚表演，而是使用近似說明方式含蓄地表達對選手表演安排的

讚美。接著，「明示型+含蓄型—對比」組合模式雖然大幅低於「明示型+含蓄型—評價」，但也是臺灣評審常使用的讚美策略組合之一，例句如下：

(66) YCQ: 我覺得邱軍喔，很有動力火車的味道，我喜歡就是很直接，不要太多修飾，比較粗糙，可是很有生命力。

(67) XJY: 杰明今天多了一點點溫柔的、輕鬆的、鬆散的在你的饒舌裡面，因為之前我說過你像機關槍嘛，就是「答答答答答」，可是今天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樣子，然後我覺得非常地迷人。

例句(66)中，男性評審 YCQ 先將選手與現在有名的雙人團體「動力火車」進行對比，含蓄地讚美選手擁有與此團體歌手相似的風格，接著再明確地表示自己喜愛這種風格。例句(67)中，女性評審 XJY 先將選手現在的表演與過去做比較，表達現在風格比較不強烈，是柔和的路線，再直接表示自己對這個風格的正面評價。另外，「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對比」組合模式雖然已大幅低於前兩項策略組合模式，但也屬於相對頻繁的讚美策略組合之一，因此也列在此進行討論，例句如下：

(68) YCQ: 我在聽的時候喔，我有一個感覺喔，就是說那個妳在掌控度不像妳之前唱歌的那麼地穩定，那我在想，歌不熟？還是 Key 太高？可是這個對我來講，它反而讓人感覺有一些無奈，有一些遺憾，然後在這個聲音裡表達出妳的那些痛苦，或者說哽咽，我覺得比妳以前唱歌喔，很飽滿，很有力量……。

(69) XJY: 他唱完的瞬間我會想說「啊！怎麼沒了？不要走！」就是你順著這首歌的情感流瀉出來的那個嘶吼的唱法超自然的，讓我想到我很喜歡的一個歌手 Damien Rice，那我聽過很多華語男歌手唱現場，我覺得好像還沒有可以唱英文歌唱成像你這樣子的，至少我的經驗啦，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

例句(68)中，男性評審 YCQ 首先描述了選手在歌曲中表達的哀傷情緒，接著比較這首歌與過去選手常唱的有力量之風格不同，最後明示地表達對這次表演的讚美。例句(69)中，女性評審 XJY 首先表達自己對歌曲結束的遺憾，接著直接讚美了選手的自然唱法，並比較了選手與歌手 Damien Rice，暗示選手與其風格的相似，且勝過其他翻唱過此歌手之歌曲的人，最後再次給予直接的讚美。

總體而言，臺灣評審的讚美組合策略以「明示型+含蓄型—評價」此項策略組合為大宗，給予選手直接的讚美詞彙外，並描述其表演之優點；接著為「明示型+含蓄型—對比」，明確地讚美選手表現外，再比較選手與他人或其他歌手，以此凸顯出選手的優秀之處；第三則為偶爾使用的「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對比」，以三種策略組合模式更完整地給予選手讚美。由以上組合可看出臺灣評審常使用的讚美策略組合模式多圍繞「明示型」策略，顯示出臺灣評審的主要策略類型為「明示型」，再次驗證前述研究內容。

三、讚美言語的主題

Ye (1995) 研究華語母語者在讚美他人的主題上多為「表現/能力 (performance/ability)」，而非「外貌/擁有物 (appearance/possession)」，Yu (2005) 比較臺灣與美國的讚美主題，也發現臺灣多傾向讚美聽話者的「表現/能力」。在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主題是否與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同，以下將進行探討。表四-3為臺灣評審的讚美主題比率。

表四-3：臺灣評審的讚美主題

讚美主題	次數	百分比 (%)
表現/能力	191	97.05%
外貌/擁有物	6	2.95%
共計	197	100%

由上表四-3顯示，臺灣評審大約97.05%為讚美選手的「表現/能力」，只有2.95%讚美選手的「外貌/擁有物」，此結果顯示在《聲林之王》評審講評中，絕大多數的讚美都集中在參賽者的「表現/能力」上，包括歌唱技巧、情緒表達、舞臺魅力甚至是獨創性，其中讚美音色也屬於此範圍內，因讚美音色實際上是認可參賽者運用其聲音進行歌唱表現的能力和特點；只有極少數讚美選手的「外貌/擁有物」，包括選手的服裝與外貌。因此，本研究中臺灣評審讚美主題與 Ye (1995)和 Yu (2005)的研究結果一致。

四、讚美言語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

Ye (1995)提到華語母語者常使用形容詞或副詞給予讚美，Yuan(2002)研究昆明漢語結構，提出漢語最常見的句式結構為「(NP) (INT) ADJ/V (Object)」，例如：「喔，愛學習了嘛。」其次為「(NP) V 得 Complement」，例如：「你家裝修得太好了嘛，漂亮了嘛！」，Wang & Tsai (2003)研究臺灣大學生的讚美行為，發現其主要使用「NP (Be) (INT) ADJ」結構，例如：「你今天氣色很好。」，其次為「(PRON/NP) 看起來 ADJ」結構，但事實上，Wang & Tsai (2003)提出的「NP (Be) (INT) ADJ」讚美結構與 Yuan (2002)提到的「(NP) (INT) ADJ/V (Object)」基本相似，僅 Yuan (2002)除了提出以形容詞為中心外，還有以動詞為中心的讚美結構。以下參考學者的論點，探究本研究中的臺灣評審使用的讚美句法結構與其相對應的使用頻率。表四-4 為臺灣評審讚美語中常見的句構分析，將依語料使用次數進行排序。

表四-4：臺灣評審常見的讚美語句式結構分析

句式結構	次數
NP/PRON (Be) (INT) ADJ	95
就是 ADJ/VP	93
(INT) ADJ	67
NP/PRON V 得 ADJ	32
NP/PRON (INT) V NP	28

根據上表四-4 顯示，「NP/PRON (Be) (INT) ADJ」為臺灣評審最主要的讚美結構，多出現於明示型讚美策略之中，例如：「三位的表現都很好」、「他的音色很特別」或「表演太精彩了」；其次為「就是 ADJ/VP」結構，常出現於臺灣評審的讚美之中，以強調的方式給予讚美，例如：「就是很好聽」、「就是唱進去了」，此結構使用次數與「NP/PRON (Be) (INT) ADJ」相近，皆為臺灣評審頻繁使用的讚美結構；第三為簡短結構「(INT) ADJ」，例如：「很棒」、「很好聽」；第四則為「NP/PRON V 得 ADJ」，以後面的「ADJ」做為讚美中心，例如：「你前面的喉音用得很好」和「音樂安排得不錯」；第五則為「NP/PRON (INT) V NP」這種結構常使用代名詞「我」搭配動詞「喜歡」來表達明示型讚美，例如：「我超喜歡這個巧思」和「我很喜歡她們三個的版本」，但也常使用於含蓄型讚美策略之中。以上為臺灣評審較常使用的讚美結構，統計結果顯示「NP/PRON (Be) (INT) ADJ」為最主要的讚美結構，讚美中心多圍繞於正面形容詞詞彙，此呼應前述的研究結果，明示型讚美策略為最主要使用的讚美策略類型。

另外，在歌唱節目中，正面詞彙的涵蓋範圍不單只包括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好」、「棒」或「不錯」等等，還可能包含針對選手歌唱表現去給予的正面讚美詞彙。這些專業性的讚美用詞往往更具針對性與說服力，能夠精確地指出選手在演唱技巧、情感表達或舞臺表現等方面的優異之處，例句如下：

(70) YCQ: 王哲威他的音色比較細膩一點。

(71) XJY: 那說到柏霖就是真的收放自如。

例句(70)中，男性評審 YCQ 使用「細膩」詞彙來讚美選手的音色。例句(71)中，女性評審 XJY 使用「收放自如」來讚美選手在歌唱技巧，甚至是情緒表達上的良好掌控能力。

上述例子皆為非普遍適用於所有情境的正面詞彙，而是在歌唱節目此特定情境下才能看到的針對選手表現的正面讚美詞，且針對特定情境的正面詞彙可能不僅為單純形容詞，也可能為「有+NP」結構，這些皆包括在正面詞彙的範圍中。表四-5為臺灣評審使用的正面詞彙列表。

表四-5：臺灣評審讚美語的正面詞彙表

正面詞彙	次數	正面詞彙	次數
形容詞			
好	44	高級	3
好聽	29	驚豔	3
穩定	19	樸實	3
美	17	恰到好處	2
棒	16	耐聽	2
穩	11	順暢	2
有趣	11	細膩	2
清楚	10	實在	2
感動	9	成熟	2
特別	8	迷人	2
厲害	7	爽	2

開心	7	收放自如	1
完美	6	活靈活現	1
舒服	5	討喜	1
自然	4	細緻	1
放鬆	4	傑出	1
直接	4	悅耳	1
溫柔	3	精準	1
好玩	3	動人	1
動詞			
喜歡	26	有生命力	5
愛	5	有辨識度	3
欣賞	2	有情緒	3
唱進去	1	有魅力	2
		有穿透力	1
		有特色	1

根據上表四-5顯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形容詞來給予選手讚美。在形容詞上，評審最頻繁使用「好」這個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正面詞彙；其次則為針對選手歌唱表現的「好聽」。在動詞方面，臺灣評審最主要使用「喜歡」來表達對選手表現的喜愛之情。觀察以上正面詞彙可發現臺灣評審雖然「好」的使用頻率較高，但從詞彙豐富度分析，評審主要使用針對歌唱節目選手表現的特定讚美詞彙，由此可看出臺灣評審作為歌唱節目的評判角色，多使用專業詞彙來給予選手特定的讚美語。

此外，本研究也分析了臺灣評審多使用哪一人稱給予選手讚美。表四-6為臺灣評審在讚美語使用上的各項人稱使用次數。

表四-6：臺灣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人稱	次數
第一人稱	82
第二人稱	65
第三人稱	78

根據上表四-6顯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第一人稱「我」給予選手讚美，除了「我喜歡...」、這個明示型讚美外，評審也常使用「我覺得...」作為開頭，不僅用於明示型，還常使用於含蓄型讚美之中，例如：「我覺得他們的聲音就是，出自於靈魂，出自於血液」；第三人稱「他」的使用比率為其次，評審以客觀性的角度來表達對選手的讚美，例如：「他在這個比較中低音的時候，聲音會抖抖的，然後到了中、高音的時候，那個抖抖的反而變成了他的一個特色」，評審並未直指選手並給予讚美，反而是站在第三人稱角度給予近似客觀性的讚美；第二人稱「你」的使用比率較低，臺灣評審較少直面選手並直指其表現的優良之處，例如：「或許你寫這個歌其實有很多嘲諷，可能有一點點自卑，你可能覺得你不是這十五個裡面唱得最好的，可是你走到這裡一定是有原因的」此筆語料使用「你」給予選手直指性的讚美。

總體而言，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第一人稱給予選手明示型或含蓄型讚美，這與Ye (1995) 提到漢語讚美主要使用第二人稱「你」之論點有些出入，且Yuan (2002) 認為漢語較少使用「我喜歡...」或「我愛...」，但本研究的語料中臺灣評審使用的頻率較高，推論在歌唱節目此情境脈絡中，臺灣評審的讚美策略產生變化。另外，在同一段評價中，評審常常混合使用不同人稱，例如：「我覺得你的聲音很特別，旋律線是非常好聽的」，這種第一與第二人稱的混合使用增加了評價的層次感和豐富性。

第二節 美國讚美策略分析

一、讚美策略的使用頻率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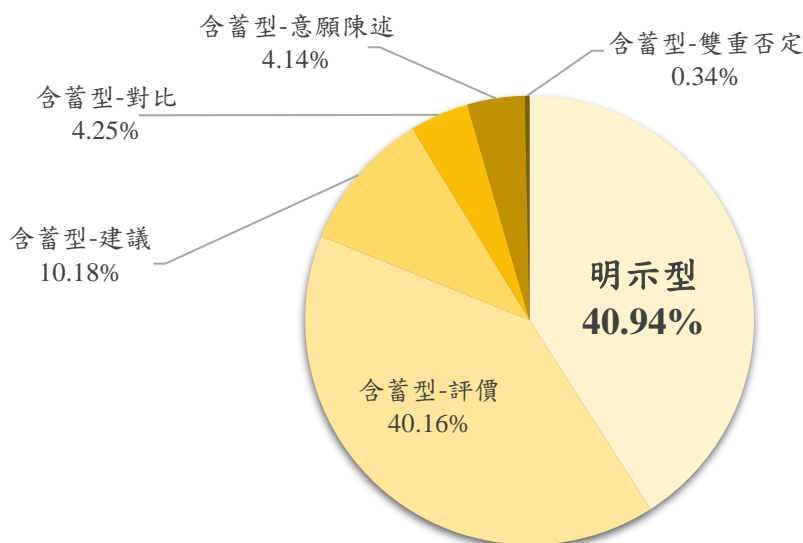
以下為針對美國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評審對選手的讚美語料進行分類，同樣將先以綜觀角度，分析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或含蓄型讚美，再進一步分析含蓄型讚美策略類型之使用偏好。表四-7為美國評審主要策略類型的結果統計。

表四-7：美國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統計表

讚美策略類型	次數	百分比 (%)
明示型	366	40.94%
含蓄型	528	59.06%
共計	894	100.00%

根據表四-7顯示，美國評審在讚美策略運用上，含蓄型讚美策略占59.06%，明顯高於明示型讚美策略的40.94%，此結果與 Lin(2020)針對《American Idol》評審讚美策略的研究發現存在顯著差異，Lin (2020)的研究指出美國評審主要採用明示型讚美策略，其使用頻率約為含蓄型讚美策略的兩倍，然而，本研究卻呈現相反結果，評審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的頻率高於明示型讚美策略。此差異現象初步可歸因於研究樣本的時間差異，Lin(2020)研究此節目的第十四季，本研究則為第十九季，年份有些差距外，評審的組成也相異。關於影響讚美策略選擇的潛在因素，本研究將在後面進行深入探討。

接著同樣將美國評審的含蓄型讚美語料分類為不同子策略類型，探討美國評審在子策略類型使用上的主要偏好。圖四-2為美國評審在讚美子策略類型使用上的統計結果。



圖四-1：臺灣評審讚美子策略類型統計

從子策略類型層面分析，可明顯看出「明示型」讚美策略最頻繁使用，占總體的40.94%，略高於「含蓄型—評價」策略所占的40.16%，兩者比率相當接近；第三位為「含蓄型—建議」策略，所占比例為10.18%，其使用頻率較前兩項主要策略明顯降低；第四位的「含蓄型—對比」策略所占比例為4.25%，與排名第五的「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使用頻率相近，後者占比為4.14%；使用頻率最低的策略類型與臺灣評審模式一致，為「含蓄型—雙重否定」策略，僅占0.34%，在本研究語料中幾乎未被採用。

以下將依據使用頻率順序，針對各策略類型進行實例分析。首先為使用頻率最高的明示型策略，例句如下：

(72) LB: Alright, your verses were absolutely **incredible**.

(好，你的主歌部分真的非常精彩。)

(73) KP: You got such a **powerhouse** voice.

(你的嗓音真的非常有爆發力。)

例句(72)中，男性評審 LB 直接地使用「incredible」讚美選手剛才演唱中的主歌段落表現良好。例句(73)中，女性評審 KP 使用「powerhouse」來直接地讚美選手聲音中的能量。以上兩句皆可明顯地看出評審對選手的正面評價。接著為含蓄型讚美中的評價策略，例句如下：

(74) LR: First of all, Beane, you made us turn around on every note to say, 'Hey, I'm here,' and we noticed exactly what you were doing.

(首先，Beane，你每唱一個音符都讓我們忍不住回頭看，彷彿在說：『嘿，我在這裡！』我們也的確感受到你在臺上的用心。)

(75) KP: I thought you really embodied, like, entertainment. You really lit the stage up. You worked the audience. You acknowledged them.

(我覺得你真的展現了什麼叫做娛樂精神，你點亮了整個舞臺，帶動了觀眾情緒，也真誠地與他們互動。)

例句(74)中，男性評審 LR 並未使用明顯正面詞彙，而是說明選手的表現引起他們的注意，且被他們注意到了，以評價策略來暗示選手的好表現。例句(75)中，女性評審 KP 特別點出選手在舞臺上的表演方式，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的好表現。第三為含蓄型的建議策略，例句如下：

(76) LR: Now you need the attitude. Give us more attitude. That's the secret to your success, my dear.

(現在你需要的是態度，給我們更多態度吧，這就是你成功的秘訣，親愛的。)

(77) LB: Now you've got to build on that character and own the stage.

(現在你要在那個角色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並真正掌控整個舞臺。)

例句(76)中，男性評審 LR 在此建議之前，先以評價策略表達選手具有成為明星的特質，因此這一句語料為評審提供選手可變得更好的方向，暗示選手已經擁有成功的基礎，只需增加「態度」就能達到成功。例句(77)中，男性評審 LB 在此建議前，先使用了明示型策略讚美選手的聲音使他驚豔，接著建議選手可更上一層樓的方向。接著為美國評審較少使用的含蓄型對比策略，例句如下：

(78) LR: Ronda, you had to take it. I was doing very well until you came in and did something that no one has done tonight, which is touched me to the point of making me cry.

(Ronda，這場妳一定要拿下，我本來都還撐得住，直到妳一上來，做了一件今晚沒有人做到的事——感動到讓我哭出來。)

(79) LB: Yeah, Casey, I didn't think anybody would get close to Alejandro's audition as far as me, being just like dipped in Disney and sparkles and flowers and doves. And that's what your audition was for me.

(Casey，我原本以為沒有人能接近 Alejandro 的試鏡，對我來說，那場表演就像是被浸泡在迪士尼、閃亮亮的星星、花朵和白鴿裡一樣夢幻，而你的試鏡對我來說也是這樣。)

例句(78)中，男性評審 LR 對比其他選手的表現，說明選手做了一件其他人都未做到的事，以此凸顯選手的好表現。例句(79)中，男性評審 LB 將選手的表現與過往另一位同樣擁有極高評價的選手試鏡做了對比，表達選手同樣做到了一樣程度的好表現。接著同樣為較少使用的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例句如下：

(80) LB: Gosh, I didn't want it to end. I did not want it to end.

(天啊，我真希望它不要結束，我真的不想讓它結束。)

(81) KP: I would love to see what you would do with a show on tour.

(我真的很想看看你在巡演中會帶來怎樣的表演。)

例句(80)中，男性評審 LB 帶出此評語前先使用明示型策略稱讚選手的獨特性，接著便通過此句表達希望表演不結束，間接凸顯對表演的高度讚賞，甚至重複相似讚美結構以強調對選手表演的喜愛。例句(81)中，女性評審 KP 在此評語前先讚美選手願意勇敢地再次站上舞臺，接著此句為評審透過對未來選手巡演的期待，傳達對表演者的讚美。最後是最少使用的含蓄型雙重否定策略，語料中的雙重否定並非侷限於形式上，最常使用的為語意上的雙重否定，例句如下：

(82) LB: I mean, I have not. I've never heard you hit a bad note.

(我是說，真的沒有，我從來沒聽過你唱錯一個音。)

(83) KP: Yeah, I mean, there's not a whole lot of critique that I need to do.

(嗯，我是說，我其實沒什麼需要特別批評的地方。)

例句(82)中，男性評審 LB 使用「never」+「bad」組合表達語意上的雙重否定，暗示選手音準一直都沒問題。例句(83)中，女性評審 KP 使用「not」+「critique」組合，表達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批評，暗示選手表現良好，挑不出毛病。

由上可知，美國評審在策略使用比率上與臺灣評審不同，雖從綜觀角度分析，評審最常採用含蓄型讚美策略，但從微觀角度分析，使用頻率最高的仍為明示型讚美策略，其次為含蓄型的評價策略，第三為建議策略，第四與第五的對比與意願陳述策略使用次數皆較少，但與臺灣評審相同的是，雙重否定策略的使用次數皆最低，且在使用的比率上，明示型讚美與評價策略皆為最主要的讚美策略。與

Lin(2020)的研究結果略為不同，明示型讚美策略應大幅高於含蓄型的評價策略，且最少使用的應為建議策略，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有了部分差異。

二、讚美策略的常見組合模式

美國評審在讚美選手表現時，不僅單獨使用子策略類型，策略類型組合模式也常出現於語料中，為了解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策略組合模式，本研究基於488筆未經子策略類型拆分的完整美國讚美語料進行分析(同前一節中臺灣評審語料拆分方式)。表四-8為美國評審常用的策略類型組合模式，依使用頻率高低排序。

表四-8：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讚美策略組合模式	次數
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124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	29
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	18

由上表四-8顯示，美國評審最頻繁使用「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組合給予選手讚美，此使用組合最常出現於美國評審的讚美語之中；第二為「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第三則是「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但在使用次數上「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已遠多於第二與第三項讚美策略組合。其他還有許多不同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但由於使用頻率較低，因此將焦點放於前三項常見的組合模式。

首先分析最常使用的「明示型+含蓄型—評價」組合模式，例句如下：

(84) LR: You are a cherry sold in my book because anyone who can stand before the writer and say, “I’ll change the melody, and I’ll change a few words to it, and I’ll just kinda make it mine.” That’s called an artist, my friend. And you are dead on your artistry. Congratulations. I **love** you.

(對我來說你是珍貴的，因為只有真正的藝術家才能站在作者面前說：「我要改變旋律，我要改一些歌詞，然後讓它成為我自己的作品。」這就是藝術家，我的朋友。而你在藝術上表現得非常出色。恭喜你，我愛你！)

(85) LB: Deshawn, that was absolutely **beautiful**. It was **classic**. It was. It was so **classic**, man. It was so **classic**, man. It was so...It felt like I was in some time capsule to a time that I wanna just go back to and stay in there forever.

(Deshawn，那真的太美了，真的很經典，真的，真的經典到不行，老兄，太經典了，那感覺就像我進入了一個時間膠囊，回到了某個我只想停留、永遠不離開的時刻。)

例句(84)中，男性評審 LR 首先以「cherry」來比喻選手的珍貴性，並說明選手的優點是他能輕鬆地在原唱面前改編歌曲成為他自己的歌，展現他的才華，接著於最後直接地表示他的喜愛。例句(85)中，男性評審 LB 直接使用了「absolutely beautiful」作為開場，直接地表達對選手表現的讚美，也使用了「classic」詞彙來表達表演的經典性，接著再說明自身對選手表演的感受。接著為「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建議」，使用非明顯正面詞彙的評價語給予選手讚美，更提供選手能更上一層樓的改變方向，例句如下：

(86) LB: Your first note had me. I mean, I started clapping and I didn't even know my hands were clapping. When you lock us in, do not let us go.

KP: Yeah, emotionally.

LB: Hold us. Hold us the whole time.

(LB: 你唱的第一個音符就抓住了我。我是說，我開始鼓掌，甚至都沒意識到我在拍手。當你把我們帶入你的世界時，絕不要放手。

KP: 是的，在情感上。

LB: 抓住我們，你要全程都抓住我們的目光。)

(87) KP: You are an old soul, and I think your soul is saying, "I'm coming back this time. I'm gonna do it right this time, 100% ace this test of life and become that queen." You better buckle up, honey. All those licenses are coming.

(你有一個老靈魂，而且我覺得你的靈魂在說：『這一次我要回來了。這一次我要做對、做好，百分之一百通過這個生命的考驗，並成為那個女王。』你最好繫好安全帶準備好，親愛的，所有那些許可證都將到來。)

例句(86)中，男性評審 LB 並未直接給予正面明顯詞彙，而是使用「had me」來表達選手演唱的第一個音便立刻吸引評審的注意，並表達自己無意識地不停拍手，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表演驚艷到評審，接著建議選手可以著墨於如何更抓住評審目光，提供選手可更上一層樓的方式。例句(8)中，女性評審 KP 首先使用「an old soul」表達選手有一個老靈魂，並猜測模仿選手的內心世界，以此暗示選手有一個超越年齡的成熟度，並在最後給予一個使用比喻手法的建議「buckle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up」，讓選手準備好自己，以面對未來成功的各種形式，可能是唱片合約或獎項，暗示選手現在的表現已經趨近於成功的水準。第三為「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給予選手正面詞彙的讚美外，還描述了選手表現的優異之處，並再提供能變得更好的改進方向，例句如下：

(88) LR: Alright Caleb, I've been studying you and I'm convinced this brother has ice water in his veins.

KP: Stone cold.

LR: Stone cold. You come up on stage. You sing the hell out of a song, no reaction. The band is killing it, then you stand there stone cold. Caleb, that was **brilliant** for you..... And I'm saying you got a lot to do, a lot to go forward, but hang in there because that voice you just did was **wonderful**.

(LR：好的，Caleb，我一直在觀察你，我確信這位兄弟的血管裡流的是冰水。

KP：冷靜如石。

LR：冷靜如石。你上臺後，把歌曲唱得驚天動地，你卻沒有任何反應。樂隊表現得非常出色，但你就站在那裡冷靜如石。Caleb，這真的是絕妙的表現……我想說的是，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堅持下去吧，因為你剛才展現的聲音是美妙的。)

(89) KP: I thought, Hunter, you sounded **great**, and especially when you went at the end, you went for it at the end, you took that big lead. Keep doing that, keep taking those leads, and that's what's gonna make your voice and your artistry really stand out.

(我覺得 Hunter 你唱得很棒，特別是在結尾的部分，你真的放開自我，勇敢地嘗試挑戰了那個高音。繼續保持這樣，繼續勇於挑戰，這就是能讓你的聲音和你的藝術才華真正脫穎而出的關鍵。)

例句(88)中，男性評審 LR 首先使用「ice water in his veins」和「stone cold」來比喻選手不受任何事物影響的穩定度，接著便讚美這是很棒的表現，最後建議選手要堅持唱歌這條路，並再一次明示地讚美選手的歌聲。例句(89)中，女性評審 KP 首先明示地讚美選手的歌唱表現佳，再舉出其中一段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說明選手挑戰了難度較高的音，最後建議選手要持續保持這個挑戰精神，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這次挑戰是成功的。

以上為美國評審常使用的策略類型組合，整體而言，美國評審的讚美語料中以「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此組合模式為主，第二的「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與第三的「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 + 含蓄型—建議」雖然也頻繁出現於美國評審的讚美語中，但從使用次數來看，「明示型 + 含蓄型—評價」組合為最主要的策略組合模式。從組合模式的使用可看出美國評審對「含蓄型—評價」策略的頻繁使用，此也是含蓄型策略中最主要的子策略類型。

三、讚美言語的主題

Manes & Wolfson (1981)提到美式英語常使用形容詞來讚美他人的「外貌/擁有物」，Manes (1983)提到例如髮型、包包等等新事物為常見的讚美主題，Wolfson (1989)則發現動詞「like」和「love」最常使用於讚美「外貌/擁有物」，Yu (2005)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對比臺灣和美國的讚美主題，發現美國多傾向針對聽話者的「外貌/擁有物」進行讚美，因此普遍來說美式英語最常見的讚美主題為「外貌/擁有物」。為了解本研究中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以下將語料 進行分析。表四-9為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比率。

表四-9：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

讚美主題	次數	百分比 (%)
表現/能力	462	94.73%
外貌/擁有物	26	5.27%
共計	488	100%

由上表四-9顯示，美國評審的讚美語中，94.73%圍繞著選手的「表現/能力」，只有5.27%為讚美選手的「外貌/擁有物」，且「表現/能力」主題集中在選手的歌唱能力技巧、才華以及表演表現上，「外貌/擁有物」主題則涉及外貌、髮型或整體外型。這種近乎一面倒的比例反映了美國評審在評價選手時的著重點，顯示出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主題多針對選手的表現，而非歌唱表演以外的特點，展現其身為評審的專業度。

四、讚美言語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

Manes & Wolfson (1981)研究美式英語中的讚美語句，發現其具有固定的句法模式與語義特徵，最常使用的句型結構為「NP is/looks (really) ADJ」，其次為「I (really) like/love NP」以及使用頻率相近的「DET/PRON is (really) (a/an) ADJ NP」。Holmes(1988)也發現紐西蘭英語的讚美句法與美式英語高度相似，為「NP Be (INT) ADJ + NP Be looking ADJ」、「I (INT) like NP」和「PRON Be a (INT) ADJ NP / PRON Be (INT) (a) ADJ NP」等等句構，基本與 Manes & Wolfson (1981)提出的常見結構相似，且 Daikuhara (1986)也提出人們常使用特定句型表達讚美。為探討美國評

審的讚美常用句型結構，以下將針對本研究的美國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語料，分析與統計其常用的讚美句構，其中將參考學者提出的讚美常見結構。表四-10 為美國評審讚美語中常見的句構分析，將依使用頻率高低依序列出。

表四-10：美國臺灣評審常見的讚美語句式結構分析

句式結構	次數
NP/PRON (Be) (INT) ADJ	193
PRON (INT) V NP	112
PRON V (a/an) (INT) ADJ NP	71
PRON Be (INT) (a) ADJ NP	64
What a/an ADJ NP	23

根據上表四-10 顯示，美國評審最主要使用「NP/PRON (Be) (INT) ADJ」結構給予選手讚美，以「ADJ」為讚美核心，例如：「You are amazing.」、「That was fantastic.」和「You are very talented.」；其次為「PRON (INT) V NP」，最常以「I love...」來直接地表達對選手整體或特定表現的喜愛，例如：「I love your voice.」、「I really love what you did.」和「I love your performance.」，呼應 Manes & Wolfson (1981)提出的「I (really) like/love NP」結構，但「love」的使用大幅高於「like」；第三為「PRON V (a/an) (INT) ADJ NP」結構，主要使用「You have...」表達選手擁有某些才能或特質，例如：「You have a natural gift.」和「You have a cut-through voice.」；第四則是「PRON Be (INT) (a/an) ADJ NP」，主要用於評價選手部分或整體表現，例如：「This is a perfect song choice.」、「That was a stellar performance.」，Holmes(1988)也提到此為常見的英語讚美結構；「What a/an ADJ NP」結構則偶爾出現，用於表達評審強烈的驚嘆，例如：「What a great concept.」和「What an amazing talent.」。

由此我們可看出在歌唱節目此語境中，美國評審的讚美句構最主要為「NP/PRON (Be) (INT) ADJ」，以明確的正面形容詞為中心進行讚美，另外，由於以上句式結構皆以明顯的正面形容詞或動詞為核心，因此多數句構都是屬於明示型讚美策略。如同前人學者們的論點，英文的讚美句構具有公式化的情況，常使用上述提到的句構給予選手讚美。

Manes & Wolfson (1981)提出英語常見的讚美形容詞包括「nice」、「good」、「beautiful」、「pretty」和「great」，動詞則最主要是使用「like」和「love」，其他還有「admire」、「enjoy」和「be impressed by」。本研究的美國評審也常使用以上這些詞彙來給予選手明示型讚美，其他還包括針對歌唱表演此語境下所給予的特定正面詞彙，且這些詞彙常重複出現於同一筆語料之中，例句如下：

(90) LB: What's really **infectious** about you is that you're just having fun in your moment.

(你最讓人著迷的地方，就是你在臺上真的玩得很開心。)

(91) KP: Willie, I stand with you. That was so **powerful**. Thank you for taking all of the emotion, especially from this week, and using it in your song and singing like that. That was so **powerful**, and that cuts through that darkness.

(Willie,我支持你,那真的太有力量了。謝謝你把這週的所有情緒,全都帶進了你的歌聲裡並呈現出那樣的表現,真的非常有力量,能穿透所有的黑暗。)

例句(90)中,男性評審LB使用「infectious」詞彙來讚美選手在臺上開心的模樣感染了他,讚美選手的舞臺表現力。例句(91)中,女性評審KP先於開

頭使用「powerful」來讚美選手的歌聲具有力量，其中穿插使用評價策略來描述選手的歌聲充滿情緒，並再次使用「powerful」來強調選手的優異表現。

除了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正面詞彙外，在美國歌唱節目中，特定詞彙也常使用於歌唱表現的讚美上，這些專業性的讚美用詞不僅能夠精確地描述選手在技巧、情感表達或舞臺魅力等方面的優異表現，也展現了評審對音樂專業的深度理解。

表四-11為依美國評審使用頻率所列出的正面詞彙。

表四-11：美國評審讚美語的正面詞彙表

正面詞彙	次數	正面詞彙	次數
形容詞			
great	103	magical	6
amazing	82	phenomenal	5
good	47	fabulous	5
proud	30	real	5
beautiful	23	distinctive	4
perfect	22	impressive	4
incredible	21	infectious	4
special	17	authentic	4
wonderful	16	cool	4
awesome	16	comfortable	3
unique	11	gifted	3
natural	9	pure	3
happy	8	distinctive	2
stellar	7	listenable	2

strong	7	smooth	2
powerful	6	exceptional	1
brilliant	6	cut-through	1
talented	6	controlled	1
動詞			
love	106	appreciate	5
enjoy	21	touch	3
like	14		

根據上表四-11顯示，美國評審以形容詞作為主要讚美選手的方式。在形容詞上，評審最頻繁使用「great」這個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正面詞彙；其次同樣為針對普遍情境的「amazing」。在動詞方面，美國評審頻繁使用「love」來表達對選手表現的喜愛。觀察美國評審的正面詞彙豐富度，評審多使用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正面詞彙，除了「great」以外，還包括「good」、「perfect」和「incredible」等等，針對歌唱節目選手表現的正面詞彙相對較少，例如：「pure」和「smooth」，由此可看出美國評審在歌唱節目中的讚美習慣，雖然也常於評語中使用專業正面詞彙，但普遍適用各情境的正面詞彙使用率仍較高。

此外，本研究也分析了美國評審在讚美語中的人稱使用比率。表四-12為美國評審在讚美語使用上的各項人稱使用次數。

表四-12：美國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人稱	次數
第一人稱	223
第二人稱	356
第三人稱	155

結果顯示，美國評審在第二人稱「You」的使用比率上高於其他人稱的使用，以直接點名的方式，直指選手的優異之處，例如：「You are amazing.」和「You sang beautifully.」；次頻繁使用的則為第一人稱，評審通過分享個人感受和觀點來增強讚美的個人色彩，其中「I」的使用比率較高，例如：「I love your voice.」，或是使用「We」，例如：「We are so proud of you.」；最少使用的為第三人稱，主要用於評價表演或特定表現的特質，但由於評審多直面選手給予讚美，因此較少站在第三角度去稱讚選手，最主要為「This/That」開頭，例如：「That was incredible.」，或使用需主詞「It」，例如：「It was phenomenal.」。這與Ye (1995) 認為英語相對漢語較常使用第一人稱給予評價的論點產生差異。整體而言，第二人稱的使用比率相對較高，但在第一與第三人稱上也有一定的使用比率，這種人稱使用的分佈模式體現了美國評審在讚美語上的多樣性。

第三節 臺、美讚美策略對比分析

一、讚美策略的使用頻率與分布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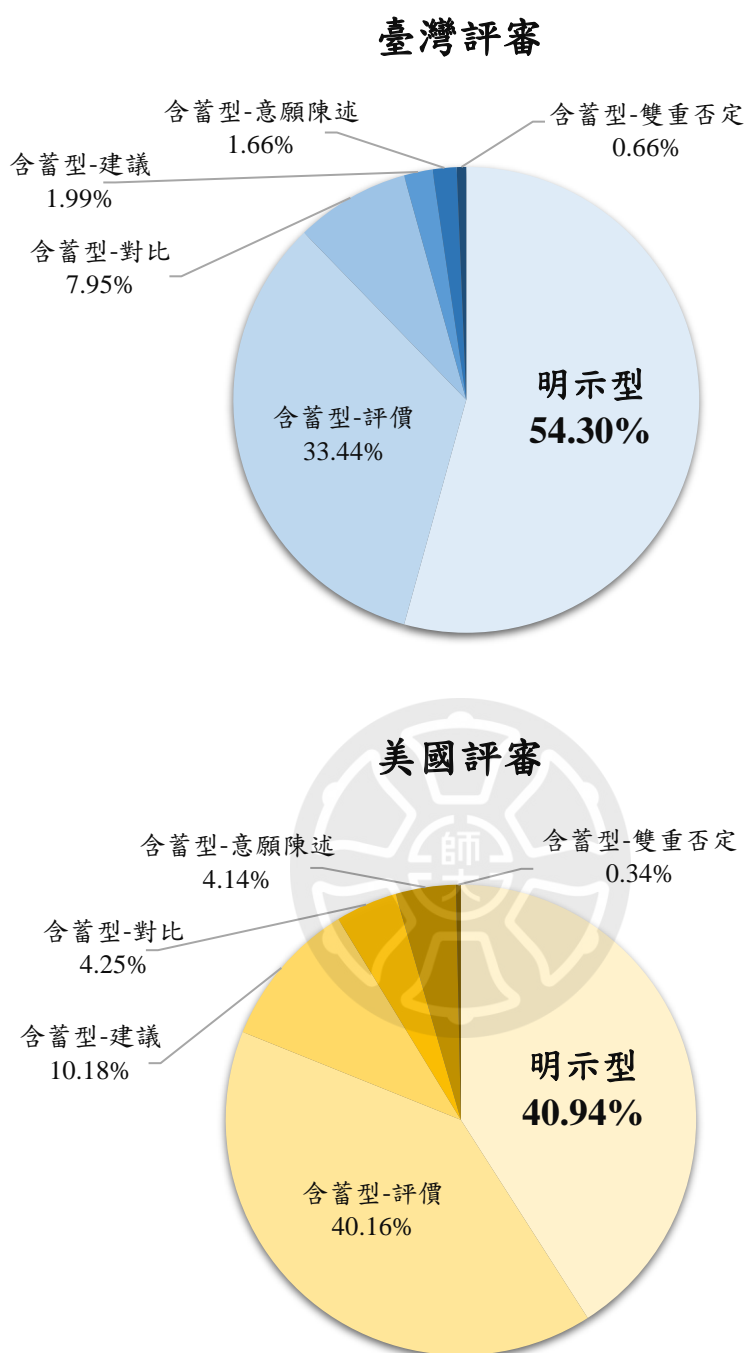
前面分別針對臺灣歌唱選秀節目《聲林之王》與美國歌唱選秀節目《American Idol》評審的讚美策略運用進行分析，其中包括讚美策略類型分布、常見策略組合模式、常用句式結構與詞彙選擇，以及讚美主題偏好等等之探討。通過對兩個節目的獨立分析，初步看出臺、美評審在讚美策略上的使用情況。以下將兩方策略進行比較，探討兩方讚美策略上的異同，並嘗試推論這些現象背後的可能原因。表四-13為臺灣與美國評審主要讚美策略類型的比較。

表四-1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明示型	164	54.30%	366	40.94%
含蓄型	138	45.70%	528	59.06%
共計	302	100.00%	894	100.00%

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策略使用傾向，本研究發現臺灣評審在運用明示型與含蓄型讚美策略上，明示型的使用頻率高於含蓄型，分別占54.30%和45.70%；美國評審則呈現相反模式，明示型讚美策略占40.94%，含蓄型讚美策略則為59.06%，含蓄型讚美策略的使用頻率高於明示型。此結果與 Lin (2020)對英、美和臺灣歌唱節目的研究發現存在差異。Lin (2020)的研究指出，無論英、美和臺灣評審皆主要採用明示型讚美策略，且其使用頻率顯著高於含蓄型讚美策略，本研究中，臺灣歌唱節目評審雖然同樣以明示型讚美策略為主，但美國評審卻偏好含蓄型讚美策略，此差異現象可能源於研究對象之節目類型、播出年代與常駐評審組成的不同，語料選取或編碼系統的差異可能也是影響研究結果的因素之一。但此結果推測可能主要受電視節目的形式風格影響，臺灣歌唱節目通常在現場觀眾面前錄製，評審可能考量觀眾感受，傾向使用直接明確的讚美詞彙，讓觀眾能快速理解評價內容，減少模糊感並增加節目的認同感。相對而言，美國歌唱節目前期至中期階段多為評審與選手的直接互動，沒有現場觀眾參與。在此情境下，評審可能更傾向使用需要依情境判斷的較具專業性含蓄型讚美表達。這種方式不僅顯得更有層次，同時也讓評審在給予肯定的同時保留後續評價的空間。

以上從整體角度分析臺、美評審在讚美策略的使用偏好，以下將從子策略類型層面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使用情況，將明示型策略與含蓄型的所有子策略類型共同進行分析與比較。圖四-3為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子策略類型的比較結果。



圖四-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子策略類型比較

由上圖四-3顯示，就子策略類型分布而言，臺灣評審主要採用「明示型」讚美策略，占總體54.30%；其次為「含蓄型—評價」策略，占33.44%；第三為「含蓄型—對比」策略，占7.95%，值得注意的是，前兩項策略使用頻率明顯高於其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他類型；第四位為「含蓄型—建議」策略，占1.99%，與第五位「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之使用比率相近，後者占1.66%；最低使用頻率的則為「含蓄型—雙重否定」策略，僅占0.66%。美國評審同樣以「明示型」策略為主要讚美方式，占40.94%，其次為「含蓄型—評價」策略，占40.16%，兩者使用比例相當接近；第三為「含蓄型—建議」策略，占10.18%；第四為「含蓄型—對比」策略，占4.25%，與第五位「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使用頻率相近，後者占4.14%；最少使用的亦為「含蓄型—雙重否定」策略，僅占0.34%。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出結論：臺、美兩國評審均以「明示型」與「含蓄型—評價」策略為主要讚美表達方式，惟臺灣評審對「明示型」策略的依賴程度明顯高於美國評審，前者占54.30%，後者占40.94%；相對地，美國評審對「含蓄型—評價」策略的使用明顯高於臺灣評審，前者占40.16%，後者占33.44%。此外，臺灣評審使用「含蓄型—對比」策略的比率高於美國評審，前者占7.95%，後者僅占4.25%，顯示臺灣評審常比較選手之間或選手過去與現在表現，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的突出。另外，美國評審對「含蓄型—建議」策略的使用頻率遠高於臺灣評審，前者占10.18%，後者僅占1.99%，顯示美國評審較傾向透過建設性意見進行讚美。此結果反映兩方評審在讚美策略選擇上存在明顯的差異。

二、讚美策略的常見組合模式比較

臺灣與美國評審在讚美選手表現時雖然有其常使用的策略類型，但有時會使用子策略類型組合模式來給予選手更全面的讚美語，除了常見的兩種子策略類型的組合外，也可能使用三個以上，為了解臺灣與美國評審在讚美組合模式的差異，下表將進行比較。表四-14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讚美策略組合模式上的使用次數排序比較。

表四-14：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策略類型組合模式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讚美策略組合模式	次數	讚美策略組合模式	次數
明示型+含蓄型—評價	46	明示型+含蓄型—評價	124
明示型+含蓄型—對比	11	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建議	29
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對比	5	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建議	18

由上表四-14 顯示，臺灣評審最主要使用的策略組合模式為「明示型+含蓄型—評價」，而第二「明示型+含蓄型—對比」與第三「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對比」的使用頻率相對較低；美國評審最主要使用的為「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建議」和「明示型+含蓄型—評價+含蓄型—建議」居於第二與第三，使用頻率上大幅低於「明示型+含蓄型—評價」。比較兩方的讚美策略組合可發現臺灣與美國評審皆以「明示型+含蓄型—評價」為主，且從以上組合模式可看出，臺灣評審偏好以「明示型」策略為主，輔以其他含蓄型子策略類型來強化讚美語，包括「含蓄型—評價」與「含蓄型—對比」策略；美國評審在讚美語中常以「含蓄型—評價」策略與其他子策略類型共同使用，包括「明示型」與「含蓄型—建議」策略，以上結果反映出兩方在讚美表達上的共通性以及存在的差異之處。

三、讚美言語的主題比較

根據相關研究結果，臺灣與美國在讚美主題上存在顯著差異。Ye (1995) 研究發現華語母語者主要讚美他人的「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Yu (2005) 比較臺灣與美國的讚美主題時也發現臺灣傾向讚美「表現/能力」，美國則偏好讚美「外貌/擁有物」。Manes & Wolfson (1981) 及 Wolfson (1989) 的研究指出美式英語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常用形容詞讚美他人的「外貌/擁有物」。以下將比較在歌唱節目中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表四-15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歌唱節目中的讚美主題比較。

表四-15：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表現/能力	191	97.05%	462	94.73%
外貌/擁有物	6	2.95%	26	5.27%
共計	197	100%	488	100%

根據上表四-15顯示，在歌唱節目中，臺灣評審97.05%的讚美集中在選手的「表現/能力」上，美國評審也有94.73%讚美選手的「表現/能力」，這表明了兩方評審都以「表現/能力」為主要讚美主題，包括讚美選手的歌唱技巧、音色、情感表達和舞臺魅力等等。但觀察使用比率，可發現美國評審在讚美「外貌/擁有物」的比例仍明顯高於臺灣評審，包括讚美選手的外型或服裝等等，這與 Yu (2005)、Manes & Wolfson (1981)和 Wolfson (1989)的研究結果可能相呼應，學者指出英語常使用讚美他人「外貌/擁有物」的內容，但本研究中美國評審整體的讚美主題仍是「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由上可推測，在歌唱節目此語境下，不論臺灣或美國評審都主要針對選手的歌唱表現與能力進行讚美。

四、讚美言語的結構特徵比較

前述內容分別分析了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語結構與詞彙特徵，以下將進行明確的比較以探討兩方的異同。表四-16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句構語料筆數排序比較。

表四-16：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讚美語句式結構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句式結構	次數	句式結構	次數
NP/PRON (Be) (INT) ADJ	95	NP/PRON (Be) (INT) ADJ	193
就是 ADJ/VP	93	PRON (INT) V NP	112
(INT) ADJ	67	PRON V (a/an) (INT) ADJ NP	71
NP/PRON V 得 ADJ	32	PRON Be (INT) (a) ADJ NP	64
NP/PRON (INT) V NP	28	What a/an ADJ NP	23

由上表四-16 顯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以形容詞為中心的「NP/PRON (Be) (INT) ADJ」結構給予選手讚美，其次則為「就是 ADJ/VP」結構，以強調形式讚美選手表現，接著分別為「(INT) ADJ」、「NP/PRON V 得 ADJ」和「NP/PRON (INT) V NP」；美國評審同樣主要以「NP/PRON (Be) (INT) ADJ」結構為主，其次為使用明顯正面動詞的「PRON (INT) V NP」，最常使用「love」，接著為使用次數較少的「PRON V (a/an) (INT) ADJ NP」、「PRON Be (INT) (a) ADJ NP」和「What a/an ADJ NP」結構。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語結構，可發現兩方多使用以明顯正面形容詞為中心的「NP/PRON (Be) (INT) ADJ」結構，例如：「他的音色很特別」和「You are amazing.」，這些讚美語皆主要屬於明示型讚美策略，因使用了明顯的正面詞彙，包括形容詞和動詞，由上可看出兩方在讚美語結構上的相似度。

接著統整並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在讚美上所使用的正面詞彙，了解兩個文化背景下的評審在讚美表達時的詞彙偏好與使用特徵。表四-17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使用正面詞彙上的比較。

表四-17：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語的正面詞彙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正面詞彙	次數	正面詞彙	次數
形容詞			
好	44	great	103
好聽	29	amazing	82
穩定	19	good	47
美	17	proud	30
棒	16	beautiful	23
穩	11	perfect	22
有趣	11	incredible	21
清楚	10	special	17
感動	9	wonderful	16
特別	8	awesome	16
厲害	7	unique	11
開心	7	natural	9
完美	6	happy	8
舒服	5	stellar	7
自然	4	strong	7
放鬆	4	powerful	6
直接	4	brilliant	6
溫柔	3	talented	6
好玩	3	magical	6
高級	3	phenomenal	5
驚豔	3	fabulous	5

樸實	3	real	5
恰到好處	2	distinctive	4
耐聽	2	impressive	4
順暢	2	infectious	4
細膩	2	authentic	4
實在	2	cool	4
成熟	2	comfortable	3
迷人	2	gifted	3
爽	2	pure	3
收放自如	1	distinctive	2
活靈活現	1	listenable	2
討喜	1	smooth	2
細緻	1	exceptional	1
傑出	1	cut-through	1
悅耳	1	controlled	1
精準	1		
動人	1		
動詞			
喜歡	26	love	106
愛	5	enjoy	21
欣賞	2	like	14
唱進去	1	appreciate	5
有生命力	5	touch	3
有辨識度	3		
有情緒	3		

有魅力	2		
有穿透力	1		
有特色	1		

對比臺灣與美國評審所使用的正面讚美詞彙，臺灣評審的正面詞彙豐富度明顯較高，但兩方皆為形容詞多於動詞，呼應前述內容，兩方評審主要使用「NP/PRON (Be) (INT) ADJ」句式結構給予選手以形容詞為中心的正面評價。在形容詞上，除了常見的經典正面詞彙「好」、「棒」外，臺灣評審針對歌唱選手的表現特質所運用的專業評價詞彙亦呈現高度多樣性，例如：「穩定」和「細膩」等等；相較之下，美國評審的形容詞豐富度較臺灣評審低，且多使用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正面詞彙，例如：「great」、「amazing」等等，但其正面詞彙中仍包含針對選手表現的特定正面讚美詞彙，例如：「infectious」、「smooth」和「pure」等等。在動詞上，臺灣評審最主要使用直觀的「喜歡」，偶爾也使用存現動詞「有」加上名詞的結構來給予選手專業且具體的讚美，例如：「有生命力」、「有辨識度」等等；美國評審則以「love」為主，表達對選手表現的喜愛，且由於評審常重複使用這項動詞，帶有強調之意，因此使用率最高，接著才是表達享受選手表演的「enjoy」，和同樣表達喜歡的「like」。由上比對可看出臺灣評審在針對選手表現的正面詞彙使用上高於美國評審，而美國評審則多使用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正面詞彙，可看出兩方的差異。

基於詞彙使用頻率的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在使用頻次超過十次的正面詞彙範疇中，臺灣評審相較於美國評審呈現較低的詞彙多樣性。進一步檢視兩方最高頻正面形容詞「好」與「great」的使用模式，經評審人數標準化處理後，臺灣評審對「好」的平均使用頻率約為22次，而美國評審對「great」的平均使用頻率約達34次，顯示美國評審在高頻正面詞彙的使用強度上高於臺灣評審，可推測於華人社會的語用習慣中，過於籠統的「好」可能無法有效傳達具體的評價內容，甚至

存在被誤解為敷衍回應的風險。反觀美國評審，形容詞「great」和動詞「love」的使用頻率明顯偏高，在語料中重複出現超過百次，且整體正面詞彙的分布仍以通用性正面詞彙為主，此現象可能反映出西方讚美文化偏向採用宏觀的評價視角，較少聚焦於特定表現細節的讚美，另一可能推論為，美國評審多以形容詞「great」或動詞「love」等等較普遍的正面詞彙做為開頭，接著才使用較專業性的詞彙給予讚美，因此增加了普遍正面詞彙的使用量。另外，美國評審也頻繁使用「proud」一詞，來表達「以選手為傲」的情感，這並非是針對選手的表現，而是透過表達自身情感的方式來強化讚美效果，這是美國評審較特殊的讚美方式。

另外，本研究語料亦顯示正面詞彙在語法結構上常以形容詞或副詞形式呈現變化，例如：英文形容詞「wonderful」在評審讚美話語中亦會轉換為副詞形式「wonderfully」出現，在研究中主要將其共同計算於形容詞上。

在人稱的使用上，臺灣與美國評審可能也產生了差異，以下將比較兩方的人稱使用情形。表四-18 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頻率。

表四-18：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語的人稱使用情形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第一人稱	82	223
第二人稱	65	356
第三人稱	78	155

本研究針對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語言之主語使用模式進行對比分析，結果呈現值得探討的差異性。臺灣評審的讚美語主要使用第一人稱給予選手個人的看法與感受，第三人稱為其次，第二人稱的使用比率則較低；美國評審則以第二人稱為主要讚美語的主詞，次頻繁使用第一人稱來表達自身意見，最後則為第三人稱。

比較兩方在人稱使用上的異同，首先可看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第一人稱，美國評審則以第二人稱為主，但在第三人稱的使用上同樣相對較低，較少站在第三人稱角度去給予選手讚美。以上發現與既有文獻產生歧異，Ye (1995)和石秀珍(2004)皆主張華語多使用第二人稱「你」給予讚美，且 Lin(2020)和蕭瑩華(2011)也提到英語多以第一人稱「我」給予直接的想法。但本研究結果卻顯示相反現象，推測與臺、美兩節目不同的評價互動機制有關，在《聲林之王》中，除了評審與選手外，主持人角色也佔相當分量，主持人的工作為順暢地推進節目流程，尤其在評審講評環節，主持人會點名與引導評審發言，詢問評審類似「老師覺得 xxx 的表現如何？」的問題，這時評審作為回應方，常見的開頭即為「我覺得...」，這種主持人中介的評價機制可能為評審頻繁使用第一人稱的原因。在《American Idol》中，主持人尤其在節目前期不出現於臺上，更像是旁白角色，真正推進節目流程的反而為男性評審 LR，因此在評審主導的直接評價機制中，評審是直面選手給予評語，因此多使用第二人稱「你」。這顯示出情境對人稱使用上的影響性。另外，臺灣與美國評審也傾向於同一讚美語中混合不同人稱使用，增添評語的層次性與豐富度。

第四節 影響讚美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前面比較了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評審的策略分析、讚美常用句構、詞彙與主題，研究結果顯示出兩方在各方面的異同處，以下將從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三方面分析對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策略之影響。

一、文化與社會特徵

Hofstede (1980)提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概念，前者強調個體的權利與自主，傾向直接表達個人意見；後者則重視群體歸屬、和諧與相互扶持，強調「我們」意識。Gelfand et al. (2004)也指出個人主義文化偏好直接溝通，集體主義文化

則傾向間接表達。此外，關世杰（1995）與連淑能（2002）也提到東方國家普遍屬於集體主義文化，西方國家則以個人主義為主。Hall (1976)則提出高低語境概念，高語境文化溝通依賴情境因素如肢體語言、語調和社會關係，低語境文化注重直接明確表達，較少依靠環境解讀。Gudykunst 和 Ting-Toomey (1988)進一步指出高語境文化傾向間接溝通以維護群體和諧，低語境文化則偏好直接表達字面意義。因此，我們可推論臺灣可能傾向集體主義與高語境社會，美國則以個人主義與低語境文化為主。根據 Ye (1995)、Yu (2005) 和 Yuan (2002)針對東、西方的讚美言語行為研究，臺灣與美國皆偏好明示型讚美策略，這可能與傳統對東、西方社會讚美策略使用的印象不同。

本研究結果顯示，從綜觀角度來看，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評審卻以含蓄型讚美為主，此結果除了與前人對讚美策略的研究不完全相符外 (Ye, 1995; Yu, 2005; Yuan, 2002)，也與傳統東、西方社會的印象有出入。但本研究卻與 Agustiyani (2020)分析印尼《Indonesian Idol》和美國《American Idol》的結果相同，該研究發現印尼評審偏好明示型讚美，美國評審則傾向含蓄型讚美。從微觀角度的子策略類型分析，本研究顯示臺灣與美國評審均主要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類型，其次才是含蓄型讚美中的評價策略，此結果與 Lin(2020)相似，學者同樣分析了六項讚美子策略類型，雖然其研究中明示型讚美策略數量遠超含蓄型讚美中的各項子策略，但最終結果與本研究一致，明示型均為雙方評審的主要讚美策略類型。不論從綜觀或微觀視角，本研究結果均顯示臺、美評審的讚美策略與傳統東西方文化特徵存在差異，推論雖然文化背景對社會有一定影響，但當下情境才是決定人們溝通表達方式的關鍵因素，從兩方評審的讚美主題皆為「表現/能力」可得到驗證，推測受到了情境因素影響，由於歌唱節目的主要內容為選手之間的歌唱競爭，最後贏得冠軍的選手將會有發片機會，並受到世人的關注，因此評審的責任在於選出適合的晉級者，因此主要還是以專業角度關注選手的歌唱表現，較少選手的「外貌/擁有物」，由此我們可看出情境對讚美策略的影響。

二、社會地位與距離

讚美策略的選擇亦可能受到社會地位與距離的影響。Leech (1983)提出的禮貌原則中，談到人們遵守得體準則，使對方多受益，少受損，以及讚譽準則，多讚美他人，減少貶損，以上準則呼應讚美言語行為的使用。但顧曰國（1992）提出的華人社會禮貌原則強調文化差異對策略採用的影響，其中稱謂準則，指說話前會考慮彼此的身分地位與社會距離，選擇合適稱呼。Gamble 和 Gamble (2013)則提出社會地位對溝通模式具有影響力。因此我們可推論社會地位與距離對讚美言語行為可能具有影響力，尤其是東方社會，由此反映東方社會的文化價值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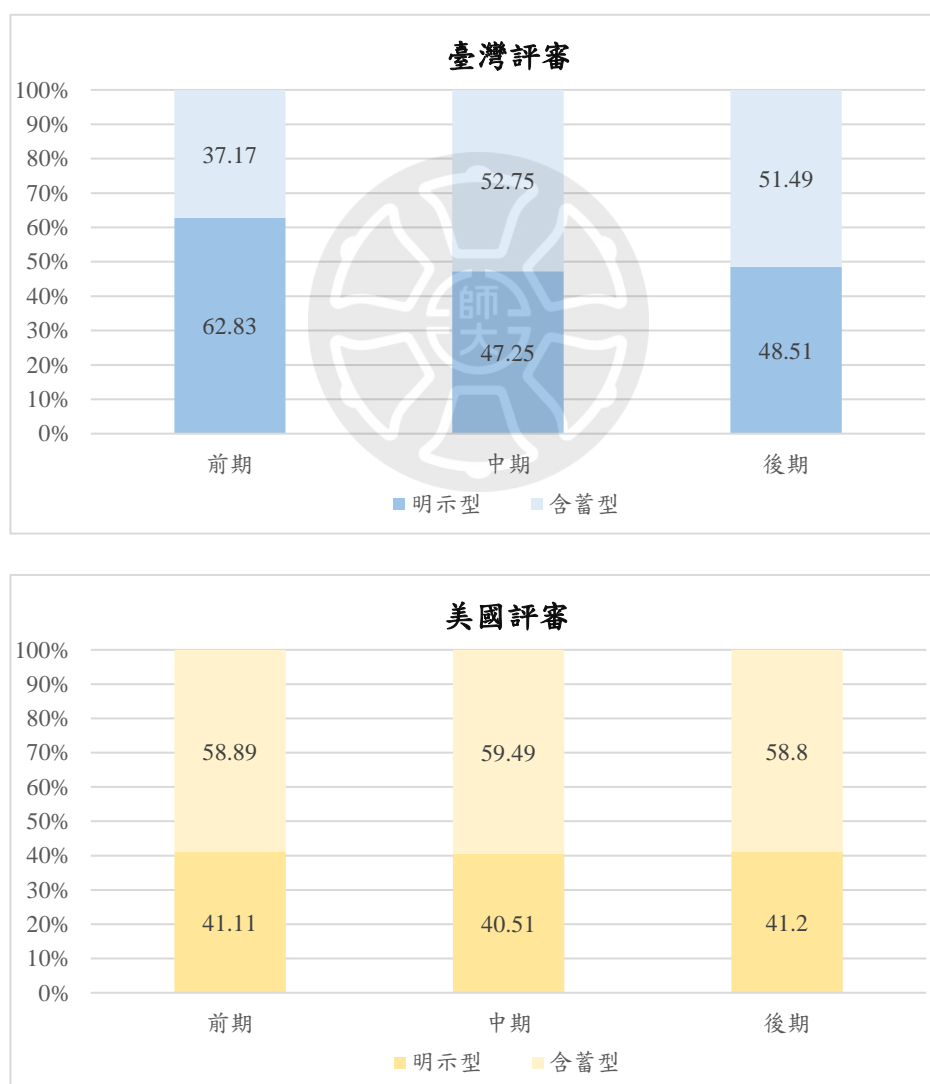
首先分析社會地位。由於歌唱節目皆邀請歌壇中具有一定地位的資深歌手擔任評審一角，其社會地位相對年輕選手高，且在節目中，評審具判斷選手晉級與否的權力，地位較高，因此推論評審的讚美策略可能多採用明示型以直接表達其想法。然而，社會距離可能受雙方相處時間長短所影響，在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與選手的互動時間分別約為三個月及三至四個月，因此雙方關係可能隨時間推移而日漸親近，評審與選手的親疏關係在節目前、後期可能由不熟識到親密，社會距離由遠到近，因此推論讚美策略的採用可能從含蓄型轉變為明示型。

為了解本研究中的臺灣與美國評審是否在讚美策略上受社會地位或距離所影響，本研究將針對從初賽至總決賽全程參與的選手進行系統性分析，分析評審針對選手的讚美策略是否因時間推移而產生顯著變化。在研究設計層面，依照播出時序將節目內容劃分為前期、中期、後期三個階段，這種劃分方式基於兩項核心原則：確保主題連貫性和平衡各時期的表演次數。由於某些競賽主題需橫跨兩集節目（以上下集形式呈現），時序劃分能有效保持內容的邏輯連續性；同時通過維持各階段表演次數的相當性，減少可能的研究變因。表四-19呈現歌唱節目《聲林之王》與《American Idol》的集數切分架構。

表四-19：《聲林之王》與《American Idol》的節目集數切分架構

切分段落	《聲林之王》第三季	《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
前期	Ep.1 - Ep.4	Ep.1 - Ep.7 (Ep.1-Ep.5為海選)
中期	Ep.5 - Ep.8	Ep.8 - Ep.14
後期	Ep.9 - Ep.13	Ep.15 - Ep.19

以下將根據表四-19的節目切分表來比較兩方評審在前、中和後期使用明示型及含蓄型讚美的比率。圖四-4為兩方評審前、中與後期的讚美策略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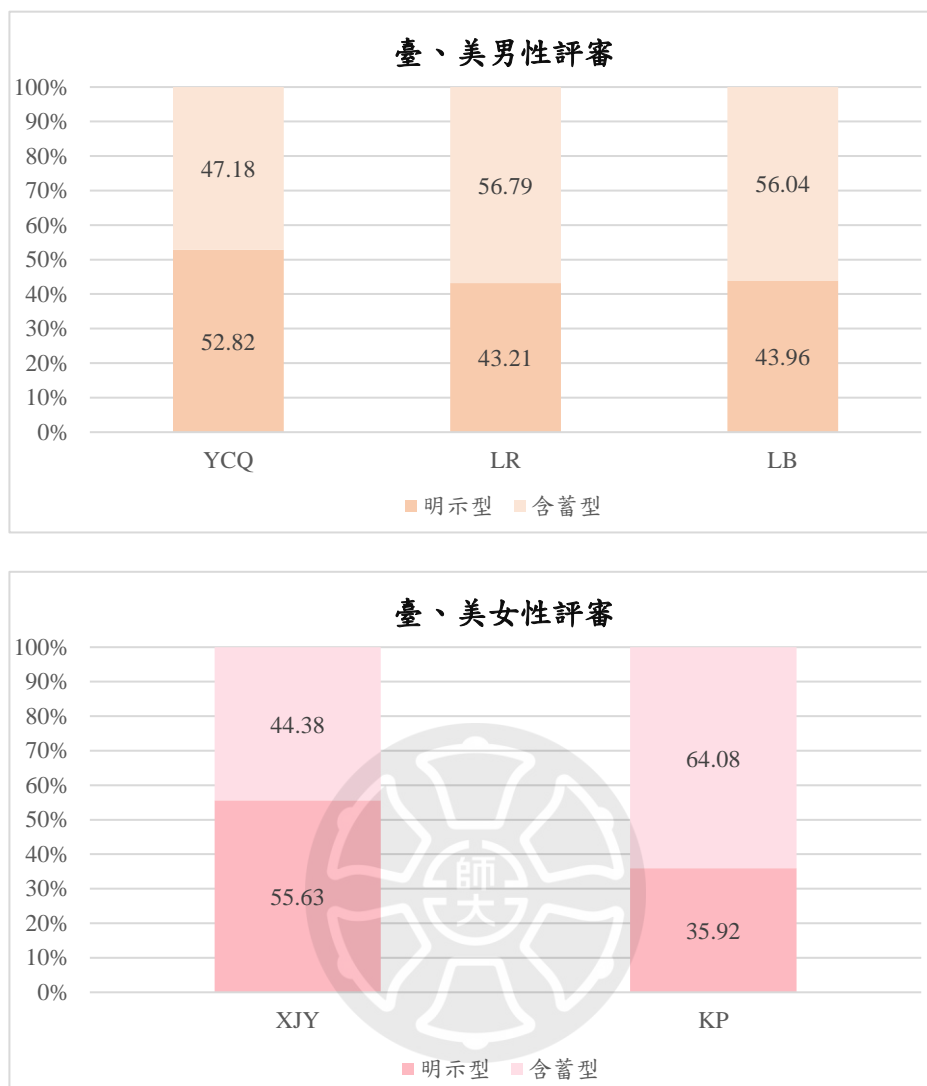
圖四-4：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前、中、後期讚美策略比較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由圖四-4顯示，臺灣評審在前期以明示型讚美策略為主，佔62.83%，但中、後期則轉而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佔52.75%與51.49%；美國評審則於各時期皆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分別為58.89%、59.49%和58.80%。此結果與推論內容相異，從社會地位角度分析讚美策略的使用，兩方評審皆未因社會地位較高而多以明示型讚美策略為主；從社會距離角度分析，原先推測兩方評審的讚美策略將從含蓄型轉變為以明示型為主，但結果顯示臺灣評審主要從明示型轉至含蓄型策略，美國評審則普遍於每一時期皆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綜上所述，我們可推測社會地位與距離對評審讚美策略使用的影響可能較小，在歌唱節目中，臺灣與美國評審在前、中、後期的讚美策略變化並非從含蓄型至明示型，反而皆主要使用含蓄型，僅臺灣評審於前期以明示型策略為主，但評審的讚美策略並未隨時間推移而改變，推測於歌唱節目情境，評審為保持專業度，因此多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減少帶有直觀感受的評價內容。

三、性別角色

Mandalasari 和 Hamzah (2022)研究印尼歌唱節目《Indonesian Idol》，發現男、女評審均偏好明示型讚美，Hanifah 與 Marlina (2022)分析美國節目《American Got Talent 2019》，結果顯示男性評審傾向使用明示型讚美，女性則較常採用含蓄型讚美，以上研究可看出性別角色與策略使用的交互關係，以下將分析本研究兩方男、女評審的讚美策略差異。圖四-5為臺灣與美國的男、女評審主要讚美策略比較。



圖四-5：臺灣與美國男、女評審的讚美策略比較

從綜觀角度對比兩方男、女評審的讚美策略，結果顯示臺灣男性評審 YCQ 偏好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男性評審 LR、LB 則偏好含蓄型讚美策略；比較女性評審，臺灣女性評審 XJY 偏好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女性評審 KP 則偏好含蓄型讚美策略。這與 Mandalasari 和 Hamzah (2022) 探討印尼歌唱節目《Indonesian Idol》的結果相同，同為東方社會的印尼與臺灣，男、女性評審皆偏好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本研究中的臺灣女性評審 XJY 使用的頻率則略高於男性評審 YCQ。但 Hanifah 和 Marlina (2022) 針對《American Got Talent 2019》總決賽的分析卻提出西方社會的美國男、女評審同樣也偏好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這與本研究的結果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相反，本研究的美國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評審，兩位男性評審 LR、LB 與女性評審 KP 皆以含蓄型讚美策略為主，尤其女性評審 KP 的比率高於男性評審。

在讚美主題上，臺灣男性評審 YCQ 和女性評審 XJY 主要讚美選手的「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兩位評審的讚美內容絕大多數都集中在參賽者的表現和能力上，包括歌唱技巧、音樂表現、舞臺表現、創作能力等等，集少數針對外貌或外在擁有物給予讚美。美國男性評審 LR 和 LB 和女性評審 KP 絕大多數讚美主題也集中在選手的「表現/能力」，針對「外貌/擁有物」的讚美也同樣偏低在所有評審的評論中所占比率都很低，因此總體而言，臺灣與美國評審有著相似的讚美模式，都主要關注選手的表現和能力，而非外在條件。這與 Mandalasari 和 Hamzah (2022) 的研究結果相符，男、女評審皆讚美選手的表現和能力，且尤其讚美選手的歌唱技巧。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評審的讚美策略採用與性別角色因素存在有限的交互關係，臺灣男性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男性主要使用含蓄型；臺灣女性評審以明示型讚美策略為主，但美國女性評審則多使用含蓄型，此發現與前人研究中性別角色對策略選擇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但在讚美主題上，不論性別為何，所有評審均高度聚焦於選手的「表現/能力」而非外在條件，反映出專業音樂評審對選手實際表現的重視。

第五節 小結

本章討論了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歌唱節目中的讚美策略與其子策略類型，並進一步探討兩方評審常見的讚美語結構與詞彙使用，比較兩方異同外，更分析其中可能影響讚美策略使用的因素。從綜觀角度分析，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評審則以含蓄型讚美策略為主，但從微觀的子策略類型角度分析，臺

灣與美國評審皆偏好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其次則皆為含蓄型的評價策略，此兩種子策略類型的使用大幅高於其他子策略類型，因此在策略類型組合模式中，兩方皆以「明示型+含蓄型—評價」為主，且觀察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主題，兩方評審皆以讚美選手的表現與能力為主，符合評審角色與其對應責任，極少數讚美語針對選手的外貌與擁有物。此外，在讚美結構上，兩方皆同樣以使用「NP/PRON (Be) (INT) ADJ」結構為主，多使用形容詞給予明示型讚美，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好」，美國評審則為使用頻率相近的形容詞「great」和動詞「love」，這些詞彙除了常見的經典正面詞彙外，主要為針對歌唱節目選手表演所使用的特定詞彙。這也是明示型讚美策略之高頻使用的可能原因。在人稱使用情形，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第一人稱給予選手讚美，美國評審則多使用第二人稱。由上述結果可發現，雖然在部分處仍有些許差異，但在歌唱節目中的臺灣與美國評審在讚美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本章中探討了三大影響讚美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包括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從綜觀角度分析，結果顯示臺灣評審的讚美策略使用並未完全體現東方社會的集體主義與高語境文化特色，美國評審同樣與大眾對其的個人主義與低語境特色不完全相符；此外，社會地位與距離對讚美策略的影響有限，高社會地位的評審應主要使用明示型策略，或因社會距離縮短而從含蓄型轉至明示型，但在節目前、中和後期的讚美策略卻未從含蓄型轉至明示型，反而主要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僅臺灣評審於前期以明示型策略為主。另外，探討性別角色與讚美策略使用的交互關係，從綜觀角度分析也未看出性別角色對於策略採用的影響。以上分析顯示出了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對評審的讚美策略使用之影響有限，推測需考慮歌唱節目此特定情境脈絡因素對評審讚美策略的影響。



第五章 臺、美批評策略分析

延續前述對讚美策略的探討，本章將聚焦於評審的批評策略分析。首先分別探討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評審的批評策略之使用，並從中了解常見的批評結構。接著對比分析兩方批評言語行為的差異，並同樣探討三大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全面地了解兩方於批評策略上的異同。

第一節 臺灣批評策略分析

一、批評策略的使用頻率與分布

本研究採用的分類架構主要基於 Lin (2020) 針對英、美與臺灣歌唱節目評審所建構的策略分類系統。據此，本章評審批評策略分析將以 Lin (2020) 的分類為理論基礎，並進行適當的策略定義修正與補充。研究首先將批評策略劃分為「明示型」與「含蓄型」兩大類型，以揭示臺灣評審的主體批評策略特徵。表五-1 呈現臺灣評審主要批評策略類型的統計結果。

表五-1：臺灣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類型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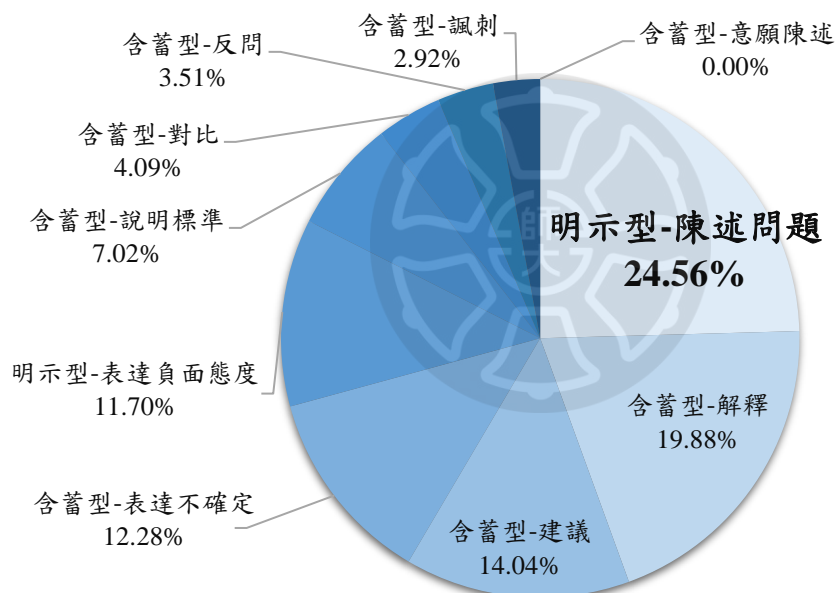
批評策略類型	次數	百分比 (%)
明示型	62	36.26%
含蓄型	109	63.74%
共計	171	100.00%

由上表五-1 顯示，臺灣評審的含蓄型批評使用比率高於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為 63.74%，明示型批評卻只占了 36.26%，與 Lin (2020) 的研究結果不同，學者提到評審使用明示型批評高於含蓄型批評，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了相反的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結果。如同第四章提出的可能歸因，節目年代及評審背景的差异可能為本研究結果與 Lin (2020) 的差异所在。

繼前述整體批評策略分析後，接著進一步探究批評子策略類型分布，以掌握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偏好。明示型批評策略包含「表達負面態度」與「陳述問題」兩種子策略類型；含蓄型批評策略則涵蓋「對比」、「解釋」、「表達不確定」、「說明標準」、「反問」、「諷刺」、「建議」和「意願陳述」等八種子策略類型，總計十項批評子策略類型。圖五-1 呈現臺灣評審在批評子策略類型上的使用頻率統計結果。



圖五-1：臺灣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統計

從子策略類型角度分析臺灣評審的批評策略，上圖五-1 顯示多種策略使用頻率存在明顯差異。臺灣評審使用頻率最高的為「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占整體的24.56%；其次為「含蓄型—解釋」策略，占19.88%；第三是「含蓄型—建議」策略，占比14.04%；排序第四的「含蓄型—表達不確定」策略使用率達12.28%，「明示型—表達負面態度」策略以11.70%的使用率位居第五；其他使用頻率較低

的策略依序為占7.02%的「含蓄型—說明標準」、占4.09%的「含蓄型—對比」、占3.51%的「含蓄型—反問」與占2.92%的「含蓄型—諷刺」，值得注意的是，「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在臺灣評審中基本未被採用。分析上述數據可知，雖然整體而言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但從子策略類型的角度分析，臺灣評審仍主要偏好「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直指選手的錯誤與問題，此結果與Lin(2020)的研究相似，且學者研究同樣提出「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極少被臺灣評審採用，但Lin(2020)的研究指出臺灣評審在含蓄型策略的使用上主要為「含蓄型—建議」策略，目的在於提供選手具體可改進的方向，然而，本研究發現此子策略類型僅位於第三，顯示出Lin(2020)和本研究間的不同發現。

以下將依據各策略類型的使用頻率高低，逐一闡述其定義並提供相關實例分析。首先為明示型批評中的陳述問題策略，指評審明確地指出選手行為或選擇中的錯誤，以此使選手清楚知道問題所在，例句如下：

(92) YCQ: 我們這個可憐的房東啊，你前面的 Key 太低了。

(93) XJY: 喬琳和芸芸妳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音準上還是有一點問題。

例句(92)中，在兩人PK賽的背景下(選手被評審稱為「房東」，因選手讓作為對手的好友借宿家中)，男性評審YCQ在讚美完第一位選手的表演後，轉而針對這位選手「房東」的音準太低，直接且不加修飾地批評選手的音準缺陷，這種評價方式清晰表達了評審對選手技術問題的判斷。例句(93)中，在兩位選手與一位導師合唱的情境中，女性評審XJY對兩位選手的表演進行共同評價，雖然評審使用「有一點」這類緩和詞彙以弱化批評的強度，但評價仍直接指向了選手的音準問題，本質上仍屬於明示型批評，因為評審清楚地指出了表現中的具體缺陷。其次，含蓄型的解釋策略指評審描述選手表現不佳的地方，使選手意識到問題所在，例句如下：

(94) YCQ: 那柔安，比如說，妳唱到「例如我直視你的眼神與她不同」的地方，她這樣整個聽下來，好像音量或者是那個能量，大概都維持在那裡。

(95) XJY: 因為他們是第一組，他們聲音裡的緊張是聽得出來的。

在例句(94)中，男性評審 YCQ 將選手表演的特定歌詞片段做為例子，描述選手這段表演中缺乏情感的高低起伏，暗示選手有表現力不足的問題。例句(95)中，背景為三人一組的海選階段，女性評審 XJY 針對三位選手進行整體評價時，並未直接批評選手唱得不穩定，而是點出選手們表現出緊張狀態，藉此間接傳達緊張使得他們歌唱表現不佳的評價。第三為含蓄型批評中的建議策略，評審通常在前文已使用批評策略，或先採用讚美策略再配合明顯的轉折詞彙後，繼而提供選手可改進的具體方向，以此間接表達評審對選手表現的負面評價，例句如下：

(96) YCQ: 那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和弦就是一直反覆，以一個 La 為基調，如果在中間，他可以把它轉成不一樣的和弦進行，也許是 Re minor，或者是 F Major 7，會讓整個歌，誒！突然亮起來。

(97) XJY: 我覺得今天哲威，我沒有聽到那個歌本來該有的韻味，就覺得你好像跟歌是抽離的，或許俊傑這一題你先不要想，你還是照你最習慣的方法，去最自信的、快樂的唱歌吧。

例句(96)中，背景為選手進行團體競賽，男性評審 YCQ 在提出編曲重複性的問題後，建議選手增加和弦變化，讓整首歌更有特色。例句(97)中，女性評審 XJY 同樣先提出選手表現上的問題，再建議選手暫時不要過度關注如何改變自己與歌手「林俊傑」相似的歌聲特質，應先以自身習慣的演唱風格為主。第四為含蓄型批評中的表達不確定策略，指評審以不確定的口氣來表達個人觀點，

使選手意識到表演或選擇的不佳之處，例句如下：

(98) YCQ: 以樂我一直很喜歡她，尤其是她唱歌的時候的狀態是非常穩定，那今天她的演出的前半段，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在她的音域裡面，不是她擅長的音域，所以她的音色是在中後段才出現。

(99) XJY: 我覺得她們三個都非常可愛，但是，她們唱出來的東西，是有很大的緊張的成分，其實三個都很飄，我聽起來的感覺啦。

例句(98)中，男性評審 YCQ 首先讚美選手的表現一直都很穩定，但後面使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種表達方式，降低了批評的絕對性和直接性，表現出一種猜測而非確定的態度，以此含蓄評價選手的前半段表現不佳。例句(99)中，女性評審 XJY 先讚美選手的風格，接著說明選手的緊張使得其音準不穩，並於最後添加「我聽起來的感覺啦」來表示這是個人感受，減輕了批評的絕對性。第五為明示型批評中的表達負面態度策略，指評審主觀地表達對選手表演或選擇的負面或不同的態度，例如：不贊成、不同意或不喜歡，以此使選手直接明白評審的負面評價，通常主詞為第一人稱「我」來表達自身態度，例句如下：

(100) YCQ: 我覺得這個歌喔，的後半段喔，其實不適合他們唱。

(101) XJY: 編排上還有唱，都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只是就是一切太理所當然了，就是如果以創作的觀點來說的話，就是比較沒有驚喜。

例句(100)中，背景為三人一組的演唱方式，男性評審 YCQ 看完選手們的表演後，直接說出這首歌後半段不適合他們演唱，直述了對選手表演的負面感受。例句(101)中，女性評審 XJY 先以讚美開啟評價，再進一步轉折表示選手的表演過於「理所當然」以及「沒有驚喜」，以此直接批評選手表現過於平淡，是可預想到的表演。第六為含蓄型批評中的說明標準策略，指評審陳述一個集體而非針對選手個人的責任，或提供大家普遍同意並適用於所有人的規則，例句如下：

(102) YCQ: 就是這裡是聲林之王，第一重要的是演唱。

(103) YCQ: 然後九九她就是標準地所謂的高大亮，音高、音量、音色，是符合高、大、亮，這種就是一般人或者是比賽最容易被聽到、被接受的聲音，問題是這樣子的音色不能每一首歌都這樣唱，譬如說愛情的、情緒的，這樣的東西出來會給人家一點壓力。

例句(102)中，情況為選手的表演偏向娛樂性質，男性評審 YCQ 因此說明了節目的核心為演唱，暗示了選手表演未以唱功為重，反而過度追求娛樂性，是一個不理想的表演。例句(103)中，男性評審 YCQ 先讚美了選手的各方面，接著提出了根據歌曲類型應調整聲音風格的標準，並提供例子，以此暗示選手需要根據情況使用不同的演繹方式。接著，含蓄型批評中的對比策略指評審對比選手過去與現在的表現，或針對同一特點與其他選手甚至是現今的名人歌星進行比較，以含蓄地表達對選手現在表現的負面評價，例句如下：

(104) YCQ: 剛剛聽他們三個，真的，音色又有一點像，唱法大同小異，有人運用得熟練一點。

(105) XJY: 怡安上一次的加分題也是唱了一首跟今天這個很像的歌對不對？

TS: 嗯。

XJY: 也是自創曲，英文歌。

TS: 對對對。

XJY: 一樣很順、好聽、舒服，但是比較沒有期待度。

例句(104)中，背景為三人一組的海選，男性評審 YCQ 以綜合評價方式比較三位選手「有一點像」、「大同小異」，含蓄地批評選手的音色和唱法無辨識度，並使用「有人運用得熟練一點」，暗示選手之間還是存在水平差異，加深了對比

策略的力度。例句(105)中，女性評審 XJY 以問句形式比較選手這次歌曲與上次的相似度，暗示了評審對選手重複類似風格的不認同，因此在確認過後，雖然以讚美語開頭，但重點在於後面的「比較沒有期待度」，以此方式批評選手這次的表現未帶給評審驚喜感。以上兩例句雖然歸類於含蓄型的對比策略，但實際上也歸類於明示型批評的陳述問題策略中，因同一筆語料可能兼具不同的策略類型，於語料分類階段中，也將兩筆語料歸類於明示型的陳述問題策略和含蓄型的對比策略。接著，含蓄型批評中的反問策略指評審以反問句使選手反思與意識自己的行為或選擇之恰當性，例句如下：

(106) YCQ: 大家可能這一個表演、這一 part 的一個初衷的方向的設定，是不是產生了一個錯誤的方向或者是誤解？

(107) YCQ: 艾瑞瑞今天唱歌的音色，是不是跟上次有很大的不同，有沒有？

TS: 對，我想要符合這首歌編曲的那個感覺。

YCQ: 喔...少了你音色上的那些特殊處，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例句(106)中，男性評審 YCQ 以反問句形式「是不是產生了一個錯誤的方向或者是誤解？」讓選手重新思考競賽主題的核心，以此暗示選手表演重點的錯誤與成果的不理想。例句(107)中，男性評審 YCQ 以反問句形式「是不是跟上次有很大的不同，有沒有？」引導選手反思自己的表現變化，以此含蓄地表達評審對選手改變音色這件事的負面評價。接著是與含蓄型反問策略之使用比率相當的含蓄型諷刺策略，指評審使用幽默、誇張或揶揄的手段使選手反思或意識自己行為或選擇的恰當性，例句如下：

(108) YCQ: 如果能「倒帶」,就不要升 Key, 哈哈!

(109) XJY: 我還滿好奇, 因為你們好像都很捨不得把嘴巴張開。

例句(108)中, 選手演唱了「倒帶」這首歌, 男性評審 YCQ 使用了歌名來給予選手批評語, 表達如果能重新來過應該不要升 Key, 以此諷刺選手因為升 Key 導致走音的表現。例句(109)中, 女性評審 XJY 使用「好像捨不得把嘴巴張開」來揶揄選手的唱歌方式, 以此諷刺選手在發聲時過於保守或緊張, 沒有充分開口唱歌。最後是含蓄型的意願陳述策略, 指評審對選手表達興趣或期待以鼓勵其改進, 此項策略與含蓄型的建議策略不同, 建議策略旨在提供選手可改進的確切方式, 但意願陳述策略更像是評審自身希望能看到選手有什麼樣的未來表現但並未提供確實的改進建議, 或是想與選手有什麼樣的合作, 但本研究與 Lin (2020) 相同, 並未收集到符合此子策略類型的語料, 初步判斷評審較偏向於給予選手確實的協助, 較少表達主觀性的未來期待, 因此評審基本未使用意願陳述策略。

由上述分析可知, 臺灣評審於批評策略選用上顯著傾向含蓄型策略, 而非明示型批評策略, 但從子策略類型分類的量化分析來看, 評審優先採用明示型的陳述問題策略, 其次才是含蓄型中的解釋策略, 依據使用頻率遞減排序, 其餘策略分別為: 含蓄型建議策略、含蓄型表達不確定策略、明示型表達負面態度策略、含蓄型說明標準策略、含蓄型對比策略, 含蓄型反問策略與諷刺策略, 含蓄型的意願陳述策略於臺灣評審的批評語中幾乎未被採用。此研究結果與 Lin (2020) 的研究發現存在差異, 學者的研究數據顯示明示型批評策略使用頻率應高於含蓄型批評策略, 並且在含蓄型批評策略的子策略類型中, 建議策略為主要使用類型, 其使用比例超過含蓄型策略總體的半數。儘管如此, 兩項研究仍一致發現明示型策略中的陳述問題策略均高於表達負面態度策略, 且含蓄型的意願陳述策略皆未見於臺灣評審的批評語料中。推測以上這些差異除了因研究的歌唱節目內容與年份不同外, 也可能與語料選取或編碼系統差異有關。

二、批評策略的常見組合模式

在分析臺灣評審批評語料時，發現評審通常不僅採用單一子策略類型，偶爾也採用多種子策略類型的組合模式，以提供選手更為全面的評價內容，為探究臺灣評審使用頻率最高的組合模式，本研究基於73筆未經子策略類型拆分的完整口語批評語料進行分析（參照第三章第二節第一小節所述語料收集方法，排除第八點「根據策略類型的不同拆分為數筆語料」的考量），藉此確立評審主要採用的批評策略組合模式。本研究將聚焦於使用頻率最高的前三種組合模式進行深入探討。表五-2呈現了臺灣評審常用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並依據使用次數由高至低排序。

表五-2：臺灣評審常見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次數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建議	6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解釋	4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說明標準	4

由上表五-2可初步看出批評語結構語料筆數較少，可能原因在於評審主要使用單一批評策略，且前三常使用的批評語結構使用次數相當接近，並未有明顯的高低之分，其中分別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組合模式，給予選手全面性的批評，第二與第三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與「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說明標準」組合，除了直接指出選手問題，評審還給予選手可改進的方向或說明常見的規章準則。其他還有許多不同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但由於組合模式的多元且使用頻率較低，因此將不在這裡繼續詳述，將焦點放於前三項常見的組合模式。

以下將依據使用頻率高低進行相關例子討論，首先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組合模式，例句如下：

(110) YCQ: 杰明饒舌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知道是他的強項，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講，誒，也把他自己侷限在饒舌裡。再來就是說不要覺得自己不能唱，不能唱，有不能唱的唱法，可以用某一種方式，用，譬如說，簡單質樸，可是讓人覺得心有戚戚焉，當然這個都是未來你繼續在這個臺上，或者有作品的時候，你自己要好好研究考慮的部分。

(111) YCQ: 當然那個小小的問題喔，是在妳之前的歌裡面都會出現，就是說當妳唱的力量比較大，妳的聲音的音壓比較強的時候，就是妳會失去控制的時候，所以妳可能要想一下，妳如果今天過關了，妳決賽的時候，妳到底是要讓自己的多面向出現，還是要讓妳最成熟最動人的部分表現出來。

例句(110)中，男性評審 YCQ 以說明的方式「把自己侷限在饒舌裡」委婉暗示選手將饒舌放在首位而非歌唱，甚至可能未精進歌唱部分的能力，隨後提出具體建議，指引選手可嘗試的歌唱方向與風格，藉此暗示選手未來可改進他的表演方式。例句(111)中，男性評審 YCQ 直指選手於音壓較強時會失去控制，接著建議選手要思考決賽時的表現方式，是要以新面貌還是熟悉的東西來呈現。接著，「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也是評審常使用的組合，例句如下：

(112) YCQ: 那艾瑞瑞你在前段很無奈的傾訴，講的讓人心酸，可是到了後面，尤其有一個地方一停，然後你整個，就好像我們在等那個「And I」那個地方，你突然就是，音準跟那個東西，就前面很入戲到那邊，啊，哎呀，突然我會出戲了，可是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在後面高音的部分沒有前面表現得理想。

(113) XJY: 我覺得這一個唱法裡面你沒有駕馭好，可能你刻意在那些鼻腔和口腔裡面的轉折的時候，音就跑掉了，等等很多細節比較可惜。

例句(112)中，男性評審 YCQ 採用含蓄批評，首先透過描述手法解釋選手這段表演中的特定問題點，之後才明示地批評選手後半段的表演不夠理想，不如前半段。例句(113)中，女性評審 XJY 清楚明確地陳述選手的技術性問題「唱法裡面你沒有駕馭好」，接著詳細解釋了問題出現的原因和位置「可能你刻意在那些鼻腔和口腔裡面的轉折的時候」，並再次直指選手問題「音就跑掉了」。接著，「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說明標準」此策略組合也常出現於評審的批評語料中，例句如下：

(114) YCQ: 我有幾個理論啦，最明顯的翻唱方法就是快的變慢的，大調變小調，或者修改一下和弦，讓 Melody 有一些不同，會讓聽覺產生一個效應，那個效應是你記住它了，那我覺得這個表演裡面缺少了這些元素。

(115) YCQ: 第一個你玩了幾種音樂型態，可是事實上，你的和弦進行都沒有什麼改變，你只是把拍子改成 Rock 啦、Jazz 啦、Samba，你如果每一個音樂的和弦都不同，就算你唱的一樣，可是聽的人會感覺不一樣。

例句(114)中，男性評審 YCQ 並未先陳述選手問題，而是先說明普遍翻唱的方式，例如速度、音調或和弦等等，最後再直指選手缺乏了以上這些翻唱元素。例句(115)中，男性評審 YCQ 先明確指出選手的音樂只是改了拍子卻沒改編基本的和弦，直指了沒有變化性這個問題，接著再說明了音樂改變的標準，只要和弦改變，整首歌就會有不同的風格，以此暗示選手未改變和弦，導致音樂風格缺乏變化。

綜上所述，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組合模式給予選手直接的批評與可改進的方向，其次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組合模式，評審直指選手的問題之處，同時也做出說明，第三則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說明標準」，直指選手問題所在並提供標準與規範。上述策略結構皆可能顛倒使用，但整體而言，臺灣評審主要使用這三項組合模式給予選手批評。

三、 批評言語的主題

Lin (2020)研究英、美與臺灣歌唱節目評審，其評價主題皆圍繞選手的「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體現出評審的專業性，Al-Jdayeh (2023)比較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歌唱節目評審也有相同的結果，為探討臺灣評審的批評主題是否與前人的研究結果相同，表五-3將呈現臺灣評審批評「表現/能力」與「外貌/擁有物」的各項比率。

表五-3：臺灣評審的批評主題

批評主題	次數	百分比 (%)
表現/能力	71	97.26%
外貌/擁有物	2	2.81%
共計	73	100.00%

根據上表五-3顯示，臺灣評審的主要偏好批評主題為「表現/能力」，占97.26%，「外貌/擁有物」則只占了2.81%，顯示臺灣評審如同 Lin (2020)與 Al-Jdayeh (2023)研究結果相似，皆主要以評審專業角度去給予選手批評語，微觀的批評主題包括選手音準、歌唱技巧、情緒表達、舞臺魅力、歌曲適合度甚至是創意度，批評選手「外貌/擁有物」的微觀主題為服裝，但這僅占極少數，甚至是趨近於開玩笑，緩解現場緊張氣氛，並非認真針對選手表現所做出的評價。

四、批評言語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

從上一章讚美策略分析中可發現，同樣研究言語結構特徵，可發現臺灣評審的讚美句構主要以形容詞為中心進行明示型的正面評價，其中以「NP/PRON (Be) (INT) ADJ」結構最常使用。在批評策略中，臺灣評審是否也使用類似結構進行批評，以下將依據語料分析出評審最常使用的前五項批評句式結構，並將「不」、「沒有」等等否定詞放入結構中共同進行討論。表五-4 為臺灣評審批評語中常見的句式結構分析，將依語料次數進行排序。

表五-4：臺灣評審常見的批評語句式結構分析

句式結構	次數
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	30
(NP/PRON) (INT) V NP	17
就是 ADJ/VP	15
NP/PRON (Be) (INT) ADJ	10
(NP/PRON) V 得 ADJ	6

由上表五-4顯示，臺灣評審的批評結構大多與讚美結構相同，但卻有其他使用頻率更高的句式結構，首先，評審主要使用的批評句式結構為「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例如：「我覺得這個歌不適合他們唱」、「我認為這個表演沒有前面的好」，以此句型表達評審的看法與感受，這項結構最常出現於臺灣評審的批評語中；其次為「(NP/PRON) (INT) V NP」，例如：「都沒有搔到癢處」、「你們好像都還沒找到你們的發音位置」，以相對完整的句子清楚表達批評；第三為「就是 ADJ/VP」結構，例如：「就是有一點兩光」、「就是一切太理所當然了」，使用「就是」強調後面重點；第四為「NP/PRON (Be) (INT) ADJ」結構，例如：「妳今天的表現不太穩定」、「三個都很飄」，以形容詞為中心的批評結構；第五是

「(NP/PRON) V 得 ADJ」，例如：「麥克風拿得有點偏遠」、「他沒有辦法掌握得很好」。以上五項為臺灣評審最常使用的批評結構，根據語料分析結果，這些結構最主要出現於明示型批評策略，中心圍繞負面形容詞或否定詞加正面形容詞。

根據以上對批評語結構的研究，可發現形容詞與動詞常出現於臺灣評審的批評語料中，為了解臺灣評審常使用的負面詞彙，以下將分析語料進行負面形容詞與動詞的使用次數統計。表五-5 列出臺灣評審所使用的負面詞彙與使用次數。

表五-5：臺灣評審常見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正面詞彙	次數	正面詞彙	次數
形容詞			
可惜	9	兩光	2
緊張	6	客氣	2
勉強	3	難過	2
危險	3	飄	2
拼貼	2	弱	1
跑掉	2	低	1
理所當然	2	累	1
偏遠	2	少	1
困難	2	不穩	2
複雜	2	不穩定	2
過尖	2	不好	1
安全	2	不準	1
動詞			
不能唱	3	沒有駕馭好	1

不適合	2	沒有期待度	1
沒有辦法定住	1	沒有驚喜	1

根據上表五-5顯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歌唱節目情境下針對表演的特定批評詞彙，較少使用「不好」或「糟」等普遍通用的強烈負面詞彙。其中在負面詞彙上，不僅直接使用負面形容詞與動詞，也經常運用否定詞搭配正面詞彙作為表達負面態度或陳述問題的策略。在負面形容詞方面，臺灣評審最常使用表達自身遺憾情緒的「可惜」；在否定詞加上正面形容詞的組合中，「不穩」出現頻率最高，直指選手表現問題；另外，臺灣評審較少直接使用純粹的負面動詞，反而傾向於透過否定詞「不」加上一般動詞或使用存現動詞「沒有」加上名詞來表達批評，例如「不適合」、「沒有駕馭好」和「沒有期待度」等等。這些詞彙構成了臺灣評審批評選手時的主要負面表述方式，由此可看出臺灣評審在歌唱節目中，為符合評判角色，因此多使用專業批評詞彙給予選手評語。

另外，分析臺灣評審於批評時的人稱使用情況，發現其使用上有一定的偏好。表五-6為臺灣評審分別使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稱的次數。

表五-6：臺灣評審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人稱	次數
第一人稱	78
第二人稱	22
第三人稱	12

由上表五-6顯示，評審在第一人稱「你」的使用次數高於第二「你」與第三人稱「他」，觀察語料可發現，第一人稱主要用在「我覺得...」句型上作為批評語開頭，例如：「我覺得這個歌喔，的後半段喔，其實不適合他們唱」，以第一人稱做為表達負面態度的開頭主詞，事實上，「我覺得...」除了用在真實表達感受與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想法外，更多情況是為了減少面子威脅而使用的委婉語，表達這是自己的見解，可能並非事實或供參考用，在各項策略類型中皆可看見；第二人稱的使用次數則相對第一人稱低，例如：「你的難題在後面，因為大家開始會對你有越來愈高的期待」，以第二人稱來客觀描述選手未來的難題；最少使用的則為第三人稱，例如：「他們聲音裡的緊張是聽得出來的」，並未直接對選手說明，而是使用「他們」來從一個更客觀的角度去描述選手的問題。另外，除了人稱開頭的批評語外，評審的評價語中也會出現非特定人稱的句子，可能是陳述、評論、或技術性的描述，以不強調人稱視角的方式給予選手客觀的批評，通常用於含蓄型批評策略中。

第二節 美國批評策略分析

一、批評策略的使用頻率與分布

以下針對美國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評審對選手表現的批評語進行分析，首先以綜觀角度分析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或含蓄型批評，接著再進一步分析含蓄型批評策略類型之使用偏好。表五-7為美國評審主要策略類型的結果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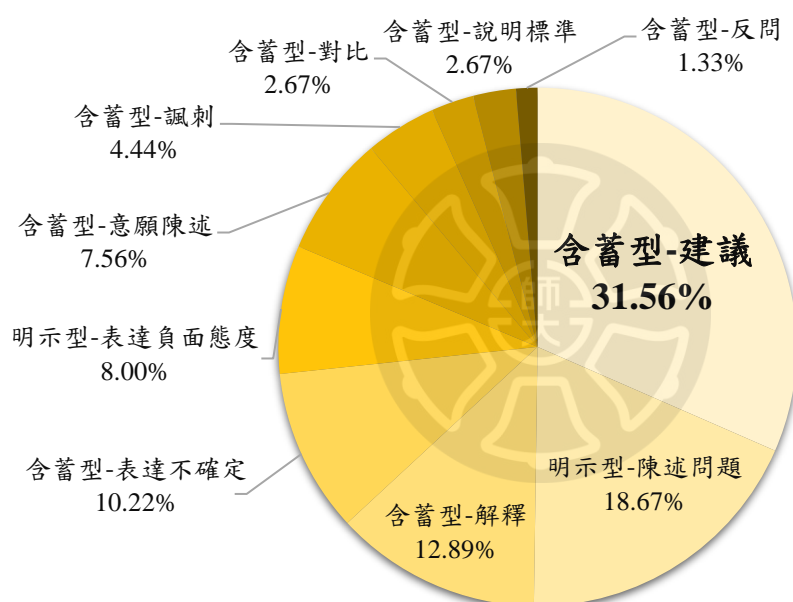
表五-7：美國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類型統計表

批評策略類型	次數	百分比 (%)
明示型	60	26.67%
含蓄型	165	73.33%
共計	225	100.00%

從綜觀角度分析批評策略，美國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占73.33%，明顯高於占26.67%的明示型批評策略，此結果與 Lin (2020)的結果不同，其數據顯示美國評審的明示型批評策略高於含蓄型批評策略的使用，但整體而言美國評審偏好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但本研究的美國評審卻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

且頻率大幅高於明示型的使用。如同前一節所言，此差異現象可歸因於學者與本研究的樣本差異，雖然同為《American Idol》此歌唱節目，但年代與評審組成的差異可能為批評策略使用的潛在影響因子。

接著從微觀角度探討美國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明示型批評策略分為「表達負面態度」與「陳述問題」；含蓄型批評策略則分為「對比」、「解釋」、「表達不確定」、「說明標準」、「反問」、「諷刺」、「建議」和「意願陳述」，共十項批評子策略類型進行分析。圖五-2為美國評審批評子策略類型的分析與統計。



圖五-2：美國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統計

從微觀角度分析美國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美國評審最主要採用「含蓄型—建議」策略，使用率達31.56%；其次為「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占總體的18.67%，直接點出選手表現的問題之處；第三是「含蓄型—解釋」策略，占12.89%，以說明的方式間接指出選手的問題；第四為「含蓄型—表達不確定」策略，使用率只占10.22%，以含糊的態度來減緩批評帶來的面子威脅；接著為使用頻率較低的子策略類型，第五為「明示型—表達負面態度」策略，占8.00%；第六則為占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7.56%的「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接著依序為占4.44%的「含蓄型—諷刺」策略、占2.67%的「含蓄型—對比」策略與「含蓄型—說明標準」策略，最後是僅占1.33%的「含蓄型—反問」策略，後四項子策略類型的使用頻率已大幅少於最高頻的「含蓄型—建議」策略。由上可知，美國評審主要偏好含蓄型的子策略類型「含蓄型—建議」，此結果與 Lin (2020)的研究相同，Lin (2020)提到美國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建議」策略，以給予選手改進方向的方式來委婉批評選手現在的不佳表現。

接著，以下將依據各子策略類型的使用頻率高低提供實例並進行分析。首先為含蓄型的建議策略，例句如下：

(116) LB: Don't forget to look at us and be careful about all the tricks.

(別忘了要看著我們，並且要小心所有的歌唱技巧。)

(117) KP: Ammon, you do need to kind of work on your delivery vocally.

(Ammon，你確實需要在聲樂表達方面多加努力。)

例句(116)中，男性評審 LB 建議選手在表演時要直視評審，並小心各方面的歌唱技巧問題，以建議改進方向的方式暗示選手這次的表現有以上這些問題。例句(117)中，女性評審 KP 建議選手需在歌唱表達方面多加著墨與練習，以此含蓄地批評選手這次表演出現了歌唱問題。接著為明示型批評中的陳述問題策略，例句如下：

(118) LR: What we noticed with you is that you give us all.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a tendency to overdo.

(我們注意到你把一切都展現給我們了，但同時你也有過度表現的傾向。)

(119) LB: For right now, you're a little trapped in Murl, Jimmy Rogers, all of these older guys.

(目前你的風格太受 Murl、Jimmy Rogers 和那些老一輩歌手的影響了。)

例句(118)中，男性評審 LR 首先肯定了選手對展現他歌唱技巧的努力，但接著便直接點出這可能導致選手有「過度表現」的問題，暗示對選手表現的不滿意。例句(119)中，男性評審 LB 直接說出選手的表演風格被他喜歡的那些前輩歌手所影響，這導致他失去了個人特色，暗示選手的表現沒有自己的魅力。第三為含蓄型的解釋策略，例句如下：

(120) LR: Fear can be your worst enemy.

(恐懼可能是你最大的敵人。)

(121) KP: Zachary.

(Zachary。)

AS: Yes, Katy.

(是的，Katy。)

KP: Turtle power.

(你有像烏龜的力量。)

例句(120)中，男性評審 LR 並直接批評選手的表現，而是說明恐懼可能是這位選手最需要面對的問題，以此暗示他的情緒使其表現不理想。例句(121)中，女性評審 KP 說明選手擁有「turtle power」，將選手比喻為龜兔賽跑中的烏龜，

雖然最後可以急起直追，但是需要時間，以此暗示選手現在的實力表現還無法與他人競爭。第四為含蓄型的表達不確定策略，例句如下：

(122) LB: I mean you have a really nice voice. I mean it's got a sweetness and tenderness to it, but I just don't know if you've thrown the dart and hit the bull's-eye with what your voice is.

(我是說，你確實有一個很棒的嗓音，你的聲音有著甜美溫柔的特質，但我不確定你是否已經找到最能發揮你聲音潛力的方向。)

(123) KP: Listen, it's obvious you have people that you look up to from the boy bands to BTS. You are a part of that "ARMY" which is great. I think you've studied all of them and it's become this kind of melting pot of you and I don't really know exactly who you are in that mess.

(聽著，很明顯你有很多崇拜的偶像，從男子樂隊到 BTS，你是他們的粉絲，這很好。我看得出來你研究了這些偶像，而你現在已經融合了他們的風格，這使我不知道哪個是真正的你。)

例句(122)中，男性評審 LB 先讚美選手擁有甜美溫柔的好聲音，但卻使用不確定的口吻表達選手可能還未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風格，就像是「射飛鏢沒有正中靶心」一樣。例句(123)中，女性評審 KP 首先肯定選手的偶像崇拜，但接著使用了表達不確定的方式說明這位選手模仿了太多不同偶像的風格，導致自己的表演沒有明確的個人特色。接著是明示型的表達負面態度策略，例句如下：

(124) LB: You've got a big voice. You've got a voice. You're singing on pitch, but it's just not. It's not flowing out and it's not natural.

(你擁有很強大的嗓音，你有好的聲音條件，你的音準也沒問題，但就是感覺不對，你的演唱不夠流暢，也不夠自然。)

(125) KP: So you do a cool thing with your voice but it feels a little put on.

(你的聲音有一些很酷的特點，但感覺有點做作。)

例句(124)中，男性評審 LB 首先讚美選手擁有好的聲音，但接著仍表達了負面感受，認為選手的歌唱表現不夠流暢與自然。例句(125)中，女性評審 KP 雖然先讚美選手歌聲的特殊處，但真正想表達的是她真實的負面看法「有點做作」。接著為含蓄型的意願陳述策略，例句如下：

(126) LR: I agree with Luke, take the time.

(我同意 Luke 的看法，再花點時間著墨一下。)

AS: I understand.

(我理解。)

LR: Put it together and really come back here because I want you to go all the way.

(整理好你的表演，然後再回到這裡，因為我希望你能走到最後。)

(127) LB: I don't want to move you through without totally knowing that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you. I don't wanna put you on stage in Hollywood and then you start falling out of time, then you have just become heartbroken by being on stage.

(我不想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讓你晉級，我不想讓你上好萊塢舞臺，然後你開始跟不上節奏，最終因為這樣的舞臺經歷而心碎。)

例句(126)中，男性評審 LR 同意另一位評審 LB 的看法，認為選手的表演還不達到水準，建議選手再花點時間練習與成長，最後陳述其意願，希望能看到

選手再次回到這個舞臺上並走到最後，以此暗示現在無法讓他晉級，這融合了建議策略與意願陳述策略。例句(127)中，男性評審 LB 陳述了他不想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讓選手繼續參與比賽，不希望選手有糟糕的舞臺經歷，由此暗示選手這次的表現沒有通過標準，無法晉級。接著是含蓄型的諷刺策略，例句如下：

(128) LR: If you were to hit us some notes, I'm telling you right now. You could take over the world in 15 seconds. If that voice was coming out, we're going, "holy crap." And by the way, Speedos would be in that fast.

(如果你能為我們展現一些高音，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你絕對能在15秒內征服世界，前提是那個驚人的聲音出來了，我們會說：「我的天啊！」另外，泳褲流行的速度也可以達到那麼快。)

(129) KP: Yeah, I mean, Tom, I think he wanted to be the biggest jingle writer in the world. I think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there for you.

(是的，我是說，Tom，我認為他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廣告歌創作者，我想這方面可能有適合你的發展機會。)

例句(128)中，男性評審 LR 誇張地表示選手絕對能在15秒內快速征服全世界，並讓他推崇的只穿泳褲之造型跟著流行起來，但前提是他能唱出高音，事實上這是暗諷選手根本無法做不到，因他的表現已呈現出他不會唱歌，更不用說唱好高音。例句(129)中，女性評審 KP 雖然表面上是讚美選手能成為很厲害的廣告歌創作者，但實際上是暗示他不適合參加《American Idol》這個節目，甚至不適合成為專業歌手。接著是含蓄型的說明標準策略，例句如下：

(130) LR: I must tell you but you're going to competing against some pretty fierce voices.

(我必須告訴你，你將要與一些非常強勁的聲音競爭。)

(131) KP: This is the American Idol stage. You can't keep singing in your bedroom on this stage. This is the American Idol stage.

(這是《American Idol》的舞臺，你不能在這個舞臺上依然保持像在臥室裡唱歌的方式，這裡是《American Idol》的舞臺。)

例句(130)中，男性評審 LR 並未直接點出選手能力不足，而是陳述了接下來的競爭環境，間接地暗示選手現在的實力可能還無法面對挑戰。例句(131)中，女性評審 KP 說明了《American Idol》舞臺的標準，這個舞臺的表現方式不能如同在自己家裡房間唱的一樣放鬆，暗示選手需要具備舞臺上的專業態度與水準，但現在的他並不具備。接著是含蓄型的對比策略，例句如下：

(132) LB: You know, the problem is, we want to see that consistency..... And so many other people walk out with it right off the bat.

(你知道的，問題在於，我們希望看到那種一致性.....而很多人一上來就能做到這一點。)

(133) LB: Cecil, you kind of got swallowed up a little bit. There were just some pitch problems that I haven't really heard from you.

(Cecil，你的表現有點被壓制了，你今天出現了一些音準問題，這是我之前從未在你的表演中聽到過的。)

例句(132)中，男性評審 LB 先提出選手沒有做到前後一致的穩定，接著說明其他很多人可以立刻做到這點，以此對比並暗示出選手的實力較弱。例句(133)中，男性評審 LB 先表達選手的能量沒有發揮出來，似乎被「壓制」，接著再提出了音準這項明確的問題，並對比選手過去與現在的表演，以過去從未聽過選手唱走音為標準，對比現在出現了音準問題，暗示選手這次表現得不理想。最後是含蓄型的反問策略，例句如下：

(134) AS: You know my first song I was actually going to audition with was “At last” by Etta James, but then I was like, “Well, let’s play it safe.”

(你知道我本來打算用 Etta James 的《At last》來參加海選，但後來我想「嗯，還是安全一點吧。」)

LB: Why are you gonna play American Idol safe?

(你為什麼要在《American Idol》上選擇安全的路線?)

(135) KP: Do you want to be here?

(你想待在這裡嗎?)

AS: Yeah.

(想。)

KP: You do?

(你真的想嗎?)

AS: U-huh.

(嗯哼。)

KP: You’re not showing it.

(你沒有表現出來。)

例句(134)中，選手表示原本要挑戰高難度的歌曲，但為了能安全過關，所以選擇了別首歌，男性評審 LR 因此反問了選手為何要妥協選擇穩當的路線，以此暗示選手過於保守。例句(135)中，女性評審 KP 先以問句詢問選手是否想繼續留下來，得到選手的肯定答案後，再以反問的方式「You do?」質問選手的真實

想法，這以暗示評審已經知道選手的內心答案，雖然選手仍表示確定，但事實是評審從選手的表演中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直接表明「You're not showing it.」。

以上為美國評審在批評選手時所使用的策略類型，從綜觀角度分析，美國評審最常採用的是含蓄型批評策略從微觀角度分析，使用頻率最高的也是含蓄型批評中的建議子策略類型，其次為明示型的陳述問題策略，第三為含蓄型的解釋策略，第四為含蓄型的表達不確定策略，第五為含蓄型的意願陳述策略與明示型的表達負面態度策略，接著是含蓄型的諷刺策略，含蓄型的對比策略與說明標準策略比率相同，最後是較少使用的含蓄型反問策略。雖然從綜觀角度來看，本研究的美國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與 Lin (2020)提出的美國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此結果相異，但從微觀的子策略類型角度分析，Lin (2020)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皆顯示含蓄型的建議策略為美國評審最常使用的子策略類型，以建議選手改進方向為最主要的批評策略。

二、批評策略的常見組合模式

美國評審也可能使用批評策略組合模式，以下列出常見的組合，並進行例子分析。表五-8 為美國評審的常見批評策略組合模式。

表五-8：美國評審常見的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	次數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建議	10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解釋 + 含蓄型—建議	4
含蓄型—表達不確定 + 含蓄型—建議	3

由上表五-8顯示，美國評審於批評時頻繁使用的批評策略組合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其次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含蓄型—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建議」三種策略類型組合，第三則是「含蓄型—表達不確定+含蓄型—建議」，其他還有數種不同的策略類型組合，但由於使用頻率相對較低，因此將不在此進行詳細列舉與說明。

以下依據使用頻率提供例子以進行分析，首先為「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建議」組合模式，先直指選手的問題或錯誤，再提供改進方向，例句如下：

(136) LB: Well,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 don't have. You don't have the whole stage thing down. Walk out and own it.

(好吧，讓我告訴你還缺少什麼，你還沒有完全掌握舞臺，你要走出去並且征服它。)

(137) KP: Denica, you're very talented. But I think you're 17. You can kind of hear it in your voice a little bit, the kind of little lack of experience. There's a bit of a timidness or a shyness when delivering. I think maybe, you know, when you get around other big singers, you're going to go, "Oh, yeah! This is what I got to do." You'll know how to go, "Oh, I need to just dial this up or be a little bit louder. Give it some more," you know.

(Denica，你非常有才華，但你才17歲，這點從你的聲音中能聽出來，那種經驗有些不足的感覺。剛才演唱時你有點膽怯害羞，我想當你接觸到其他優秀歌手時，你就會突然領悟：「啊，沒錯！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你會知道該如何調整，「我需要提高音量，或者唱得更有力一些，投入更多情感」)

例句(136)中，男性評審LB首先直接點出選手缺少的東西，也就是舞臺掌握的技巧，接著便建議選手應該嘗試「walk out and own it」，要選手自信地去表

演，努力征服這個舞臺，以此方式暗示現在他的表現還需加強。例句(137)中，女性評審 KP 首先讚美選手的才華，但是接著便直指選手的經驗不足是容易聽得出來的，因太過於年輕，且指出選手過於膽怯或羞怯，評審建議的解決方法是去看看其他優秀的選手如何表演，使用此方式暗示選手現在的不足。接著，「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含蓄型—建議」也是評審常使用的批評策略組合，在提出的選手問題或錯誤上加入解釋，並提供改進方向，以此方式更全面地表達批評語，例句如下：

(138) LB: For right now, you're a little trapped in Murl, Jimmy Rogers, all of these older guys. The bends and the throw away lines and old signature stuff is so throwback. It can be overdone sometimes. And I think once you start carving some of that out, the sky will be the limit for you.

(就目前而言，你有點被困在 Murl、Jimmy Rogers 和所有這些老一輩歌手的風格裡。那些轉音、即興的唱詞和老式的標誌性風格太過復古了 - 有時會顯得太過頭了。我認為一旦你開始放棄鑽研其中一些元素，你的潛力將會無限。)

(139) KP: You got some things to work on. I think it's missing a little of that smoke. It's missing a couple.....you know, it's like a person missing a shadow. You gotta find it a little bit more. I think that if you found it, it would be something really powerful.

(你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我認為你缺少了一點韻味，缺少了一些東西...你知道就像一個人缺少了影子，你需要更多地去發掘它，我認為如果你找到了它，那將會是非常強大的東西。)

例句(138)中，男性評審 LB 首先明確點出選手的風格被他所喜歡的這些前輩歌手所限制住，造成沒有自己的特色，接著解釋選手表演中的哪些特點顯露出了這個問題，最後建議選手應放棄繼續深入了解這些老式的元素，更多地發展自己的特色。例句(139)中，女性評審 KP 直指了選手的問題，認為選手缺少了這首歌特殊的韻味，接著比喻這個情況就像人的影子，雖然難以確切描述，但卻是重要的元素，最後建議選手應針對韻味這部份多加著墨並進行改變。最後是「含蓄型—表達不確定+含蓄型—建議」，評審偶爾也使用此策略組合給予選手批評，先以不確定口吻給予選手批評，再提供能改進的方向，例句如下：

(140) LB: You have like a sparkle in your eye. You have all that going on but I don't know if it's all the way there for me. You just gotta kind of have a little more sass to it.

(你眼裡有一種閃光，你具備所有需要條件，但對我來說，我不確定你是否已經完全達到標準。你需要在表演中加入更多的個性和魄力。)

(141) KP: Wow, umm, let's start. You know, Kiko, I think what you gave us was interesting. I don't know if it's as ready as it was for your brother. I think it's got some work before it gets on this big stage.

(哇，嗯，我們開始吧，你知道嗎，Kiko，我認為你展現給我們的東西很有趣，但我不確定它是否像你兄弟的表現那樣準備充分。我認為在登上這個大舞臺之前，它還需要一些改進。)

例句(140)中，男性評審 LB 首先肯定了選手的表現，但接著使用不確定口吻表達對選手是否達到晉級標準的存疑，並建議選手需要在他的表演中增加更多獨特個性甚至是魄力，評審以兩個含蓄型批評策略類型暗示了對選手表現的存疑

甚至可能為不認可選手表現。例句(141)中，女性評審 KP 直指了選手的問題，認為選手缺少了這首歌特殊的韻味，接著比喻這個情況就像人的影子，雖然難以確切描述，但卻是重要的元素，最後建議選手應針對韻味這部份多加思考並改善。

上述為美國評審在批評策略組合上的常見模式，整體而言，美國評審在組合模式上最主要使用「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其次則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含蓄型—建議」這三種子策略類型組合，偶爾使用「含蓄型—表達不確定+含蓄型—建議」這項含蓄型策略類型組合，可從中觀察出美國評審主要以「含蓄型—建議」為批評語的中心策略。

三、批評言語的主題

Lin (2020)和 Al-Jdayeh (2023)皆提出歌唱節目評審主要評價選手「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本研究也將進行探討。表五-9為美國評審批評主題。

表五-9：美國評審的批評主題

批評主題	次數	百分比 (%)
表現/能力	67	83.75%
外貌/擁有物	13	16.25%
共計	80	100.00%

根據上表五-9顯示，美國評審的評價內容主要聚焦於選手的「表現/能力」，占總體的83.75%，對「外貌/擁有物」此主題的評價僅占16.25%。這一發現與 Lin (2020)和 Al-Jdayeh (2023)針對歌唱節目評審評價策略的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者們指出，在歌唱比賽的特定語境下，評審傾向以選手的專業表現為評價基礎，以維持其作為專業評判者的公正形象。在「表現/能力」主題的細分類別中，評審關注的層面包括選手的聲音技巧、舞臺表現、舞臺風格和情感表達等多個面向。相比之下，針對「外貌/擁有物」的評價主要集中在選手的外型和姿態方面，但這類評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價所占比例明顯較低。這種評價重心的分布反映了專業歌唱比賽中評審普遍採用的評價標準，即優先考量參賽者的專業素養和表演能力，而非外在形象。

四、批評言語的結構特徵與詞彙選擇

接著研究美國評審的批評語結構，Nguyen (2005)比較越南英語學習者及英語母語者，發現英語批評結構通常帶有負面意義的形容詞，或是使用具正面意義但在前面加上否定詞，例如：「Umm that's not really a good sentence.」，使用「not」來否定了正面形容詞「good」，以此批評他人，因此「not」的相關否定詞加上正面形容詞也將放入結構中共同討論。從前一小節針對批評句構的研究中可發現「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NP/PRON) (INT) V NP」、「就是 ADJ/VP」、「NP/PRON (Be) (INT) ADJ」及「(NP/PRON) V 得 ADJ」為臺灣評審最主要使用的批評句構。為了解美國評審在批評結構上與臺灣評審的異同，因此綜合學者與前一小節的研究結果，將納入此五種結構並從中探討美國評審的其他常見批評句構，這五種中文結構將分別對應為英文的「I think NP/PRON VP」、「(NP/PRON) (INT) V NP」、「It's just ADJ/VP」、「NP/PRON (Be) (INT) ADJ」及「(NP/PRON) V so/too ADJ」。表五-10 為美國評審批評語中常見的句式結構。

表五-10：美國評審常見的批評語句式結構分析

句式結構	次數
I think NP/PRON VP	18
(NP/PRON) (INT) V NP	14
I don't know if/I'm not sure if NP/PRON VP	12
You need to/You have to VP	11
NP/PRON (Be) (INT) ADJ	8

由上表五-10顯示，美國評審主要使用「I think NP/PRON VP」句構給予選手批評，表達自身想法，例如：「I think it's missing a little of that smoke.」、「I think it's not quite up to what American Idol is.」；其次為「(NP/PRON) (INT) V NP」，以動詞為批評中心的句式結構，例如：「You didn't carve out enough individual time.」、「You get lost and fade out a little bit.」；第三為「I don't know if/I'm not sure if NP/PRON VP」結構，以模糊不確定的語氣來減輕批評的面子威脅程度，例如：「I don't know if it's all the way there for me.」、「I'm not sure if it works for American Idol.」；第四為「You need to/You have to VP」，基本為建議選手改進方向的結構，常出現於含蓄型批評的建議策略之中，例如：「You need to calm the storm that is around you.」、「You need to get yourself esteem together.」；第五則為「NP/PRON (Be) (INT) ADJ」結構，以負面形容詞為中心結構給予選手直接的批評，通常以虛主詞開頭，例如：「It's a little hokey.」、「It's not comfortable.」。以上五項為美國評審頻繁使用的批評句式結構，其中，「I think NP/PRON VP」為評審最頻繁使用的句式結構，表達評審對選手表現的負面評價。

在這些批評結構中，負面形容詞與動詞，以及否定詞加上正面形容詞與正面動詞的情形常出現於明示型批評的表達負面態度策略及陳述問題策略。以下統整美國評審常使用的負面詞彙。表五-11為美國評審的負面詞彙使用列表。

表五-11：美國評審批評語的負面詞彙表

正面詞彙	次數	正面詞彙	次數
形容詞			
frustrating	4	not ready	7
shy	3	not natural	4
abrasive	2	not enough	4

trapped	2	not there	3
frosting	2	not comfortable	2
hokey	2		
linear	2		
timid	2		
shot	2		
limited	1		
動詞			
lost	3	not show	1
overcompensate	2	haven't earned	1
sabotage	2	can't compete	1
overdo	2	didn't carve	1
mess up	2		
fade	2		
crash	2		

根據上表五-11顯示，美國評審並非使用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bad」或「terrible」，而是使用針對歌唱節目中選手表現的特定負面詞彙，最主要使用否定詞加上正面形容詞的組合「not ready」，表示選手「還沒準備好的」，其他高頻的負面形容詞為「frustrating」，多用於表達需要淘汰選手的沮喪感；負面動詞則以「lost」為主，表達選手可能在歌唱中「迷失方向」，否定詞加上動詞的組合則以「not show」最常見，指選手沒有表現出最好的一面。以上使用方式推論可能源自於歌唱節目中的評審身分，作為專業評判角色，評審職責為給予選手專業評語，因此較少使用適用於普遍日常生活的批評詞彙，以達到能確切點出問題的效果。

接著，將分析美國評審在人稱使用上的各項比率，以此了解美國評審的批評語人稱偏好。表五-12為美國評審在批評語使用上的各項人稱使用次數。

表五-12：美國評審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情形

人稱	次數
第一人稱	38
第二人稱	45
第三人稱	20

美國評審在人稱使用上，多使用第二人稱「你」做為批評語開頭，用於客觀表達事實，例如：「You took the whole ship down.」，此句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中的解釋策略，以比喻選手將整艘船帶沉的方式表達選手拖累其他人；第一人稱開頭的批評語主要為表達評審的個人想法，例如：「I'm having a dilemma.」評審表達自己陷入抉擇的困境之中，含蓄表達選手的不穩定狀態；使用頻率最低的是第三人稱，例如：「It's a little hokey.」，並未直指選手，而是用虛主詞「It」來帶出對選手表演的感想。除了人稱開頭的批評語外，評審也會使用非人稱開頭的句子，例如祈使句，但佔少數，美國評審主要以第二人稱「You」來直接或間接地批評選手的表現。

第三節 臺、美批評策略對比分析

一、批評策略的使用頻率與分布比較

前面分別討論了臺灣《聲林之王》與美國《American Idol》中，評審的批評策略分析與批評語相關研究，接著以下將兩方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兩者批評策略使用的異同。表五-13為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主要批評策略類型之統計。

表五-1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類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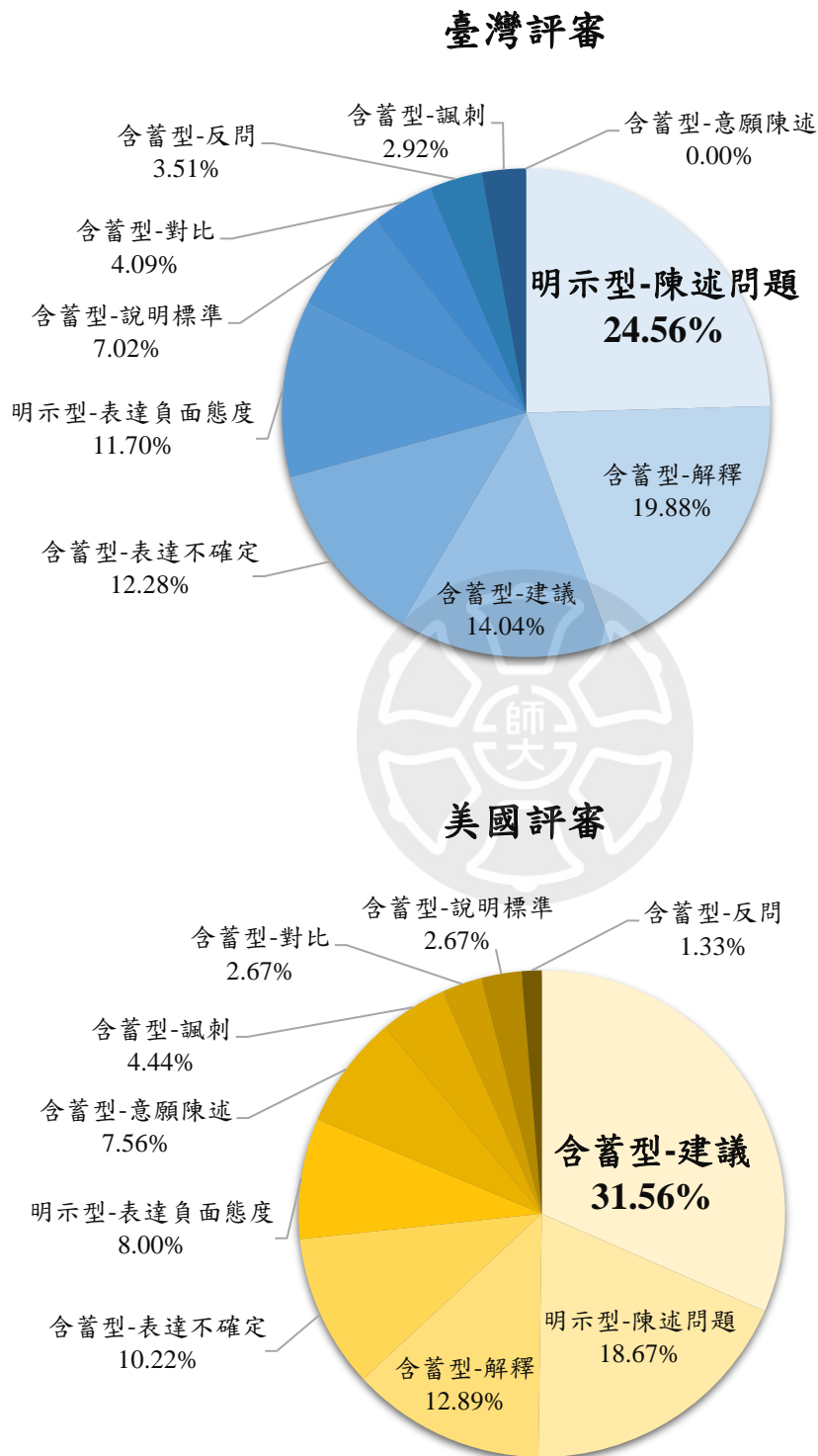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明示型	62	36.26%	60	26.67%
含蓄型	109	63.74%	165	73.33%
共計	171	100.00%	225	100.00%

根據上表五-13顯示，在明示型與含蓄型批評策略的使用分布上，臺灣與美國評審皆呈現出相似的策略偏好，兩地評審都以含蓄型批評作為主要的策略形式，臺灣評審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的比例達63.74%，美國評審則高達73.33%，兩者的使用比率皆明顯高於明示型批評策略的36.26%與26.67%。這項發現顯示，無論是臺灣或美國的評審在給予選手負面評價時，整體而言皆傾向採用較為委婉間接的含蓄型批評策略，而非直接明確的批評方式。此結果與 Lin (2020)的研究有些差異，學者提出不論臺灣或美國評審，皆主要使用明示型的批評策略，尤其臺灣評審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大幅高於含蓄型，因此本研究與學者的研究有不同的結果。如同前面幾節內容提出的推論，研究節目、播出年代與評審組成皆可能為產生此差異的基本因素。此結果推測也可能同樣受到節目的形式風格影響，由於電視節目主要目的之一為收視率，為維護選手支持者的觀看數，仍需採用降低威脅選手面子程度的批評，可能因此多採用含蓄型批評策略。

比較兩方評審的策略使用頻率，可發現美國評審相較於臺灣評審更常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推測美國評審可能注重言語的緩衝。在明示型批評策略的使用上，臺灣評審則高於美國評審，透過明確的批評使選手意識到問題所在。

接著將針對臺、美評審的子策略類型使用頻率進行比較分析，以下不僅統計兩方評審各子策略類型的出現次數與比例，更進一步對比兩方在批評策略選擇上

的主要傾向。圖五-3為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批評子策略類型上的使用情況。



圖五-3：臺灣與美國評審的批評子策略類型比較

比較兩方的批評子策略類型使用比率，可看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直指選手的問題與失誤，占整體的24.56%，其次為占19.88%的「含蓄型—解釋」策略，第三則為占14.04%的「含蓄型—建議」策略；美國評審則主要使用「含蓄型—建議」策略給予選手可改進的方向以暗示選手現在表現的問題，占整體的31.56%，其次為占18.67%的「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第三則為占12.89%的「含蓄型—解釋」策略。儘管使用比例不同，臺灣與美國評審最常運用的三種子策略類型仍相同，均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和「含蓄型—建議」。兩地評審主要差異在於優先策略的選擇：臺灣評審偏好「明示型—陳述問題」，美國評審則傾向於「含蓄型—建議」。另外，其餘批評子策略類型相對前三項策略的使用率低，其中臺灣評審基本未使用「含蓄型—意願陳述」策略，不表達對選手表現的興趣與期待，美國評審則最少使用「含蓄型—反問」策略，僅占整體策略使用的1.33%，顯示其不常以反問句形式質問選手的表演問題。

綜上所述，從綜觀角度分析，臺灣與美國評審均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大宗，但從子策略類型角度分析，可看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給予選手批評，美國評審則是以「含蓄型—建議」策略為主。此結果顯示出兩方評審在批評策略偏好上的不同。

二、 批評策略的常見組合模式比較

除了單獨使用批評策略類型外，臺灣與美國評審也使用策略組合模式給予選手批評，以下將比較臺灣與美國兩方評審在批評策略組合上的異同，比較最頻繁使用的前三批評策略組合模式。表五-14 為臺、美評審批評策略組合模式的比較。

表五-14：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批評策略類型組合模式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批評策略組合模式	次數	批評策略組合模式	次數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建議	6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建議	10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解釋	4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解釋 + 含蓄型—建議	4
明示型—陳述問題 + 含蓄型—說明標準	4	含蓄型—表達不確定 + 含蓄型—建議	3

由上表五-14可知，臺灣評審的主要策略組合模式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和「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說明標準」，其中「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所使用的次數相對較高，且三種組合模式均包括「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美國評審的主要策略組合模式為「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解釋+含蓄型—建議」和「含蓄型—表達不確定+含蓄型—建議」，三種組合模式的使用頻率相近，且皆包括「含蓄型—建議」策略，以上策略組合模式評審偶爾顛倒使用，但整體皆以上述的策略結構順序為主。比較兩方的批評策略模式組合可看出兩方皆以「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為主，雙方評審常直指選手表演的問題之處，再給予改進的方向，顯示出評審的批評策略相似處。但由表五-14也發現兩方評審的批評策略組合模式的使用率皆較低，原因除了偏好使用單一子策略類型外，可能還多採用「讚美+批評」的組合模式，先肯定選手的優點或努力，再給予真正的批評內容，以此減少面子威脅程度。

三、 批評言語的主題比較

以下將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歌唱節目中的批評主題，了評審在批評內容上的異同。表五-15為兩方評審的批評主題比較。

表五-15：臺灣與美國評審的批評主題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表現/能力	71	97.26%	67	83.75%
外貌/擁有物	2	2.81%	13	16.25%
共計	73	100.00%	80	100.00%

比較兩方的批評主題，臺灣與美國評審皆主要批評選手的「表現/能力」，分別占97.26%與83.75%，包括針對歌唱技巧、情感表達、舞臺風格甚至是歌曲選擇等等方面，但在批評「外貌/擁有物」上，美國評審卻高於臺灣評審，主要針對選手的服裝，可推論西方國家於批評主題上仍包含評價他人的「外貌/擁有物」，但無關晉級與否。但整體而言，兩方評審皆主要批評選手的「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此結果與 Lin (2020)與 Al-Jdayeh (2023)的研究結果相同。

四、 批評言語的結構特徵比較

為了解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批評語句構的差異，以下將進行比較。表五-16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批評語結構的語料筆數排序之比較。

表五-16：臺灣與美國評審常見的批評語句式結構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句式結構	次數	句式結構	次數
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	30	I think NP/PRON VP	18
(NP/PRON) (INT) V NP	17	(NP/PRON) (INT) V NP	14
就是 ADJ/VP	15	I don't know if/I'm not sure if NP/PRON VP	12
NP/PRON (Be) (INT) ADJ	10	You need to/You have to VP	11
(NP/PRON) V 得 ADJ	6	NP/PRON (Be) (INT) ADJ	8

由上表五-16顯示，「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或英文的「I think NP/PRON VP」結構皆為兩方評審最常使用的批評句構，以「我覺得/認為...」或「I think...」來表達自身對選手表現的負面感受外，也具有委婉語的性質，在說明選手問題時使用此句型可減少面子威脅的程度，暗示這屬於自身想法，甚至僅供參考之義，以此減少直接性；次頻繁使用的同樣為「(NP/PRON) (INT) V NP」，使用動詞為中心，表達評審對選手的批評，可能省略主語；接著，臺灣評審也頻繁使用「就是 ADJ/VP」強調句，還有直接表達感受與意見的「NP/PRON (Be) (INT) ADJ」與「(NP/PRON) V 得 ADJ」；美國評審則依序是表達不確定口吻的「I don't know if/I'm not sure if NP/PRON VP」、建議改變方向的「You need to/You have to VP」和通常使用虛主詞「it」直接表達想法與感受的「NP/PRON (Be) (INT) ADJ」。兩方評審在批評語結構中具相似性，皆常使用完整句子結構的「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 (I think NP/PRON VP)」來給予選手評語，在明示型與含蓄型策略中皆適用。

以上結構中提到了形容詞與動詞在批評結構中的重要性，以下將對比臺灣與美國評審常使用的負面詞彙，並加入否定詞加上正面詞彙，因同樣做為描述與形容主詞的重要一環。表五-17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批評語的負面詞彙比較。

表五-17：臺灣與美國評審批評語的負面詞彙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負面詞彙	次數	負面詞彙	次數
形容詞			
可惜	9	frustrating	4
緊張	6	shy	3
勉強	3	abrasive	2
危險	3	trapped	2
拼貼	2	frosting	2
跑掉	2	hokey	2
理所當然	2	linear	2
偏遠	2	timid	2
困難	2	shot	2
複雜	2	limited	1
過尖	2	not ready	7
安全	2	not natural	4
兩光	2	not enough	4
客氣	2	not there	3
難過	2	not comfortable	2
飄	2		
弱	1		

低	1		
累	1		
少	1		
不穩	2		
不穩定	2		
不好	1		
不準	1		
動詞			
不能唱	3	lost	3
不適合	2	overcompensate	2
沒有辦法定住	1	sabotage	2
沒有駕馭好	1	overdo	2
沒有期待度	1	mess up	2
沒有驚喜	1	fade	2
		crash	2
		not show	1
		haven't earned	1
		can't compete	1
		didn't carve	1

由上表五-17可看出，整體而言，臺灣評審的負面詞彙豐富度高於美國評審，在批評選手歌唱表現上有較多的專業用語。但兩方評審的形容詞豐富度皆高於動詞，可看出評審的批評習慣，在形容詞上，臺灣評審的豐富度相較美國評審高，但兩方皆主要使用負面形容詞，而非否定詞加上正面形容詞，例如：「拼貼」、「勉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強」、「frustrating」和「abrasive」，且這些皆主要為針對選手表現的專業批評詞彙，評審較少直接使用「糟」或「bad」這些普遍適用於各情境的負面詞彙來給予選手批評。在動詞上，臺灣評審的豐富度低於美國評審，臺灣評審多使用否定詞加動詞或存現動詞加名詞的形式給予選手批評，例如：「不適合」、「沒有辦法定住」，美國評審則多使用單純的負面動詞，例如：「lost」和「overdo」，這些皆適用於歌唱節目此情境之中。事實上，臺灣與美國評審負面詞彙豐富度與使用頻率不高，推測可能為兩方評審為減輕面子帶來的威脅程度，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因此較少使用到多出現於明示型批評策略中的負面詞彙或否定詞加正面詞彙，Tang (2016)研究才藝競賽節目中的評審，結果也顯示評審在給予選手批評時會避免使用直接的負面詞彙，這種評價方式同樣體現於本研究中的臺灣與美國評審，傾向使用較委婉方式表達負面意見。但兩方若採用明示型批評策略，則多使用針對選手表現的特定詞彙，例如針對選手音準問題的「飄」，或舞臺表現力平淡的「linear」，動詞包括選手不夠了解與掌握這首歌的「沒有駕馭好」，或表現過度的「overcompensate」，這些詞彙的使用顯示出評審在表達批評時的專業性。

從使用頻率分析，皆未有使用次數超過十次的負面詞彙，因此針對使用次數超過五次的負面詞彙分析，經評審人數標準化處理後，臺灣評審對「可惜」的平均使用頻率約為5次，而美國評審對「not ready」的平均使用頻率約為2次，由此可看出臺灣評審最常使用的負面詞彙「可惜」頻率些微高於美國評審的高頻詞「not ready」，可看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可惜」來表達對選手未表現好或沒有完全發揮實力的遺憾，評審多將此詞彙與其他針對選手表現的負面詞彙共同使用，先表達負面感受，再給予專業性的評語，推測華人社會於溝通時重視情感的緩衝，相對直接點出選手的問題，表達負面感受的面子威脅性可能相對較低；美國評審雖然整體使用單純負面形容詞，但最主要使用的卻是「not ready」這個否定詞加上正面形容詞的組合，表達選手現在的能力還不足以面對接下來的挑戰，推測美

國或西方社會注重個人成長與目標導向，強調現狀與目標間的差距。

除了批評語句式結構與使用詞彙外，在偏好的人稱使用上，臺灣與美國評審也呈現出差異。表五-18 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批評語中人稱使用次數的比較表。

表五-18：臺灣與美國評審批評語的人稱使用情形比較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第一人稱	78	38
第二人稱	22	45
第三人稱	12	20

根據上表五-18 顯示，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第一人稱「我」做為批評語的主詞，推測主要原因在於評審常使用「我覺得...」來表達負面評價，不一定單純用於明示型策略中，由於此句型在中文中具有委婉語功能，因此評審也常出現在含蓄型策略；美國評審主要使用第二人稱「你」做為主詞，於明示型或含蓄型策略中皆會使用。此與第四章談論的影響讚美語人稱使用情形原因可能相同，由於臺、美兩方評價互動機制的不同，評審主要使用的人稱產生了差異。兩方評審最少使用第三人稱「他」的原因可能在於評審主要是面對選手給予其評價，因此使用第一或第二人稱會較直觀，通常第三人稱的使用會在一位評審給予批評後，另一位評審接話的情況下發生，雖然主要是給予選手批評，但性質卻類似回應上一評審的評語。綜上所述，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批評語的主詞使用上反映了不同的人稱使用取向。另外，臺灣與美國評審也傾向於同一讚美語中混合不同人稱使用，增添評語的層次性與豐富度。

第四節 影響批評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前面幾節討論臺灣與美國評審的批評策略使用差異，並探討評審的批評主題，再進一步分析批評語結構與常用詞彙。為了解影響兩方批評策略的可能因素，以下將從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因素進行探討。

一、文化與社會特徵

Hofstede (1980)提出的文化維度理論中，點出了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概念，集體主義在乎團體的共同利益與和諧，個人主義文化則注重個人的權力自由；在溝通表達上，Gelfand et al. (2004)指出集體主義背景人士注重間接表達，委婉的說話方式以減少面子威脅，相反地，個人主義背景人士主要使用直接的表達方式，以明確地傳達個人意見。Hall (1976)提出的高、低語境概念中，高語境社會於溝通上依靠語境因素，人們需根據當下語境判斷可能的語境義，低語境社會則較低地依賴語境，注重當下明確且直接的字面義。推測臺灣多以集體主義與高語境文化為主，美國則為個人主義與低語境文化社會，在批評策略上，推測臺灣評審多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委婉表達負面評價以維持選手面子與雙方的和諧，美國評審則以明示型批評策略為主，清楚表達負面感受或直指選手錯誤。

在本研究結果中，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此符合東方社會的集體主義與高語境特色，但美國評審卻同樣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此結果與個人主義與低語境文化特徵不同。以上結果顯示出文化與社會特徵與人們的言語行為似乎並未完全直接相關，推測還需考慮更多語境因素，且透過研究兩方評審的批評主題也可以發現情境的影響力，處於歌唱節目中的評審，為了表現出其專業能力，批評主題主要圍繞選手的「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

透過本研究，我們雖然仍能看到文化與社會因素對批評策略產生影響，但在情境脈絡影響下，批評策略的使用可能未符合世人對東方與西方社會的印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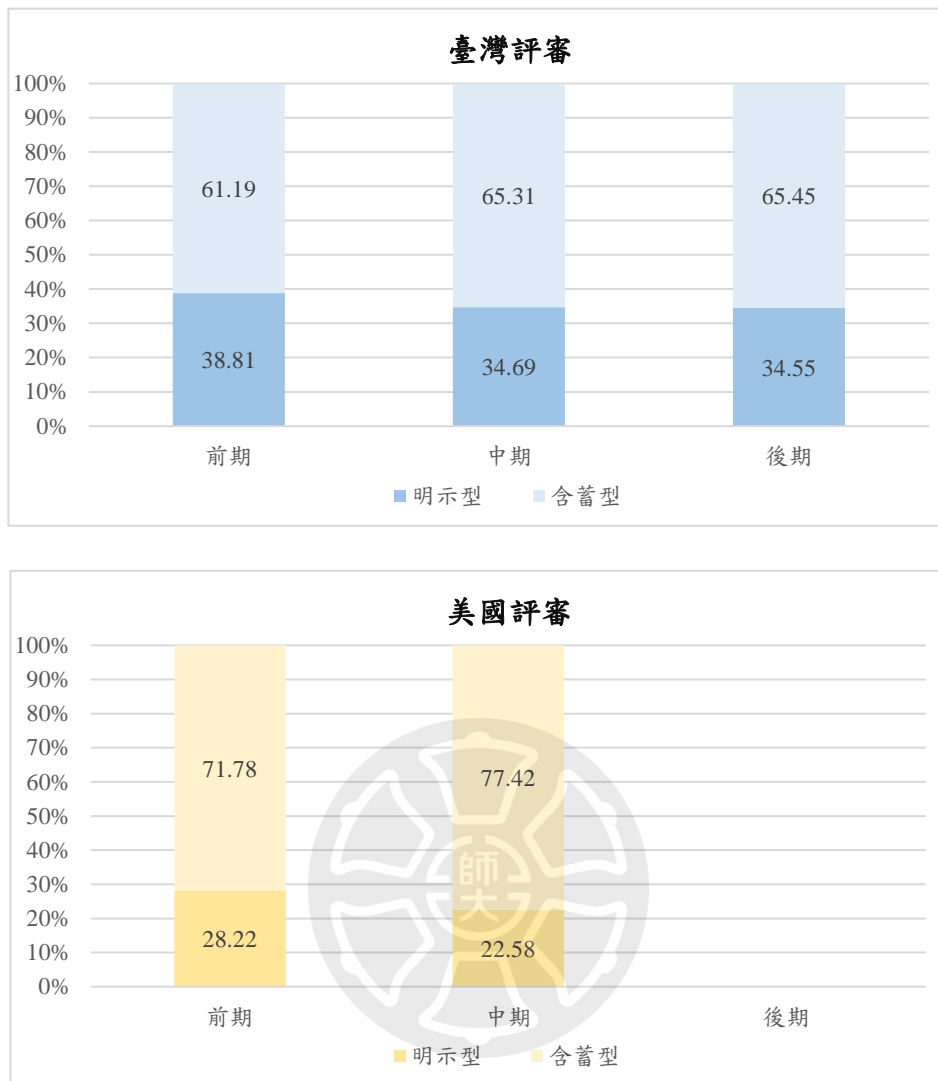
化與社會特徵雖然為重要因素之一，但情境脈絡可能為更需進一步研究的關鍵點。

二、社會地位與距離

除了文化與社會特徵外，批評策略的使用亦可能與社會地位與距離相關。根據 Brown 和 Levinson (1987) 提出的面子威脅行為公式，威脅面子行為的嚴重程度主要取決於三項要素，包括社會距離、相對權力及負擔程度，為了解本研究歌唱節目評審是否受到以上因素影響而改變其批評策略，以下將進行探討。

Brown 和 Levinson (1987) 提出的面子威脅公式包含三項關鍵因素：社會距離、相對權力和負擔程度，首先討論基本為固定不變的相對權力（社會地位）。歌唱節目中的評審通常為歌壇地位較高的歌手，其社會地位高於選手，且在歌唱節目中評審擁有評判權，其意見直接影響選手的晉級與否，因此評審的相對權力數值固定較大。在負擔程度方面，由於批評言語行為本質上屬於威脅聽話者的面子，因此負擔程度的數值同樣固定較大，因此在三項因素中，相對權力和負擔程度皆固定為高值。由於在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與選手的相處時間較長，雙方社會距離可能隨時間推移而縮短，因此推論評審的批評可能從含蓄型轉為明示型。

以下將分析兩方評審於前、中、後期的批評策略變化，節目的切分架構參考第四章的表四-19。圖五-4為兩方評審前、中、後期的批評策略比較。



圖五-4：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前、中、後期批評策略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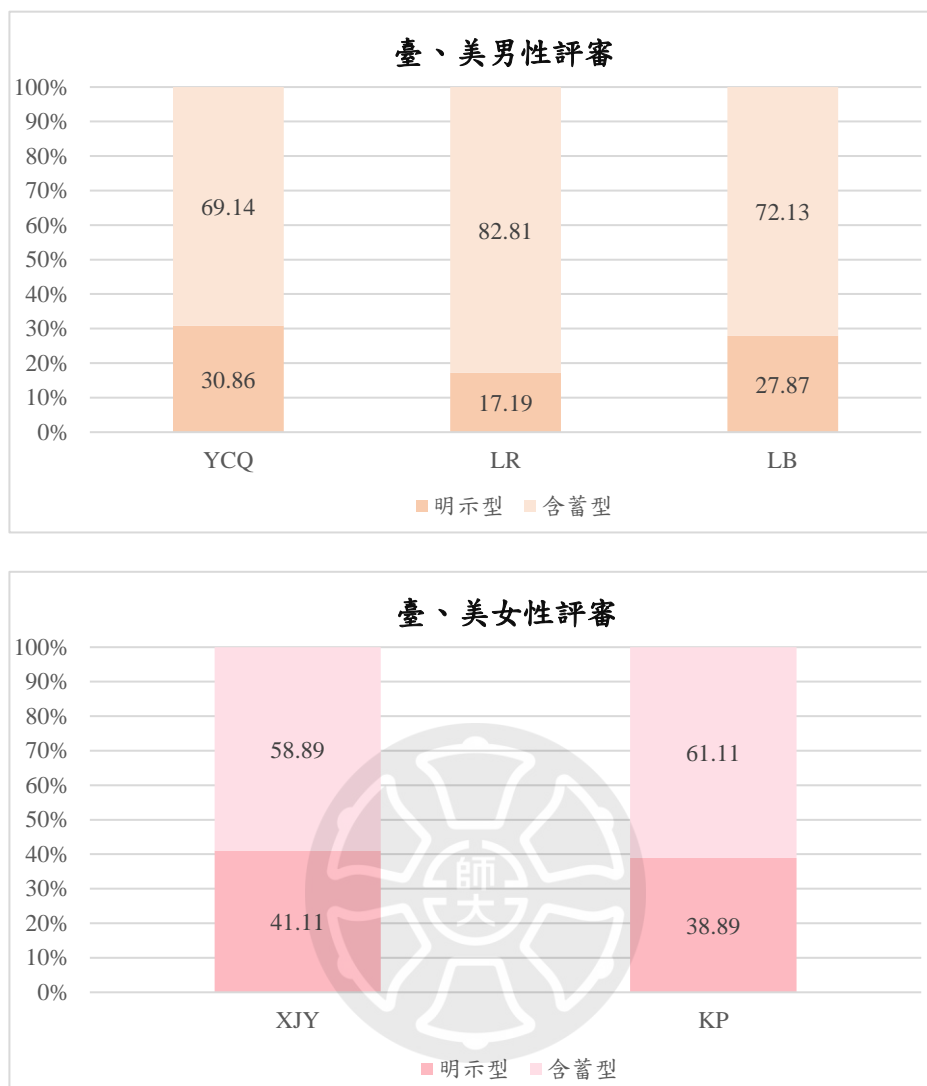
由上圖五-4顯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前、中、後期節目皆主要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且使用的比率為逐漸增加狀態，臺灣評審從前期的61.19%到中期提高至65.31%，於後期則增加為65.45%；美國評審含蓄型批評策略的使用同樣有上升趨勢，從前期的71.78%到中期的77.42%，此與以 Brown 和 Levinson (1987)的面子威脅公式為基礎的推論結果不同，原先推論可能因社會距離的日漸縮短而使評審的批評策略越以直接的明示型策略為主，但本研究的臺灣與美國評審卻仍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明示型批評策略則漸減。此外，圖表顯示在節目前期與中期，美國評審使用批評策略，然而到了後期卻未有批評策略的使用，原因在於美

國評審於後期以讚美策略為主，因此本研究在後期階段並未收集到批評語料。這種策略轉變反映了節目性質與賽制對評審策略使用的影響，將在第六章中進行相關的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推論評審與選手的社會距離並未有太大的變化，評審為了維繫專業度與導師形象，可能與選手之間仍保持一定的客觀距離，較少因時間推移而變得親近，Brown 和 Levinson (1987) 提出的社會距離數值仍處於高峰狀態，與相對權力、負擔程度相同，因此評審在節目中皆主要維持間接性質高的含蓄型批評策略。

三、性別角色

Al-Jdayeh (2023) 提到不論在《Arab Idol》或是《Indonesian Idol》中，男性評審皆傾向使用明示型的批評策略，女性評審則主要採用含蓄型批評策略給予選手評價，減少威脅選手面子的情況。為了解本研究中，性別角色是否與批評策略採用具有相關性，研究在語料選擇時納入性別角色因素作為考量標準，所選取的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均包含男、女評審，以利後續分析比較。以下將針對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男、女評審的批評策略進行分析與討論。圖五-5為臺、美歌唱節目中男、女評審的主要批評策略比較。



圖五-5：臺灣與美國男、女評審的批評策略比較

根據上圖五-5顯示，不論臺灣或美國歌唱節目，男、女性評審皆主要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但兩方男性評審 YCQ、LR 和 LB 的含蓄型批評策略使用比率大幅高於明示型，兩方的女性評審 XJY 和 KP 在使用明示型與含蓄型的比率上較為接近，顯示出女性評審在明示型批評策略的使用率高於男性，這與 Al-Jdayeh (2023)的研究結果有些不同，因學者提到男性評審多使用明示型批評策略，女性評審則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但在《聲林之王》第三季和《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中，男、女性評審的批評策略呈現出不同結果，這表明在專業評審情境下，節目性質甚至評審的個人風格可能比性別角色因素更能影響批評策略的採用。

另外，分析男、女評審在批評語中的主題，結果顯示，不論臺灣或美國的 YCQ、XJY、LR、LB 和 KP，皆主要批評選手的「表現/能力」，而非「外貌/擁有物」，顯示專業音樂評審在進行批評時，普遍將焦點放在歌唱技巧、舞臺表現等等專業能力，而非評論與表演內容無直接關聯的外在特徵，此體現了評審在音樂節目中的角色與功能。

綜上所述，臺灣與美國的男、女評審在批評策略上與前人對於特定性別印象有差異，整體而言臺灣與美國男、女評審皆偏好含蓄型批評策略，且兩節目中的評審的批評主題皆為針對選手的「表現/能力」，因此推測在歌唱節目中，節目情境脈絡對批評策略的影響可能超越了傳統性別角色因素的作用。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歌唱節目中的批評策略類型，並探討其中常見批評語結構與詞彙，更進一步分析可能影響批評策略採用的原因，結果顯示，從宏觀角度分析，臺灣與美國評審皆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從微觀的子策略類型角度來看，臺灣評審仍主要使用明示型的陳述問題策略，美國評審則主要使用含蓄型的建議策略，在常見的策略類型組合模式中，兩方皆以明示型的陳述問題策略加上含蓄型的建議策略為主，此顯示出了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批評策略組合上的共通性，且兩方於批評主題上皆針對選手的表現與能力，而非外貌與擁有物，以符合評審此角色的工作與責任。另外，進一步探討兩方評審的批評語結構，發現兩方皆主要使用「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 (I think NP/PRON VP)」結構，且在負面詞彙使用上，臺灣評審多使用「可惜」，美國評審則為「not ready」，但整體使用次數皆較低。在人稱使用上，臺灣評審主要使用第一人稱「我」批評選手表現，可能因評審多使用「我覺得...」作為開頭詞，有委婉表達意見之義；美國評審則是多使用第二人稱「你」開頭，不僅只出現於直指選手錯誤，也常使用在含蓄型

批評策略之中。在最後一節中，探討了影響批評策略採用的因素，結果與第四章針對讚美策略的研究結果相似，雖然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在批評策略中可能有一定的影響，但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應為節目情境脈絡，在歌唱節目中，評審的批評言語行為可能產生變化，這也是為何臺灣與美國評審在策略使用上與傳統對兩方印象有差異的原因。



第六章 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比較

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討論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本章將從綜觀角度比較臺、美整體偏好的策略選用，並了解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且將根據本研究使用的 Lin (2020)分類架構，延伸或下分其它可能的子策略類型，了解本研究中兩方評審策略使用的多元性。接著將探討在相同情境下，兩方評審的策略反應回饋之異同，以更全面地比較兩方策略採用的差異，並於最後探討評審讚美與批評語的會話含意，了解評審的特定讚美或批評語中的背後含意。

第一節 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比較

一、 整體偏好策略比較

以下將以第四章、第五章針對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為基礎，統整臺灣與美國評審於評價選手時的整體偏好策略。表六-1呈現臺、美評審整體主要使用的策略。

表六-1：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體策略

	臺灣評審		美國評審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讚美策略	302	63.85%	894	79.89%
批評策略	171	36.15%	225	20.11%
共計	473	100%	1119	100%

由表六-1顯示，臺灣與美國評審最主要使用讚美策略而非批評策略給予選手評價，且兩方讚美策略的使用比率皆大幅高於批評策略的使用，尤其美國評審的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讚美策略遠高於批評策略的使用，因此可推測在歌唱節目中，臺灣與美國評審仍主要給予選手讚美語以表達對選手表現的正面評價，而非以批評語做為主要評價內容，根據第四與第五章針對詞彙使用的研究（參考表四-17和表五-17），臺灣與美國評審在正面詞彙的使用豐富度與頻率上皆高於負面詞彙，此結果也呼應了臺、美兩方主要使用讚美策略。

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比率，美國評審在讚美策略的使用上高於臺灣評審，批評策略的使用則為臺灣評審高於美國評審，由此可推論，在歌唱節目中，美國評審讚美選手的比率較高，尤其節目後期皆給予讚美性質的評價內容，較少點出選手的問題；臺灣評審則相對較常使用批評策略，批評選手的頻率高於美國評審，但根據第五章的分析可看出臺灣評審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減少面子威脅程度。

整體而言，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主體策略皆為讚美而非批評策略，但比較雙方使用比率仍可看出美國評審更頻繁地在歌唱節目中使用讚美策略，這可能源自於節目後期皆以讚美策略為主，臺灣評審則相對美國評審頻繁使用批評策略，但主要仍是以含蓄型批評為主。由此可了解臺灣與美國評審整體偏好讚美策略外，也發現兩方在評價上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比率的差異。

二、讚美與批評的其他子策略類型

在第四章與第五章中，根據 Lin (2020)的讚美與批評分類架構去劃分本研究中評審的口語語料，但從讚美策略的研究結果可看出，「明示型」讚美策略與「含蓄型—評價」策略使用比率大幅高於其它子策略類型的使用，觀察這兩項子策略類型，可發現其範圍內的語料能再進一步劃分，原因在於 Lin (2020)對於這兩項讚美策略之定義較廣，未更具體的說明其定義之範圍，僅能知曉包含一個以上的正面詞彙即屬於明示型讚美策略之範圍，而含蓄型讚美中的評價策略相對於明示

型讚美策略，其為不包含明顯正面詞彙的讚美語，因此將在下文中提供以上兩策略可能的劃分方式。

首先，「明示型」讚美策略的定義為包含一個以上的正面詞彙，但參考明示型批評策略，我們也可將明示型讚美策略劃分為兩個子策略類型，分別為「表達正面態度」與「陳述優點」。「表達正面感受」策略可定義為「評審以正面詞彙來表達其對選手表現之情緒與感覺」，例如：「開心」、「感動」等等詞彙，以下分別提供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例句：

(142) XJY: 喜歡啊，就是有做到耶，我真的替你好開心喔。

(143) KP: I have so much belief in you. I'm so proud of you, and I see you, and I love you.

(我對你充滿信心，我為你感到無比驕傲，我看見了真正的你，我愛你。)

例句(142)中，XJY並非是點出選手的優異處，而是直接表達對選手表現的正面感受。例句(143)中，KP同樣直接表達對選手表現的正面感受與喜愛，並未是以點出選手歌唱表現中優點的方式。「陳述優點」策略則可定義為「評審針對選手的表現，使用明顯的正面詞彙進行特定或整體的優異點陳述」，例如：「悅耳」、「穩定」等等，例句如下：

(144) YCQ: 河馬，他的唱歌是最穩定、最平穩的。

(145) LR: I just love the way you just navigate around the stage.

(我就是喜歡你在舞臺上自如穿梭的方式。)

例句(144)中，YCQ直接點出選手優秀的歌唱穩定度，直指選手優點。例句(145)中，LR則不僅只表達對選手表現的喜愛，還著重點出喜歡選手在舞臺上游刃有餘的表現方式。

其次，「含蓄型—評價」策略在Lin(2020)的原始定義為評審給予讚美性評語來認可選手的表現與過去努力，但並未具體解釋讚美性評語的定義，觀察Lin(2020)的研究與例句，可推論此策略應是相對於明示型讚美策略，並未使用明顯正面詞彙，趨近於描述的形式。通過本研究語料分析，可將「含蓄型—評價」策略進一步下分出不同的子策略類型，包括「調侃」與「比喻」策略。「調侃」策略指「評審透過輕鬆戲謔的語調，運用幽默或反諷的手法來肯定表演者，在看似『開玩笑』的方式下傳達含蓄型的讚美」，以下分別提供臺灣與美國評審的例句：

(146) XJY: 我覺得你今天選這首歌，然後用這種方式演唱，應該也不是為了想要撫慰人心，不是為了想要打動我們，賺人熱淚，而是你就是想要展技吧！

(147) LR: So I want to know, before we go any further, the phone number to your mom and dad, so I can figure out how to put my kids in a tent.

(我想知道，在我們繼續之前，關於你爸媽的電話號碼，這樣我就能知道怎麼讓我的孩子們也住在帳篷裡。)

例句(146)中，XJY以調侃選手想要「展技」的方式來間接暗示選手優異的歌唱技巧。例句(147)中，背景為評審在讚美一對來自夏威夷的兄妹選手，他們的家庭教育特色是住在帳篷之中，因此LR在看完兩位的表演後，以開玩笑的方式說明要跟他們的父母請教這種特殊的家庭教育，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良好表現。「比喻」策略指「評審運用比喻手法來描述選手的整體或特定表現，以此讚美選手的表現」，例句如下：

(148) XJY: 另外一位機關槍先生，你真的，我剛剛在想像，如果我今天是一個晚上在看電視的人，我躲在被窩裡，我可能會因為你站起來。

(149) KP: There's a light about you when you're just singing. It's like you're an angel.

(你唱歌的時候，身上有一種光芒，就像是天使。)

例句(148)中，背景為選手完成饒舌表演，XJY並未直接稱呼選手的名字，而是將選手比喻為「機關槍」，表達選手的饒舌表演速度快又精準，以此含蓄地讚美選手的表現。例句(149)中，評審KP並未直接讚美選手的表演魅力或個人氣質，而是將選手比喻為天使，以此暗示選手的個人特質出眾且純淨。

以上為讚美策略可再進一步劃分的子策略類型。在批評策略中，Lin(2020)的分類相對完整，僅「含蓄型—解釋」策略本研究認為可再進行劃分，「含蓄型—解釋」策略之定義為評審描述選手表現不佳之處，使選手意識到問題所在，但描述選手表現不佳之處的手法較多，尤其可劃分出「比喻」策略，指「評審運用比喻手法來描述選手的整體或特定表現，藉此暗示選手的問題所在」，例句如下：

(150) XJY: 我覺得凱喆就是行走的「毛地黃」。

YCQ: 毛地黃？中藥埃。

XJY: 毛地黃是強心針，對，它是一種強心藥物，它就是，它就是會打到你的心臟，可是如果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是會受不了的。

YCQ: 心臟就爆掉喔。

XJY: 就是說，如果聲音是一種波形的話，你的音色裡面讓我覺得很特別那個顫音，如果從頭到尾都有的話，最後會聽起來有點疲乏。

(151) KP: So you do a cool thing with your voice, but it feels a little put on, you know, like the transition from boy band voice to the rock voice. It's like you're running over a speed bump, but at 50 mph. You can really feel it.

(你的聲音確實很酷，但感覺有點刻意，你知道的，就像從男子團體的聲音突然轉換成搖滾，像以時速50英里的速度開車壓過減速帶，你能感受到那種衝擊感。)

例句(150)中，XJY將選手比喻為「毛地黃」這種強心藥物，雖然直擊人心，但若一直維持會讓人無法承受，以此方式暗示選手的表現過於高頻，缺乏高低起伏。例句(151)中，KP首先讚美選手的歌聲，接著將選手聲音比喻為從和諧的男子團體嗓音變成搖滾嗓音，且如同五十英里時速輾過減速帶般地突兀，以比喻手法強調這種轉換是不自然的，暗示對其表演的負面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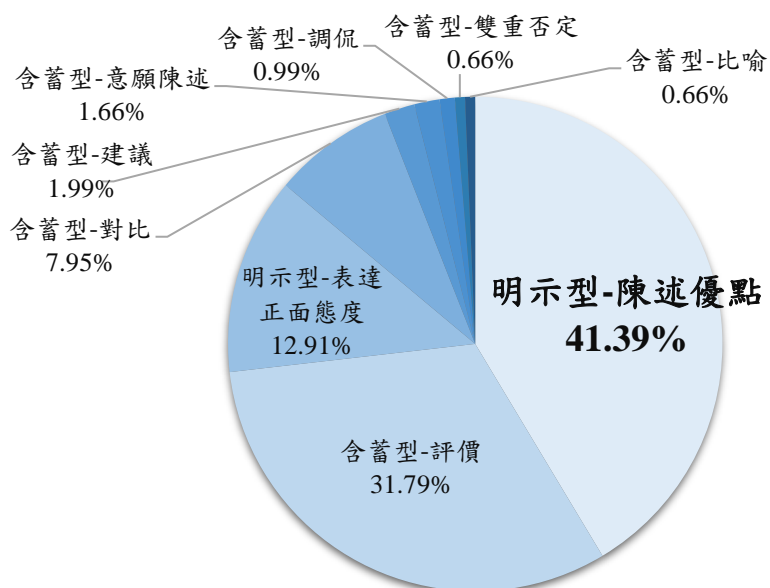
以上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上可進一步的劃分方式，整體而言，讚美與批評策略的使用比率仍不變，臺灣與美國評審皆以讚美策略為主。其中讚美策略可將明示型讚美策略劃分為「表達正面態度」與「陳述優點」策略，「陳述優點」策略的使用相對「表達正面態度」策略高，含蓄型讚美的評價策略則可再分出「調侃」與「比喻」策略；批評策略的分類相對完整，僅含蓄型批評中的解釋策略可再劃分出「比喻」策略。表六-2為本研究修改後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分類。

表六-2：修改後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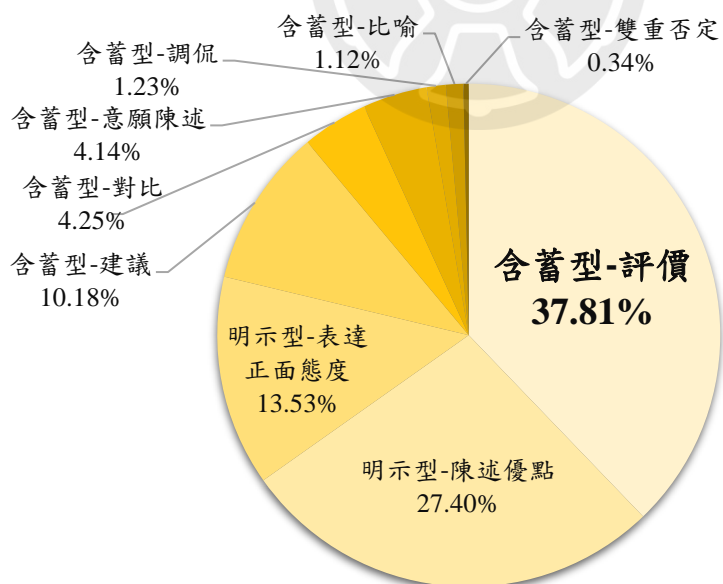
讚美子策略類型	批評子策略類型
明示型—表達正面態度	明示型—表達負面態度
明示型—陳述優點	明示型—陳述問題
含蓄型—評價	含蓄型—對比
含蓄型—意願陳述	含蓄型—解釋
含蓄型—對比	含蓄型—表達不確定
含蓄型—雙重否定	含蓄型—說明標準
含蓄型—建議	含蓄型—反問
含蓄型—調侃	含蓄型—諷刺
含蓄型—比喻	含蓄型—建議
	含蓄型—意願陳述
	含蓄型—比喻

為了解本研究中臺灣與美國評審更完善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的使用情況，以下將根據修改後的策略分類方式，統整出兩方評審更新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使用比率。圖六-1為修改後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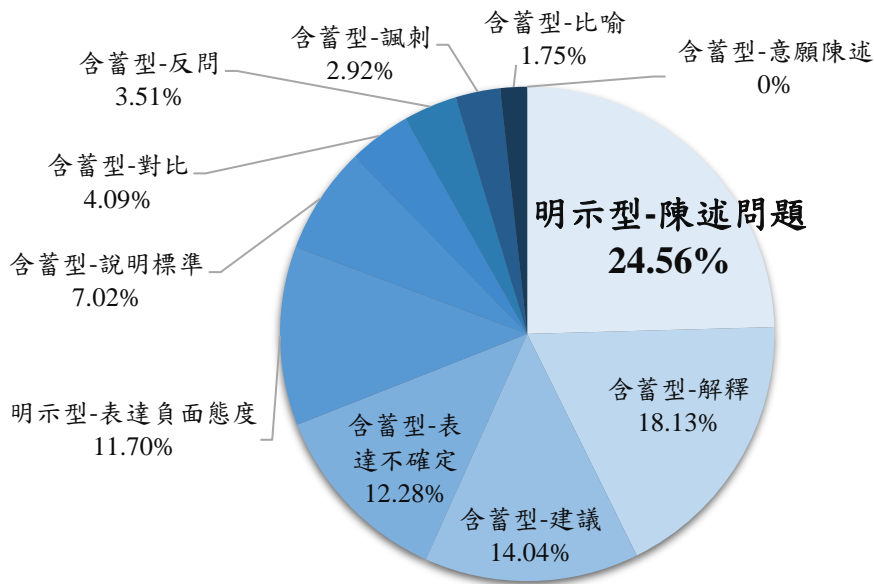
臺灣評審-讚美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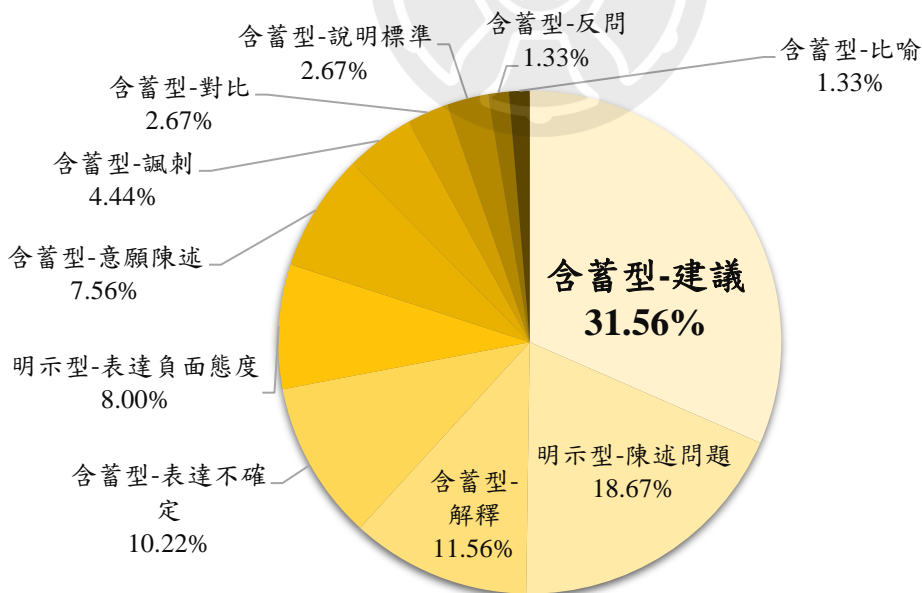
美國評審-讚美策略



臺灣評審-批評策略



美國評審-批評策略



圖六-1：修改後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比較

第二節 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回饋表現比較

前述內容了解臺灣與美國評審的策略使用現象與可能成因，本節將從情境角度了解歌唱節目評審在特定情境下所採用的策略，以下將根據歌唱節目中常見的選手表現情境去比較臺、美評審的策略回饋差異。

一、 選手表現優異的回饋

此情境為每一歌唱節目中基本皆會出現的情境，觀察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回饋模式，當選手表現優異且無任何明顯失誤時，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反饋基本皆採用讚美策略給予選手正面的評語。根據表四-7的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主體策略比較表，可以發現兩方評審在讚美方式上呈現出明顯差異。臺灣評審多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傾向給予選手直接性且明確的讚美語，例如：「很開心」、「很棒」等簡潔有力的正面詞彙；相較之下，美國評審則以「含蓄型讚美」策略為主要表達方式，透過委婉且非直接性的讚美方式，以較為迂迴的語言技巧使選手了解其正面評價的意涵。此結果與 Agustiyan (2020) 的研究發現相符，該研究指出，同為東方社會的印尼在一般語言使用上應以含蓄型讚美策略為主，然而歌唱節目《Indonesian Idol》的評審卻與臺灣歌唱節目評審表現一致，皆傾向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且 Agustiyan (2020) 與本研究均發現美國《American Idol》評審反而主要採用含蓄型讚美策略。

根據第四與第五章的讚美與批評主體策略分析結果，評審的策略選擇明顯受到電視節目形式風格的影響。臺灣歌唱節目中，評審甚至節目製作方可能更多考量現場觀眾的感受，為使觀眾能夠快速理解評價內容，因此傾向減少模糊表達，多採用直接明確的讚美策略；相對地，美國歌唱節目在前期至中期階段多為評審與選手的直接互動，並無觀眾的參與，因此評審可能更傾向使用需要依情境判斷、

更具層次性和專業性的含蓄型讚美策略，這種方式甚至可能是為了保留評價的彈性空間。

另外，美國評審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時，常採用重複同一正面詞彙的表達技巧，例如：「Amazing, amazing, amazing!」。透過這種反覆強調的方式來增加讚美的強度與感染力，此種重複性的強化表達可視為美國評審獨特的明示型讚美方式。

二、選手表現不佳的回饋

選手的表現除了優異之外，相對地也會出現表現明顯失誤或歌唱上的技術錯誤，觀察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回饋反應，整體而言，兩方評審皆偏好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減少傷害面子的程度，且如同第五章第三節中比較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常見批評策略組合模式，兩方評審在策略組合上多使用「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以更完整地給予選手批評語，但在語料中也能觀察到臺灣評審頻繁在批評組合策略前加上「明示型讚美」，形成「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策略組合，先使用讚美策略以降低接下來批評策略的面子威脅程度，例如：「我感動於艾瑞瑞今天對他舞臺上整體的別出心裁，可惜的就是，我覺得這一個唱法裡面你沒有駕馭好，可能你刻意在那些鼻腔和口腔裡面的轉折的時候，音就跑掉了」這裡評審首先給予明示型讚美，表達對選手認真設計舞臺效果的正面感受，接著才說出重點，也就是批評語，除了明示型陳述選手問題外，再使用含蓄型解釋策略來說明選手的錯誤之處。與臺灣評審相同，美國評審同樣頻繁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策略組合來給予選手負面評價，由讚美語來減緩接下來的批評語之面子威脅強度，例如：「I think you were on the precipice of something cool, but it's not quite there..... it is a little bit more inflection when you're singing like a little bit more dynamics.」評審首先肯定選手已經接近做出很酷的東西了，但話鋒一轉卻指出還沒完全到位，接著便以含蓄型批評的建議策略提出選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手應在他的演唱中多一些語調或力度的變化。以這種組合方式給予選手批評語不僅能減輕面子威脅程度，更能完善點出選手的問題。

臺灣與美國評審皆常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來為接下來的批評內容作鋪墊，此現象可呼應 Brown 和 Levinson (1987)提出的威脅面子行為之禮貌補救策略中的積極禮貌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評審透過先給予明確的正面評價，降低後續批評對選手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 的威脅程度，以維護選手的自尊並減緩批評的負面衝擊。

另外，Lakoff(1973)提到「規避詞 (Hedges)」概念，指語意中帶有模糊性的詞語。臺灣評審在批評選手表現時，皆常使用「規避詞 (Hedges)」來弱化與降低批評語氣，使得批評語的直接面子威脅程度下降，最常使用「好像」、「可能」這類型詞彙；美國評審則相對較少使用規避詞，使用清楚不模糊的詞彙與句子給予批評語。

三、 選手表現平庸的回饋

選手的表現並非只能單純使用表現優異或表現不佳此二分法，選手也可能出現未有明顯錯誤但表現平庸的情況，也可以解釋為選手的表現未帶給評審或觀眾驚喜，不夠突出，此情境主要出現於節目的中後期，在前期選手的表現較為亮眼。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組合來表達對選手表現平庸無驚喜感的負面評語，例如：「編排上還有唱，都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就是一切太理所當然了，就是如果以創作的觀點來說的話，就是比較沒有驚喜」先肯定選手在編曲和唱歌的方面，再使用明確的負面詞彙提出對選手表現缺乏驚喜感的負面感受。美國評審若遇到選手表現平淡不突出時，主要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組合，例如：「That was a great performance. I thought I was watching two stars happen.....I mean that was very star-like.....the only thing I was

a little worried about is that big, big, big moment.」美國評審首先明確地給予選手讚美，接著再委婉提出選手缺乏一個大的亮點，暗示選手表演平庸，較無驚喜感。

兩方評審批評選手表現平庸時雖然皆以明示型批評策略為主，但在包裝批評策略上所使用的讚美策略卻略有不同，臺灣評審主要以含蓄型讚美策略先給予選手須依情境去判斷的讚美詞，較具間接性而非直接性，暗示接下來可能的批評；美國評審則多先給予選手明示型的肯定，先肯定選手本質上或是過往表現的優異，再帶出現狀的表現已趨平淡。兩方的批評方式具些微差異。

四、 選手選歌不當的回饋

選手表現受到評審批評的情況，除了選手本身的表現不佳或平庸無特色外，不適合的選歌也可能受到評審的批評，這並非選手本身能力問題，而是歌曲本身不適合選手的風格與類型，即使選手的歌唱技巧方面無誤，但仍會得到評審的負面評價，此情境偶爾出現於歌唱節目中。觀察本研究收集的語料，臺灣評審若遇到此情況，主要採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以委婉的方式間接表達選手不適合唱這首歌曲，例如：「小朋友，差不多接近青少年的時候的小朋友，就想要長大……所以你應該趁著你還年輕的時候，享受你那個時候該做的事、該唱的歌」這裡評審並未直接點出選手選歌不當，反而是解釋並建議選手可以唱適合自己年紀的歌，以此含蓄地表達對選手表演的負面評價。另外，臺灣評審在此情境下較少使用讚美策略來減輕批評的面子威脅程度，推測原因在於歌曲不適當並非在否定選手的歌唱能力與技巧，面子威脅的強度低於前述的表現不佳與表現平庸之情境，因此較少使用讚美策略去做包裝。美國評審若遇到選手選歌不當的情況，反而偏好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組合，例如：「So, it's showstopper. You fought. It was good in my opinion. It wasn't the right song because I think you have more soul than that.」評審首先肯定了選手的努力，但接著仍直接點出選手在歌曲選擇上的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錯誤，這首歌無法充分展現選手的「靈魂」，這裡評審直接地讚美選手的努力，但同時也直指選手的問題。

兩方評審的批評策略上些微不同，臺灣評審主要採含蓄型批評方式來委婉表達選手的選歌問題，並未以直指的方式，減少強調語氣；美國評審則先明示地肯定選手本質上或過往表現的優異，再直接地點出選首選歌的不恰當，因此導致選手的整體表現不佳。從兩方評審所採取的策略性質分析，其實仍具委婉性。

綜上所述，臺灣與美國評審皆重視維護選手面子，在選手表現良好的情境下，臺灣與美國評審分別使用明示型與含蓄型讚美策略；選手表現不佳時皆可能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三重策略；表現平庸時，臺灣評審採「含蓄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美國評審則多採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選歌不當時，臺灣評審主要使用「含蓄型批評」，透過建議和解釋間接表達，較少搭配讚美，美國評審則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組合，與面對選手平庸表現的策略相似。由此可見臺、美評審在不同情境下的策略回饋異同。

第三節 影響臺、美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一、禮貌原則

Leech(1983)提出的禮貌原則中，讚譽準則指多讚美他人，減少貶損話語；另外，顧曰國(1992)提出的華人社會禮貌原則中，貶己尊人準則指多抬舉他人，貶損自己，此項準則也提到讚美他人的重要性，呼應了Leech的讚譽準則，從學者的理論中可看到東、西方社會對於讚美的注重，這解釋了本研究中臺灣與美國評審以讚美策略為主的結果，即使在歌唱節目此特定情境下，臺灣與美國評審仍遵循禮貌原則，多給予選手讚美語，以表達對選手的正面賞識。

Brown 和 Levinson (1987) 的面子理論中提到人在乎公眾形象與面子，包括希望被他人認可、欣賞的積極面子和不希望行動受他人干擾的消極面子。評審可能為維護選手的面子因此改變策略的使用，Lin (2020) 也提到真人實境的節目中，評審可能為了維繫彼此關係而改變溝通方式，因此多使用讚美策略，並減少使用批評策略以維護選手的面子。但讚美策略中包括含蓄型的建議策略，指給予選手能於現在的好表現上更上一層樓的建議，這項子策略類型可能涉及威脅選手的消極面子，因干擾選手的行動自由，但兩方評審的使用率皆較低，因此評審仍舊以維護選手面子的讚美策略類型為主。

二、 電視節目性質

第四章與第五章中，本研究談論到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對臺、美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的影響，但整體而言，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與以上因素的交互關係有限，因此推論可能需回歸到電視節目的本質。Lin (2020) 指出，真人實境節目中除了維繫彼此關係外，娛樂觀眾也是影響評審策略採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若節目製作方為了提升收視率而提出特定要求，甚至提供節目腳本，評審則可能依據節目方指示採取娛樂性質較高的讚美或批評策略。事實上，近年來歌唱節目相較於過往呈現明顯的趨勢差異。過去的節目較追求緊張刺激的節目效果，因此評審的言語往往較為犀利，多給予批評性評語。然而，近年來的節目為了使粉絲感受到支持的選手受到認同而持續觀看，節目製作方可能要求評審給予相對較多鼓勵性的讚美語，以達到娛樂觀眾的效果。此推測也可以解釋為何臺灣評審以明示型讚美為主，可能為增加選手支持者的收視率而使用較直接且明確的讚美策略。美國歌唱節目由於在前期並未有觀眾參與，因此評審可能多採取較需依情境判斷的專業性含蓄型讚美策略。但整體而言，美國評審也大量使用讚美策略來給予選手正面評價，尤其在後期當觀眾成為評價方並能決定選手晉級與否時，評審為協助選手獲得晉級機會，因此多採取讚美策略。

另外，陳泱璉（2014）提出不同節目賽制下評審給予選手評價時所側重的面向與策略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的《聲林之王》與《American Idol》賽制基本相似，從海選開始，到每一階段進行淘汰賽，最後選出總冠軍，節目流程與目標大致相符，因此可以推測臺灣與美國評審評價選手表現時採用的策略與評語內容所側重的面向可能具一致性，研究結果也表明兩方評審皆以讚美策略為主，尤其《American Idol》在節目後期皆為讚美策略，極少使用批評策略；《聲林之王》評審則在節目後期也相對前期較少使用批評策略，或多採用含蓄型批評策略。且兩方不論讚美或批評選手，主題皆圍繞選手的「表現/能力」。

此外，節目的後製剪輯也可能影響研究結果，歌唱節目做為電視節目之一，收視率是相當重要的，因此製作單位可能拍攝與保留較具話題性與娛樂性的內容，刪除較不具吸引力的部分，本研究的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語可能較具以上特點，因此節目剪輯方多放入播出的節目當中；另外，若某歌唱節目在氛圍設定上為友善且溫暖，那可能因此在後製剪輯過程中將多數批評語片段進行刪除，或保留含蓄型批評的部分，以評審讚美選手的片段為主要內容，以此保持節目的風格，這解釋了為何臺灣與美國評審多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

第四節 臺、美讚美與批評的會話含意

Grice (1975)提出合作原則，指會話雙方為了實現有效溝通所遵循的四大準則，包括量的準則、質的準則、關聯準則和方式準則，但在實際會話中，人們常故意違反合作原則以產生會話含意，其中會話含意大致可分為一般型與特殊型會話含意，一般型指在大部分語境下都會產生相同的理解，具有普遍性特徵，特殊型則高度依賴特定的語境和文化背景才能被正確解讀。在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皆可能包含會話含意，即使評審給予選手讚美語，最後卻可能選擇淘汰選手；相反地，評審即使給予看似批評內容，最後卻仍晉級選手，這種「讚美語+淘汰」

或「批評語+晉級」的矛盾組合產生了跨文化共通的一般型會話含意。以下分別針對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會話含意進行討論。

一、讚美的會話含意

在臺灣歌唱節目中，臺灣評審可能讚美選手的努力、用心等等非歌唱技術層面的特質，但結果卻是淘汰選手，例如：「是真的進步很多，真的，我是很感動的，就是妳都有在吸收，有在消化……我覺得很棒……妳心裡會覺得說，啊，我沒有比柏霖哥哥唱的好，可是我們在這裡不比那個了」這段為臺灣評審評價一位年輕的女性選手，她讚美了選手的進步，並在最後提到選手不需要與另一位歌唱實力堅強的選手柏霖比較，雖然此評語歸類於讚美之中，但從最後評審提到「不需與另一位選手比較」這件事上，我們可推測出評審的會話含意為「這位年輕選手的實力較差」，事實也證明這位選手在這一輪比賽中遭到淘汰，評語中提到的柏霖則為晉級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即使評語內容偏向使用讚美策略，仍可能得到淘汰的結果。但在歌唱節目中評審有時是真心的讚美選手表現，卻由於部分環節為兩人或多人競賽，評審只能選擇一位或少數選手晉級，因此即使選手收到評審的讚美，卻可能因對手表現得更好而遭到淘汰。

美國評審在評價選手表現時，也可能出現給予讚美語卻淘汰選手的情況，但通常這種情況下的讚美內容是針對非歌唱技巧方面的特質，例如：「Cheryl, love your heart. I love your passion for music. Love that Jimmy Choo sleeping on the job.」評審首先肯定了選手對音樂的熱愛，並提到喜歡他的狗在這個時間仍能睡著的狀態（選手帶著狗一起進入現場），雖然表面上此語料歸類於讚美策略中，但從評審讚美選手非歌唱方面的優點可推測其真實會話含意為「選手的歌唱表現不佳」，此位選手也的確在海選階段止步，無法晉級下一輪。

二、批評的會話含意

除了「讚美語+淘汰」組合外，評審的評語也可能出現「批評語+晉級」，即使整體為負面的評價內容，但最後卻仍晉級選手，例如：「就像剛剛前面老師說過的，你的難題在後面，因為大家開始會對你有越來愈高的期待。」評審說明選手未來可能會面臨大家對他有更高的期待，含蓄地批評選手現在的表現已經較為平淡，雖然評審批評了選手的表現，但這位選手卻仍晉級到下一關，從批評語中可看出評審提出選手的「難題在後面」，背後含意可推測為「現在的表現仍在可接受範圍」。另外，選手晉級的原因也可能在於對手的表現較差，相較之下這位選手的問題較小，評審才選擇其晉級，因此即使選手收到評審的批評語，仍可能因問題或失誤比對手少而成功晉級下一輪競賽。

美國評審也可能給予選手批評後，卻仍讓其晉級，例如：「It's not really about hard work. It's about "Are you ready?" It's a lack of experience. It's being a true, you know, 16-year-old and you could just hear it.....」評審看似批評選手缺乏經驗，太過年輕，但事實上這位選手仍舊晉級下一輪比賽，這裡可看出評審主要批評選手的經驗太少，但這也可以解讀其會話含意為「選手具有潛力」，若給予選手時間，相信可以成長並有良好的發展，因此讓這位選手通過這一輪的競賽。

整體而言，臺灣與美國評審皆可能在其讚美和批評語中蘊含會話含意，兩方皆可能讚美選手非歌唱表現方面的優點，例如：進步、努力、熱忱等等，以此暗示選手歌唱方面的問題因此淘汰選手；但兩方評審也可能批評選手的表現不佳、表現平淡或是經驗不足，卻仍讓選手晉級，原因可能在於認為選手有可塑性，有進步空間。但另一選擇淘汰或晉級選手的外在因素在於對手的表現，若對手表現更好則可能淘汰選手，若對手表現更差則可能晉級選手。由以上討論可看出評審給予的評語皆可能與結果大相逕庭，不應直接根據其表面義來斷定評審的選擇與判斷，需從其會話含意中推論出真實義。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從整體角度了解臺灣與美國評審皆偏好採用讚美而非批評策略給予選手評語，並討論了禮貌原則與電視節目性質對評審策略使用的影響，再進一步分析臺灣與美國評審可能使用的其他讚美語批評子策略類型，包括明示型讚美策略可劃分為「表達正面態度」與「陳述優點」，含蓄型讚美的評價策略可再分出「調侃」與「比喻」策略，以及含蓄型批評的解釋策略也可再劃分出「比喻」策略，這些為參考 Lin (2020)分類架構再補充的子策略類型，更完善地分類出本研究中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

另外，本章中也分析了臺、美評審在遇到選手表現不同的情境下所給予的策略回饋，選手表現良好時，如同第四章的分析結果，臺灣評審偏好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評審則主要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在選手表現不佳的情況下，兩方評審除了單一的含蓄型批評策略外，也可能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策略組合；在選手表現平庸無特色時，臺灣評審多使用「含蓄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美國評審則為「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最後若為選手選歌不當時，臺灣評審基本使用「含蓄型批評」，美國評審則使用「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組合，以讚美來緩和批評的面子威脅程度。由上可看出臺灣與美國評審在面對不同情境下所使用的策略回饋異同。

第三節中討論了評審讚美和批評語中可能蘊含的會話含意，了解到讚美並非等同晉級，批評也並非是淘汰，我們可從臺灣與美國評審讚美與批評語中推敲出其中可能的會話含意，讚美若非針對其歌唱方面的優點，結果可能會是淘汰；批評若是針對選手表現較不佳、平淡或經驗不足，仍可能有機會晉級，因此不能完全根據讚美或批評語的表面義去判斷評審的決定，需推敲出其中可能的會話含意。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本章從綜觀角度比較臺、美兩方的讚美與批評言語行為與策略使用，更全面地了解兩方在讚美與批評上的差異。



第七章 教學應用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進行相關研究，目的為分析與比較兩方給予他人讚美與批評時的異同，使華語學習者能以此為基礎了解並學習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因此本章將提供適合的教學應用與建議，以此補足現行教材可能較少提及的語用方面教學。

第一節 教學應用

隨著華語學習者人數與日俱增，無論是在當地學習華語，或是來到華語地區進修，學習者皆需要適合的華語教材，由於這些教材的目標對象背景多元，為了符合大多數華語學習者的需求，華語教材多採用主題導向的設計模式，以生詞、語法與對話文章為固定學習架構，較少針對不同語境進行語用策略教學。以臺灣地區廣泛使用的《當代中文課程》為例，雖然讚美言語行為散見於各單元主題中，但缺乏針對不同情境讚美策略的專門設計單元；而批評言語行為則較少出現於教材內容中，這可能使得華語學習者由於缺乏華語語用相關知識而在日常會話中出現語用失誤的情況。

因此，本研究將以「華語讚美與批評語用策略」為主題，設計四節適合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教學內容，其中將本研究針對《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兩歌唱節目的評審策略使用研究結果帶入課程，透過此教案的實踐，期望華語教學能不僅限於課本知識的傳授，更能增加學習者的語用能力，了解不同情境下適合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使學習者能更全面地學習華語這門語言，甚至幫助在華語地區生活的非華語母語者適應生活，與當地人士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

此課程設計的主要教學目標為華語學習者能了解讚美與批評策略的使用時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機，並恰當地應用於華語對話中，因此以下將課程分為四節課，階段性地進行華語讚美與批評策略的語用教學：(1) 讚美策略與語境因素分析 (2) 批評策略與語境因素分析 (3) 讚美與批評策略應用練習 (4) 跨文化語用能力培養與實踐。其中將於每節課後指派作業，增加學習者的練習與複習量，以期內化語用策略的相關知識與使用時機。表七-1為課程資訊與教學流程。

表七-1：課程資訊與教學流程

課程資訊	
課程主題	華語讚美與批評語用策略
適用對象	中高級華語學習者 (HSK 4-5級)
教學時間	四節 (每節50分鐘)
教學目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了解不同語境下的華語讚美與批評語用策略類型 · 能在不同情境中選擇適當的讚美與批評策略 · 增進跨文化語用意識
教學評量	<p>形成性評量</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課堂參與度：積極參與討論和活動 (30%) · 作業完成度：按時完成並具有質量的作業 (20%) · 小組合作：與同學的互動和合作表現 (20%) <p>總結性評量</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期末角色扮演：設計並演出跨文化溝通情境 (30%) <p style="color: blue;">評量標準：策略運用是否適當、語境意識是否清楚、表達是否自然</p>
前置作業	異質性分組，將班上學生共分為四組，每組為4-6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教學流程	

<p>就是一匹孤獨的狼。」</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4. 提供第一個例句「有你的風格。」的字面義與背後義，引導學生解釋剩下的策略類型例句的字面義與背後義。5. 回到暖身活動，請學生分析例句二、例句三和例句四的含蓄型策略為何，其字面義與背後義為何。6. 另外提到這些策略類型常搭配明示型讚美策略使用，例如暖身活動的第一、三和四句的讚美語。7. 小組討論：<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為什麼要使用含蓄型讚美策略？含蓄型讚美策略效果如何？• 若含蓄型讚美策略與明示型讚美策略組合使用，是否比單獨使用明示型讚美策略的效果好？• 你們會使用這些讚美策略嗎？為什麼？8. 結合前面的分析，講解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語境因素：<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情境脈絡：場合性質的差異• 社會地位：權力關係的差異• 社會距離：親密程度的差異• 性別角色：男女表達習慣的差異• 文化背景：東、西方文化表達習慣的差異9. 點出臺灣歌唱節目中評審最主要使用的讚美策略類型為明示型陳述優點策略、含蓄型評價策略與明示型表達正面態度策略，且最主要受禮貌原則與電視節目性質影響。 <p>實例分析（10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觀看三段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中評審給予選手讚美的情況，主要挑選評審使用多重讚美策略的片段。2. 小組討論：<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評審分別使用了哪些讚美策略？• 針對含蓄型讚美策略，評審的字面義為何？背後義為何？	<p>歌唱節目《聲林之王》的評審讚美語片段</p>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評審為什麼選擇這些讚美策略？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他們的策略選擇？ • 如果你是評審，針對選手的好表現，你會如何使用讚美策略？ <p>3. 全班分享討論結果。</p> <p>課堂總結（5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複習讚美策略類型、含蓄型策略的雙重含義與影響策略使用的語境因素。 2. 課後作業：觀察日常生活中的讚美情境，分別記錄一個明示型讚美策略與一個含蓄型讚美策略，含蓄型讚美策略需分析字面義與背後義，並說明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10px; margin-top: 10px;"> <p>讚美策略 名字：_____</p> <p>(一) 明示型策略類型--_____</p> <p>情境：_____</p> <p>言語：「_____」</p> <p>可能影響因素：_____</p> <p>(二) 含蓄型策略類型--_____</p> <p>情境：_____</p> <p>言語：「_____」</p> <p>字面義：_____</p> <p>背後義：_____</p> <p>可能影響因素：_____</p> </div>	<p>學習單</p>
<p>第二節課</p>	
<p>內容與時間</p>	<p>教學資源</p>
<p>暖身活動（10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提供四段不同情境的批評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你最後的高音很不穩。」 • 「他們的聲音都不太屬於 Rock 風格。」 • 「音準不太對，你的低音還需要多加練習。」 •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可愛，但是他們唱出來的東西是有很大緊張的成分，三個都很飄。」 <p>2. 小組討論：</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比較四個例句，哪一句批評比較直接？哪一句比較間接？ • 例句三和四為什麼不只說「音準不太對」和「三個都很飄」？為什麼需要接下來的內容？ • 這些批評語出現在什麼場合？說話者的背景為何？說話者與聽話者的關係為何？ • 如果你是說話者，你會如何批評對方？ <p>3. 全班分享討論結果。</p> <p>4. 教師同樣點出這是歌唱節目情境，引導進入教學活動。</p>	<p>於 PPT 上呈現四句批評語</p>
<p>教學活動（25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講解歌唱節目中評審的明示型批評策略，包括「表達負面態度」、「陳述問題」，提到暖身活動的第一句批評語使用了兩種策略。 2. 讓學生從暖身活動中找出其他明示型批評策略，特別提示每個批評語皆可能包含明示型批評策略。 3. 講解歌唱節目中評審的含蓄型批評策略，包括「解釋」、「對比」、「表達不確定」、「說明標準」、「反問」、「諷刺」和「比喻」，分別提供相應例句「他的能量大概都維持在那裡。」、「這個表演沒有之前的好。」、「我不確定這個歌想表達什麼。」、「你們是不是對表演的初衷產生誤解？」、「你們好像都捨不得把嘴張開。」和「你的音準就像雲霄飛車。」 4. 提供第一個例句「他的能量大概都維持在那裡。」的字面義與背後義，引導學生解釋剩下的策略類型例句的字面義與背後義。 5. 回到暖身活動，請學生分析例句二、例句三和例句四的含蓄型策略為何，其字面義與背後義為何。 	<p>PPT</p>

6. 另外提到這些策略類型常單獨使用，或搭配讚美策略共同使用，例如暖身活動的第四句批評語。
7. 小組討論：
 - 為什麼要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含蓄型批評策略效果如何
 - 單獨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和讚美策略搭配含蓄型批評策略，你認為哪一個更適合？
 - 你們會使用這些批評策略嗎？為什麼？
8. 結合前面的分析，講解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語境因素：
 - 情境脈絡：場合性質的差異
 - 社會地位：權力關係的差異
 - 社會距離：親密程度的差異
 - 性別角色：男女表達習慣的差異
 - 文化背景：東、西方文化表達習慣的差異
9. 點出臺灣歌唱節目中評審最主要使用的批評策略類型為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含蓄型解釋策略與含蓄型建議策略，且最主要受禮貌原則與電視節目性質影響。

實例分析（10分鐘）

1. 觀看三段臺灣歌唱節目《聲林之王》中評審給予選手批評的情況，主要挑選評審使用多重批評策略的片段。
2. 小組討論：
 - 評審分別使用了哪些批評策略？
 - 針對含蓄型批評策略，評審的字面義為何？背後義為何？
 - 評審為什麼選擇這些批評策略？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他們的策略選擇？
 - 如果你是評審，針對選手的好表現，你會如何使用批評策略？
3. 全班分享討論結果。

歌唱節目《聲林之王》的評審批評語片段

<p>課堂總結 (5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複習批評策略類型、含蓄型策略的雙重含義與影響策略使用的語境因素。 2. 課後作業：觀察日常生活中的批評情境，分別記錄一個明示型批評策略與一個含蓄型批評策略，含蓄型批評策略需分析字面義與背後義，並說明影響策略使用的可能因素。 <p>批評策略 名字：_____</p> <p>(一) 明示型策略類型--_____</p> <p>情境：_____</p> <p>言語：「_____」</p> <p>可能影響因素：_____</p> <p>(二) 含蓄型策略類型--_____</p> <p>情境：_____</p> <p>言語：「_____」</p> <p>字面義：_____</p> <p>背後義：_____</p> <p>可能影響因素：_____</p>	<p>學習單</p>
<p>第三節課</p>	
<p>內容與時間</p>	<p>教學資源</p>
<p>暖身活動 (10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每組選一位學生分享前兩節課的課後作業觀察結果。 2. 複習前兩節課的重點內容。 <p>練習活動 (15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介紹臺灣歌唱節目中評審常用的讚美與批評詞彙 (參考表四-17和表五-17)，讚美詞彙包括形容詞「好」、「好聽」、「穩定」、「美」、 	<p>PPT</p>

「棒」、「有趣」和「清楚」，以及動詞「喜歡」；批評詞彙主要為形容詞「可惜」、「緊張」等等。

2. 介紹臺灣歌唱節目中評審常用的讚美與批評結構（參考表四-16和表五-16），讚美結構為「NP/PRON (Be) (INT) ADJ」，例如：「你的唱功一直都很穩定。」、「你的聲音很美。」；批評結構為「我覺得 NP/PRON VP」，例如：「我覺得你前面的 Key 太低了。」、「我覺得我沒有聽到那個歌的韻味。」
3. 兩人一組，學生輪流當「評審」與「選手」，「評審」參考教師提供的讚美與批評詞彙和結構，練習給「選手」評語，每人需練習使用至少兩個讚美和兩個批評。
4. 另外提供美國歌唱節目評審常用的讚美與批評詞彙做為西方社會參考（參考表四-17和表五-17），讚美詞彙包括形容詞「great」、「amazing」、「good」、「proud」、「beautiful」、「perfect」和「incredible」，以及動詞「love」；批評詞彙主要使用形容詞「not ready」。
5. 同樣提供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常用的讚美與批評結構（參考表四-16和表五-16），讚美結構為「NP/PRON (Be) (INT) ADJ」，例如：「You are amazing.」、「Your voice are beautiful.」；批評結構為「I think NP/PRON VP」，例如：「I think you are not ready.」、「I think you are lost in the song.」
6. 請學生分享各自文化中常見的讚美與批評詞彙和結構，並分享是否與臺灣甚至美國歌唱節目評審具重疊性。

角色扮演（20分鐘）

1. 每組透過抽籤選擇一個情境，設計兩段對話：一段展示讚美策略，一段展示批評策略。各組可融入自己的創意與想法，並運用前兩節課中學到的華語讚美與批評語用策略。每組展演時間共三分鐘，可自行分配兩段對話的時間。情境如下：

PPT、抽籤筒、抽籤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常互動：做為同輩，如何對朋友展示新學會的技能給予讚美/批評？ • 職場互動：做為上司，如何對員工工作表現進行讚美/批評？ • 課堂互動：做為老師，如何對學生課堂表現給予讚美/批評？ • 家庭互動：做為晚輩，如何對長輩廚藝給予讚美/批評？ <p>2. 各組上臺進行展演。</p> <p>3. 臺下同學給予回饋與反思。</p> <p>課堂總結（5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強調語用策略的靈活運用重要性。 2. 預告下節課的跨文化主題。 3. 課後作業：設計一個簡短的情境，包含讚美與批評兩種情況，並標註使用哪些讚美與批評策略和言語，下節課分享。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margin-top: 10px;"> <p>情境對話 名字：_____</p> <p>情境：_____</p>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width: 50%; padding: 5px;">讚美策略：_____</td> <td style="width: 50%; padding: 5px;">批評策略：_____</td> </tr> <tr> <td style="padding: 5px;">讚美語：_____</td> <td style="padding: 5px;">批評語：_____</td> </tr> </table> </div>	讚美策略：_____	批評策略：_____	讚美語：_____	批評語：_____	<p>學習單</p>
讚美策略：_____	批評策略：_____				
讚美語：_____	批評語：_____				
<p>第四節課</p>					
<p>內容與時間</p>	<p>教學資源</p>				
<p>暖身活動（15分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各組成員輪流分享課後作業內容，其他組員針對情境中的讚美與批評策略提出看法，討論是否認同該策略選擇。 					

2. 每組選一位學生分享其作業內容，並簡述小組成員的共識或分歧點。
3. 揭示不同社會文化的讚美與批評策略可能存在差異，連接跨文化主題。

跨文化對比（20分鐘）

1. 小組針對兩情境「你是歌唱節目評審，你要讚美選手的音準」和「你是歌唱節目評審，你要批評選手走音」說明使用策略和範例語，學生先以自身角度回答，接著詢問同組的兩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他們的答案。（以自己為範例）

名字	國籍/ 地區	讚美策略/ 讚美語	批評策略/ 批評語
_____ (自己)	臺灣	明示型陳述優點策略/「你唱得非常穩定。」	明示型陳述問題策略/「你的音很飄。」

2. 每組選一位學生分享其策略使用和同組組員的答案。

應用活動（10分鐘）

1. 延續上一小節的跨文化對比調查表格，針對同組組員給予的答案，考慮語境因素，採用適當的讚美與批評策略給予對方評語。
2. 學生分享表格內容，並請對方分享感受與策略採用的適當性。

課堂總結（5分鐘）

1. 使用「過去我認為...現在我知道...（I used to think... Now I know...）」句型，帶領學生進行課程反思。

學習單

第二節 教學建議

一、強化語用策略選擇能力與語境意識

在華語教學中，教師可著重點出策略使用和語境因素的交互關係，例如社會地位和距離、性別角色以及當下情境脈絡，引導華語學習者理解與運用不同策略，培養其在特定情境中選擇適當語用策略的能力。根據本研究發現，情境脈絡對策略選擇具有決定性影響，建議教師透過多元情境的對比分析進行教學。例如，可設計不同權力關係的情境對話（朋友間互動、職場上下級溝通、長輩晚輩對話），讓學習者分析不同情境下的讚美與批評表達方式，進而理解語境因素如何影響策略選擇，建議可提供學生歌唱節目中評審給予選手表現評價的情境，引導學生從不同語境因素角度分析評審的策略採用，進而學習特定語境下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並分析影響策略選擇的各項語境因素。

二、建立階段性語用策略練習模式

在學習者掌握基礎策略使用知識後，華語教師可設計模仿性與創意性並重的練習活動，首先讓學習者熟悉基本語用策略形式，再進行情境式的創意運用練習，以達成從理解到產出的完整學習歷程，內化華語讚美與批評策略。建議採用「認知建構→模仿練習→情境應用→語用交流」的四階段練習模式。在認知建構階段，透過系統性的策略類型講解，讓學習者了解明示型與含蓄型讚美批評策略的分類與特徵；在模仿練習階段，可提供歌唱節目評審的實際用語作為範本，讓學習者進行讚美與批評的練習；在情境應用階段，設計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習者在日常互動、職場溝通、課堂互動、家庭互動等不同情境中實際運用所學策略；在語用交流階段，鼓勵學習者以開放心態了解與學習不同文化的語用策略，以增進彼此交流方式來學習尊重不同文化。

三、 注重跨文化語用能力的培養

在教學過程中，華語教師可鼓勵學生將母語及目標語之語用策略文化進行比較與分享，協助學習者建立跨文化語用意識，以此減少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語用失誤，降低可能與他人發生摩擦與衝突的機會，提升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效能。建議在課程設計中融入跨文化對比活動，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針對特定情境分享各自文化中的讚美與批評表達方式，並透過表格記錄的方式進行系統性比較。

四、 融入真實語料與情境化教學

真實語料融入教學中可加強知識與生活的連結性，並同時發展情境式教學，設計貼近華語學習者日常生活的練習情境，使語用策略學習更具實用性，因此建議教師可多使用真實語料做為教學材料，例如本研究的歌唱節目《聲林之王》與《American Idol》評審的實際評語，這些語料不僅提供了真實的語言表達，也呈現了語用策略在特定情境中的實際運用模式。且透過較具娛樂性的歌唱節目真實語料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進而投入華語的語用學習之中。

五、 建立持續性評估與反饋機制

語用能力的培養需要持續性的評估與反饋，除了透過課堂參與和小組合作表現來持續追蹤學習者的語用策略掌握情況外，也可以在課堂中設計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習者在模擬的跨文化溝通情境中展示所學策略，並以策略運用的適當性、語境意識的清楚程度與表達的自然性作為評量標準。每節課後的觀察作業，讓學習者記錄日常生活中的讚美與批評情境並分析使用策略與影響因素，此方式能有效促進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與反思能力。最後，透過四節課最後的總結階段，引導學習者思考收穫與策略應用方式，並鼓勵同儕間的相互評價與學習，建立良性的學習循環機制。



第八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探討臺灣與美國歌唱節目中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透過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探討讚美與批評策略，第六章的整體讚美與批評策略比較，全面地了解兩方在歌唱節目此特定情境下的策略使用情況，並於第七章提出教學應用與建議，將本研究的結果融入語用教學之中，以期能增進華語語用教學之貢獻。本章為結論與未來展望，將總結本研究的內容並提出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探討歌唱節目《聲林之王》第三季與《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中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語料庫分析法將兩方評審的讚美與批評進行明示型與含蓄型策略以及子策略類型的分類後，探討在歌唱節目中讚美與批評策略的使用模式、語言結構特徵，以及影響策略選擇的潛在可能因素，並進一步分析整體策略使用情形與可能的會話含意，從微觀到綜觀角度對比兩方的讚美與批評策略使用情況，並於研究結果中發現臺灣與美國評審的共通性及差異性。

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讚美策略上，臺灣評審主要採用明示型讚美策略，美國評審則為含蓄型讚美策略，但從子策略類型分析，雙方評審皆主要採用明示型讚美策略，其次則為含蓄型的評價策略，且雙方皆偏好使用「明示型+含蓄型—評價」的讚美策略組合模式；在批評策略上，兩方評審則皆以含蓄型批評策略為主，但從子策略類型角度分析，臺灣評審卻偏好明示型的陳述問題策略，美國評審則為含蓄型的建議策略，但兩方的批評策略組合模式皆主要採用「明示型—陳述問題+含蓄型—建議」，且以上讚美與批評策略的主題皆為選手的表現與能力，極少涉及選手的外貌與擁有物，體現歌唱節目評審的專業性。從上可看出臺、美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兩方在策略使用上並未完全受文化與社會因素影響。

另外，從讚美與批評語料中，我們也發現臺、美兩方句法結構的相似性，兩方評審在讚美上頻繁使用「NP/PRON (Be) (INT) ADJ」結構，以形容詞為中心給予選手正面評語；批評則皆常使用「我覺得/認為 NP/PRON VP (I think NP/PRON VP)」結構，以強調此為個人主觀意見的方式來減低批評的面子威脅程度。且在讚美與批評策略中，臺灣評審皆主要使用第一人稱「我」，美國評審則為第二人稱「你」，原因可能在於歌唱節目的形式風格差異，使得臺灣評審頻繁使用「我覺得/認為...」做為開頭，而美國評審則主要直面選手給予讚美與批評。

本研究進一步討論傳統上認為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可能影響策略的選擇，但在本研究的歌唱節目中，以上因素的影響力卻有限，臺灣評審的策略使用並未完全體現集體主義與高語境文化特色，美國評審也同樣未完全符合個人主義與低語境的文化特徵，另外，社會地位與距離也未能解釋兩方評審在策略使用上的轉變原因，且性別角色與策略使用的交互關係僅在部分情況中體現，但整體而言此三項因素的影響力不及情境脈絡的作用，因此在歌唱節目中，情境脈絡可能為最主要影響評審策略使用的因素。這一發現挑戰了既有理論框架，點出在特定情境下，需要重新審視文化與社會特徵、社會地位與距離和性別角色與讚美和批評策略使用的交互關係。

在第六章中，本研究以整體角度分析臺灣與美國評審偏好的策略類型，結果顯示出兩方皆偏好讚美而非批評策略，並探討禮貌原則與電視節目性質與策略使用的交互關係，了解禮貌原則使臺、美兩方評審偏好讚美策略，且使用批評策略時主要以含蓄型為主。本節進一步提出本研究中評審可能的其他讚美與批評子策略類型，其中明示型讚美可劃分出「表達正面態度」和「陳述優點」策略，含蓄型讚美的評價策略可再另外分出「調侃」和「特徵具象化」策略；批評策略的分類相對完整，僅含蓄型解釋策略可再分出「比喻策略」，除了明示型讚美的兩個

新策略類型外，其他新劃分出的子策略類型皆較少使用。

本研究再根據選手不同的表現情境探討評審的策略回饋，於選手表現優異時，兩方評審皆主要使用讚美策略；面對選手表現不佳時，兩方評審除了使用含蓄型批評策略外，也可能出現「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含蓄型批評」的組合減少面子威脅的程度；若選手表現平庸，臺灣評審多使用「含蓄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美國評審則為「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若是選手選歌不當，臺灣評審多使用「含蓄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美國評審則為「明示型讚美+明示型批評」策略。另外，本章中也討論了評審的會話含意，了解到臺灣與美國評審的讚美並不同於晉級，但批評也不直接意味著淘汰的結果，兩方評審可能通過巧妙的策略來傳達會話含意。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發現電視節目性質可能對策略研究結果產生影響，特別是後製剪輯過程可能會篩選、重組或強調特定的評審言論，進而影響語用策略分析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為了減少此一變因的干擾，建議未來研究可選擇直播類型的節目作為語料來源，以獲得更為原始且未經剪輯處理的評審語言表現。

此外，雖然本研究以臺灣與美國兩方的歌唱節目為基礎進行跨文化的語用策略探究，但由於僅聚焦於《聲林之王》第三季與《American Idol》第十九季這兩部歌唱節目的特定季數，因此代表性可能有一定的侷限，為進一步提升研究的完整性，未來可從以下幾個方向擴大研究範圍。首先，在時間維度上，未來可分析同一節目不同季數的評審策略變化。例如比較《聲林之王》第一季到第三季的評審表現，或《American Idol》不同年代的評審風格，了解語用策略是否隨時間改變；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可納入更多國家的歌唱節目進行比較，例如：韓國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的《Sing Again》、日本的《The Karaoke Battle》、英國的《The Voice UK》，等透過多國節目的比較，能更全面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語用策略特徵，特別是東方文化圈與西方文化圈在策略使用上的差異，進而建立更具普遍性的跨文化語用策略理論；第三，在節目類型方面，除了歌唱節目外，可將研究範圍擴展到其他競賽類節目，例如：烹飪節目《Master Chef》、舞蹈競賽節目《街頭女戰士》、才藝表演節目《達人秀》等等，不同類型節目的評審背景與評價標準皆有差異，這樣的比較可以驗證語用策略模式在不同領域的適用性，並發現特定領域的策略使用特徵；最後，在參與角色方面，本研究主要關注評審的語用策略，未來可擴展到其他角色，如主持人的讚美批評方式、選手的回應策略、選手間的相互評價等。透過多角色分析，可以建立更完整的節目語用策略研究。

透過以上這些方向的擴展，將有助於建立更完整的跨文化語用策略研究架構，不僅提升研究結果的普遍性與可信度，同時也為華語語用教學提供更豐富多元的學習素材與務實應用的基礎。

參考文獻

- 田曲平 (2009)。英漢稱讚語應對中的語用原則與文化差異。《咸寧學院學報》，29 (1)，94-95。
- 石秀珍 (2004)。從恭維或讚美語論日常交際中中美文化的差異。《安康師專學報》，16，57-59。
- 朱湘燕、周健 (2004)。華語批評言語行為的中外對比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3，80-84。
- 李子瑄、曹逢甫 (2009)。《漢語語言學》。新北：正中書局。
- 何兆熊 (2000)。《新編語用概要》。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何自然、冉永平 (2009)。《新編語用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栗原祐美、鍾曉芳 (2016)。台灣大學生言語行為之研究：反對意見表達中的社會地位、語境與語氣設定的作用。《語文與國際研究》，16，57-80。
- 陳泱璉 (2014)。中國大陸與台灣歌唱比賽節目評審之稱讚與批評探討。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未出版)。
- 陳昱佑 (2022)。華語與英語網路評論之批評言語行為對比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未出版)。
- 連淑能 (2002)。論中西思維方式。《外語與外語教學》，2 (2)，40-46。
- 葉彥君 (2007)。台灣地區公眾批評語及批評策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未出版)。
- 鄧守信 (主編) (2015-2018)。《當代中文課程》。臺北：聯經。
- 黎莊清 (2024)。華越讚美語及其回應之語用對比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未出版)。
- 蕭瑩華 (2011)。中文讚美語、回應策略與感知辨識之中介語分析——以英語背景學習者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未出版)。
- 謝佳玲 (2015)。《漢語與英語跨文化對比：網路社會之語用策略研究》。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關世杰 (1995)。跨文化交流學。《國際政治研究》，4，98-98。

顧曰國 (1992)。禮貌、語用與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4，10-17。

Agustiyan, M. (2020). Compliment strategies used by the judges in Indonesian and American Idol 2019: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study. *Script Jour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Teaching*, 5(2), 55-69.

Al-Jdayeh, G. Y. (2023). Critical Strategies Featured on the “Arab Idol” and “American Idol” Show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3(6), 1523-1529.

Al-Mansoob, N. T., Patil, K. S., & Alrefae, Y. M. (2019).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the Speech Act of Compliment in American English and Yemeni Arabic. *Langkawi: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rabic and English*, 5(1), 1-12.

Alshakhanbeh, S., & Alghazo, S. (2022).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Criticism Strategies against Government Policies on Social Media in Jordan: A Gender-Based Investigation. *Jordan Journal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4(2), 263-285.

Ali, S. A. (2020).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Criticism Strategies Iraqi and Malay ESL learners.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basic education*, 26(107), 49-72.

Ambalegin, A., & Virginia, F. (2023). Masterchef Canada Judges’ Strategies for Giving Compliments in the Season 7 Finale. *Anaphora : Journal of Languag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6(2), 103-117.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i, H. (2016).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dvertisements from High-Context Cultures and Low-Context Cultur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9(8), 21-27.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R., & Yang, D. -F. (2010). 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in Chinese: Has it chang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7), 1951-1963.

Daikuhara, M. (1986). A Study of Compliment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Japanese vs. American English.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2(2), 103-133.

- Deveci, T. (2023). Compliment Response Strategies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within an Emirati Context: Focus on Power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University Student-Professor Exchanges in English.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9(3), 38-51.
- Egbert, N., & Belcher, J. D. (2012). Reality Bit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Genre of Reality Televi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Viewers' Body Imag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3), 407-431.
- El-Dakhs, D. A. S., Ambreen, F., Zaheer, M., & Gusarova, Y. (2019).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speech act of criticizing in university teacher-student talk. *Pragmatics*, 29(4), 493-520.
- Gamble, T. K., & Gamble, M. W. (2013).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ilding Connections Togeth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elfand, M. J., Bhawuk, D. P., Nishii, L. H., & Bechtold, D. J. (2004).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R. J. House, P. J. Hanges, M. Javidan, P. W. Dorfman, & V. Gupta (Eds.),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pp. 437-512).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udykunst, W. B., & Ting-Toomey, S. (1988). Culture and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1(3), 384-400.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pp.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 Herbert, R. K. (1990). Sex-Based Differences in Compliment Behavior. *Language in Society*, 19(2), 201-224.
- Herbert, R. K. (1991). The sociology of compliment work: An ethnocontrastive study of Polish and English compliments. *Multilingu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10(4), 381-402.
- Hobbs, P. (2003).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men's and women's voice mail messag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5(2), 243-262.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Hofstede, G.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cGraw-Hill.

Hofstede, G. (2010). The GLOBE debate: Back to relev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1, 1339-1346.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 Minkov, M. (2010).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Holmes, J. (1986). Compliments and compliment responses in New Zealand English.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28(4), 485-508.

Holmes, J. (1988). Playing Compliments: A Sex-preferential Politeness Strategy.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4), 445-465.

Holmes, J. (1995). Women, Men and Poli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7(3), 445-465.

Lakoff, G. (1973).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 458-508.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Hanifah, P. A., & Marlina, L. (2022). Gender-Based Compliments Used by Judges in America's Got Talent 2019.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1(3), 298-309.

Lin, C. -Y., Woodfield, H., & Ren, W. (2012). Complimen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ese: The Influence of Region and Compliment Topic.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11), 1486-1502.

Lin, C. -Y. (2020). Exploring judges' compliments and criticisms on American, British, and Taiwanese talent show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60, 44-59.

Mandalasari, M., & Hamzah, H. (2022). Compliment Strategy and Topics Based on Gender Differences by Indonesian Idol Judges 2018.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7(4), 390-395.

- Manes, J., & Wolfson, N. (1981). The compliment formula. In F. Coulmas (Ed.), *Conversational routine: Explorations in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and prepatterned speech* (pp. 116-132).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 Manes, J. (1983). Compliments: A mirror of cultural values. In N. Wolfson & E. Judd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96-102).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Muji, A. (2020). Compliment Strategies Used by The Judges in Indonesian and American Idol 2019: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Study. *Script Jour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Teaching*, 5(2), 55-69.
- Nguyen, T. T. M. (2005).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L2 use of criticisms: a case of Vietnamese EFL learners. *EUROSLA Yearbook*, 5(1), 163-194.
- Nguyen, T. T. M. (2005). Criticizing and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in a Foreign Language: A Study of Vietnamese Learners of English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 Nguyen, T. T. M. (2008). Modifying L2 criticisms: How learners do it?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4), 768-791.
- Nguyen, T. T. M. (2013).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riticism Realization Strategies Used by NS and NNS of New Zealand English. *Multilingua*, 32(1), 103-130.
- Rees-Miller, J. (2011). Compliments revisited: Contemporary compliments and gender.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11), 2673-2688.
- Riani, Lubna, S., Nurlina, W. E. S., Setiyanto, E., Hestiyana, Rosita, E., Abdulmalik, I., Asfar, D. A., Febrianti, B. K., & Yulianti, Y. (2024). The Speech Act of Criticism Strategy Analysis on the Hashtag #Wadasmelawa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4(10), 3164-3176.
- Searle, J. R. (1976). 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 *Language in Society*, 5(1), 1-23.
- Smallwood, P. (1996). The Definition of Crit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27(3), 545-554.

臺、美歌唱節目評審讚美與批評策略研究—以《聲林之王》和《American Idol》為例

- Tang, C. -H., & Zhang, G. -Q. (2009).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ompliment responses among Australian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2), 325-345.
- Tang, C. -H. (2016). Managing criticisms in US-based and Taiwan-based reality talent contests: 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Pragmatics*, 26(1), 111-136.
- Tracy, K., Van Dusen, D., & Robinson, S. (1987). "Good" and "Bad" Criticism: A Descrip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2), 46-59.
- Wang, J. -N. (2008).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Dail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Context and Low Context. *Asian Social Science*, 4(10), 151-154.
- Wang, Y. -F., & Tsai, P. -H. (2003).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mpliments and compliment responses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9(3), 118-156.
- Wolfson, N. (1981). Compliments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esol Quarterly*, 15(2), 117-124.
- Wolfson, N. (1989). *Perspectives: Sociolinguistics and TESOL*.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Ye, L. (1995). Complimenting in Mandarin Chinese. In G, Kasper (Ed.), *Pragmatics of Chinese as native and target language* (pp. 207-29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Yu, M. -C. (1999).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Developing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 Yu, M. -C. (2005).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in the complimenting act of native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A Mirror of cultural value. *Language and Speech*, 48(1), 91-119.
- Yuan, Y. (2002). Compliments and compliment responses in Kunming Chinese. *Pragmatics*, 12(2), 183-226.

- Zatulhimmi, Z., & Muslem, A. (2022). The strategies used by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in giving and receiving compliments. *English Education Journal*, 13(1), 12-31.
- Zhang, J. -P. (2013). Compliments and compliment responses in Philippine English. *GEMA Online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13(1), 25-41.
- Zhang, Y. (1995). Indirectness in Chinese requesting. In G. Kasper (Ed.), *Pragmatics of Chinese as native and target language* (pp. 69-11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Zhu, R. -Y. (2019). English Compliments by Chinese and German Female EFL Speak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9(6), 64-76.

